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中华英雄

(上)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 契子

人活着；为了会什么？

为了达成内心的欲望？为了在轮回的巨轮中肆虐？

经历了生，老，病，死……体会过贪，慎、痴之后……便什么也没有？

“答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活着；却只是为了“刀”。

对他来说，刀比生命更重要。而刀切割人肌肤爆射出的血花，也比一切都还要美丽和壮观……。

刀；就是他活着的意义。

自从他把自己的双目挖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更清楚看见了他的命运。一切的浮光掠影也自死寂的黑暗中扫除……只剩下一条康庄的生命大道展现在他的眼前。路是血所涂染的赤红，路旁尽是堆积如山的尸首，路的终点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无敌”。但对他来说并不虚幻，因为“无敌”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也是他的名字。

某一天，他的妻子跪在地上痛哭了很久……。要求他的丈夫不要抛弃妻儿远去。但他却完全没有听见他的妻子的痛哭声。他只沉溺在脑中敌对时敌人的惨叫声和哀求嘶叫声之中……。

他拿起了刀：步出了家门。

然而；他的妻子的痛哭声却消失了。只剩下他步出家门的脚步声。

因为他步出家门之前，用刀将他的妻子杀掉。

他拭抹着刀锋上仍带微温的鲜血，踏上了他唯一所能着见的生命之途。他嘴角有点笑意，因为他刚刚卸下了绊着他多年的沉重包袱：他把他的妻子杀死了。

从此以后，便只剩下他的刀；与他的名字。

无敌。

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从门缝中看见了父亲亲手把自己母亲杀掉的情景：小孩看不见刀光，只看见母亲的血在颈上的大动脉上如泉喷出的光景，犹似霜雪般洒落在榻榻米的麻缝之中……。

小孩的泪已流满了一脸，但他仍不作一声，就是咬得嘴唇流血也不给自己吭出一声悲鸣。因为他仿佛知道，只要有些微的声音出现，他便会立刻步上他母亲的后尘。

过了很久很久，小孩才敢步出自己的房间来到母亲的尸身旁边，但是此刻她的母亲已散发着腐肉的尸臭，颈上一条细小的裂缝中已钻出了十多条蠕动的蛆虫……敬爱的母亲已转眼成为了一件无比恐怖的死物。但在小孩的心中，这“东西”仍然是他最敬爱的母亲。

“哇——！”哑忍了七日七夜的悲鸣终于在小孩抱着母亲身体的同时爆发出来。

一个男人在一间封闭的房间内盘膝而坐……。

他的相貌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但这并不表示他所经历过的风霜比一般人少。

反而他前半生所遭遇过的风霜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多。

但是，他的风霜和不幸已经在若干年前停止下来。自从他的妻子死去，一对儿子跌入汪洋怒海的那一天夏然而止……。

痛苦、灾劫。悲哀在那一刻已经完全停止。之后的十多年，他只是静静地、平凡地度过，平凡得仿似没有人知道他存在着。生活在此地一样，尤其是他不爱说话的沉默个性，更令他隐藏在人海的深渊里。

干着简单而平凡的掌柜工作，打理一所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也会存在的唐人街中国酒楼的业务，占据了他的青春生命……。

一干就十五年……。

一切只为了平复内心的枪痛，一切也只为了对一位恩人的承诺：

“退隐杀戮江湖；追求内心的宁静。”

但他愿意吗？如果以行为作为判定心中的意志的话，他是愿意了。

他的眼睛睁开了，可以看见他成熟的双瞳内仍残存着年轻人的那股冲动人焰，在滚滚而动。

他的双臂动了，以十分缓慢的速度转了一个圈。然后抱在怀中。但是当他的手挥动的那一刹那，房间内的一切也在震动。挂在墙上的字画掀起了一角、桌子上的茶杯溢出了茶。椅子也微微向后移了半分……！？

他的武功原来从来没有放下过。十五年的苦练，已使他进入了中国武学中的最后化境……。当然，这个秘密在他所居住的唐人街中知道的人不出五个。

这五个人也是唐人街中唯一知道他除了是“华掌柜”之外的真正名字——“华英雄”。

华英雄；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

## 第一章 唐人街

时代是六十年代；地点是美国的唐人街。纽约的唐人街。

唐人、华人、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不喜欢居住于自己的国家，反而喜爱飘洋过海，在他乡找寻梦想，找寻生存的空间。但中国人却不容易与其他文化融合，所以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会自成一角聚居，在异乡的小片角落建立一个只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大概，唐人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遍布全世界。

纽约的唐人街并不只是一条街，纵横交错的几条大街都有中国人，这里少说也有五、六千名华侨，经营的行业除了食肆、餐馆，还有各类型的贸易商业活动。总之，一切可以令人继续活下去的工作和活动，中国人也会做。所以唐人街的范围愈来愈大，中国人累积的财富也愈来愈多。美国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是以为中国人特别勤力，但是中国人在异乡生存并不只是倚靠“勤力”两个字便可以成功的。

中国人还有很多的東西他们并不知道，甚至并不理解……。

今晚，街上张灯结采，气氛一片喜气洋洋。原来是唐人街商会主席沈天阳五十大寿，沈天阳是第一代到纽约落地生根的华侨，在唐人街中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加上他是唐人街的首富，所以每一个居住在唐人街的人都敬重他。

他在全唐人街最大的酒楼摆设寿宴，大排筵席，参与寿宴的都是唐人街有头有脸的人。而沈天阳设宴的酒楼名曰“中华楼”。是唐人街一所历史悠久的大酒楼。

关于中华楼的传说也有不少，传说此楼的创办人是中国武林中鼎鼎大名的第一高手“剑圣”。也有传说楼中潜虎卧龙，每一个员工均是武林高手云云；甚至有人说那年轻沉默寡言的现任中华楼掌柜便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年英雄，一手元量神掌及凌厉剑法斩杀不少好邪妖道的他——  
华英雄。

但传说只是传说，尤其是出自中国人口中的传说，可信性更加不高。

沈天阳的寿宴占用了整座中华楼，少说也有二三百人到贺。而中华楼的主持人青儿则忙个不可开交。青儿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多年来在中华楼被掌柜照顾长大，今大的她已是亭亭玉立，完成学业后，她便中华楼中打理业务，分担掌柜繁重的工作。

今晚，掌柜有事外出，沈天阳寿宴的处理工作便交由青儿全盘负责，青儿做梦也想不到如此盛况空前，工作竟是如此繁重。

“如果叔叔在这里便好了。”青儿口中所说的叔叔，就是多年来打理得中华楼井井有条的掌柜先生。

此时，一个厨房的杂工走近青儿的身边，低声在她耳边说了一些话。青儿面色一变，立刻随杂工进入中华楼的厨房之内。厨房中，一只流浪猫在地上挣扎，发出令人心惊的惨嚎。

“怎会这样的？”青儿问。

“这头猫就是偷吃了这尾蒸鱼，便呈中毒的现象。”杂工六神无主地道。

“竟有人在寿宴的送菜中下毒？日月门神呢？”青儿口中的“日月门神”是两名老叟，多年来他俩都是负责中华楼的保安工作。

“两位前辈刚才发现窗外有可疑人物出现，已追了出去。”那杂工道。

正当青儿惶惶无助之际，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汉子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步入厨房，年纪较大的人叫“罗汉”，是唐人街一所武馆的负责人，亦是自小看着青儿长大的人；另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叫“元武”，是一个由中国远渡重洋来到纽约唐人街的武术家。他早听闻纽约唐人街有不少武林高手隐居，所以不惜千里迢迢到这里找寻高人指点；而他第一个在唐人街遇到的武功高手就是罗汉，二人以武会友，一见如故，成为挚友。元武一面向罗汉研习腿法，一面也留了下来，帮助当地华人排忧解难。转眼间元武也逗留在唐人街超过半年的时间了。而元武对这个身处异地的中国人地域也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罗汉问：“青儿，发生了什么事？”

青儿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面对此等事情也慌张起来，也不知从何说起，只答道：“罗汉叔叔……有人在沈先生寿宴的送菜中下毒……怎么办……才好？日月门神两位伯伯和叔叔又不在这里……”

元武用银针检验了那尾鱼，说道：“不错，这尾鱼的确被人下了无色无臭的剧毒。”

罗汉处变不惊，显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想了一会，立刻以果断的口吻向青儿道：

“大家要保持冷静，外边有几百个客人，千万不可将下毒之事泄露，以免引起骚乱，或损毁中华楼的声誉。”

“现在只是八时许，你们立即重新炮制各道菜式，待会送菜上席前，也务必使用银针试验是否有毒方可。”罗汉向几个吓呆了的厨师道。

元武道：“今日是华侨首富沈天阳五十大寿之喜，有谁敢败沈先生的雅兴呢？莫非是……”

“黑龙会。”青儿不禁吐出了这三个字。

“不错，黑龙会一直想沾手唐人街的利益，只怕今次就是他们的杰作了，在沈先生大宴中弄出人命，破坏唐人街华人社区的团结和安宁。”元武说。

黑龙会是美国最庞大的黑帮组织，涉及一切可以发生在社会上的犯罪活动，由于背后有政治团体和政府官员支持，黑龙会近年高速扩张，差不多全美国的大小帮会也有七成以上被其吞并，声势一时元两。据说，黑龙会这个新兴的黑帮组织之所以日趋强大，是因为黑龙会的领导人物有极强的手腕和卓越的能力所致，这个人的名字，所有帮会人物也曾听说过，其至有不少人听见了便会产生一股由心而来害怕的感觉——

黑龙司令。

尽管黑龙会势力如此庞大，但总有一些地方并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而纽约的唐人街便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至于黑龙会为什么一直不敢入侵唐人街呢？这大概和唐人街内华人团结的力量有关，中国人聚居的地方总不让外来势力入侵，因此对外来势力或文化产生巨大的排斥力，这也许就是世界上每处地域集居的中国人往往经历百年沧桑仍能保存故有文化和传统的原因吧！

但是，唐人街内的每一个人也明白，黑龙会这个黑帮组织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它”必会有一天，会如一条巨鲨一样，张开那无穷贪婪的巨口，向唐人街噬咬下去……。

然而，那一天，就是今天吗？

罗汉、玄武及青儿当然不知道，“下毒”只是一切苦厄的起始而已……

“日月门神两位前辈去追缉凶徒，万一遇上埋伏……”青儿担心他说。

“两位前辈虽然隐退江湖多年，但是他们的‘刀’都是世上数一数二的刀，莫说埋伏，就是碰上高手，两位前辈也必定应付自如。”元武安慰青儿说。

元武与罗汉结交后，也知道唐人街上关于中华楼的传说一点也不是虚构，中华楼的确是卧虎藏龙之地，更是不少武林名宿隐屠的地方。

日月门神这两名老人家便是当年在武林中亨负盛名的“日月双刀”。“日月刀，斩妖除魔”的故事，元武小时候在家乡老松下便听说书老师说得多了，想不到多年以后，竟有幸在异地他乡结交这两位武林名宿。

不过，元武也知道，整座中华楼之中，并不是日月门神两名前辈的武功最高，武功深不可测的人，还有他——那个沉默寡言的掌柜。

“希望两位前辈安然无恙吧……”罗汉忽然用十分枪痛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因为他隐隐然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他总感到事情会有极大的变化。但突如其来的这份凶兆，究竟又是什么理由产生的呢？

除非……带来凶兆的人是万恶的凶星……

但世上真的有如此可怕的人吗？那时候，罗汉真的如此想。可是他错了！

日月门神虽然年过六十，但二人的身法和步伐却保持在全盛时期的状

态。“日门神”与“月门神”十多年前退隐中华楼，过着平静安逸的半退休生活，倒也舒适写意，但是二人从没有把“刀”搁下来，两人坚持每日练刀四小时，所以他们年纪是老了，但刀却没有老过。

一直以来，他们担任中华楼的守卫工作，十多年来，他们从没需要用过“刀”便能解决他们想解决的一切。

但是今晚，当他们看见一个灰影偷偷窜入中华楼厨房后逃走时，日月门神竟也同时携刀在手追捕。

日月门神也许自己也不为意，两个人同时也带了从没带出中华楼外的“刀”。防身？抑或是对某些凶兆所产生的一种本能的戒备？

也许他们很久也没有真正遇上强敌而掉以轻心，因为如果他们知道这是几十年行走江湖的本能驱使他们带刀的话，大抵他们不会追捕那个偷窜入中华楼内的黑影……

日月门神追了数个路口，来到一个荒废了的地盘。他们要追的那个人正跪在地上喘气，这个人显然有点武功底子，但绝非一个值得日月门神用刀的人。

今夜唐人街十分静，大部分街坊也聚集在中华楼附近，为沈天阳五十寿辰庆祝。

一股无形的压逼感令日月门神感到不安，不禁流下汗来。

冷月之下，一条孤单的身影，何其孤寂……

还有飘于冷冽空气中的那阵令人思绪混乱的清脆铃声……

“铃……铃……铃……” 犹似死神的冥嚎，萦绕在冷月之锋。

## 第二章 日月劫

铃声令人不寒而惊，这阵铃声，就像孩童不眠的夜里常常听见无边远处传来的悲鸣鬼号一样……

铃声来自一对银铃，银铃吊在那孤寂身影所提的一把木制长刀刀柄之末端。

那孤寂身影穿了一身日本武士服饰，却遮掩不了他原始的杀意。一头乱发如火焰般在冷月中狂乱飘扬，但也化解不了他一如刀锋的冷意。

在地上喘气的人的任务是把日月门神引到这里，此刻他的任务完了，但当他想一走了之的同时，他的头颅被刀光一分为二！他倒地死去，哼也没哼一声。

刀，回到鞘内，只牵动了一下的“铃声”。

日月门神二人勉力阻止额上的汗水沿面颊滴下，但他们却做不到。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快的刀！

从来没有！

冷月的微弱光线洒在那日本刀客的脸上，日月门神隐约看见他脸上两个凹陷了的深这的洞。

“瞎子？”日门神吐出了不应该说出口的两个字。

冷月仍在，但日门神的整条膀臂已跌在地上。

月门神看见刀光闪耀，也抽刀出迎，但他的刀，却是连同他的一条右臂同跌在沙泥土地上……。

那日本刀客已穿越了他们二人，“铃”又把已出的刀还鞘。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两人忘记了惨叫。

也不知过了多久。二人才在一片死寂中惊醒过来……一切都不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发生了。他们用了六十年刀的手臂，被一个日本瞎子一刀就斩了下来。世上竟有如此快的刀？如此强的刀招？如此狂的刀意？

“你是谁？”日门神的面容仿佛老了十多年。

“无敌。”那东瀛而来的瞎子道。

无敌……。

沈天阳的寿宴仍在中华楼进行着，酒杯来到了罗汉及元武的桌前道：

“罗汉、元武两位先生，武功超卓，本人十分佩服，特来敬两位一杯。”

二人与沈天阳并不算深交，只是点头朋友，但主人家亲自前来敬酒，二人也饮了一杯酒。

二人其实十分忧心，尤其是罗汉，自从得知日月门神外出追敌，始终心绪不宁。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呢？罗汉习武多年，修心之法已练至炉火纯青，寻常事难以令他不安起来，怎么现在却为了一个完全虚幻的“感觉”而忧心起来了？

他担心的究竟是会什么东西呢？

“呜……哇……”客席中突然传来几声惨叫，有许多宾客感到喉干舌燥，天旋地转，倒了下来。中华楼大堂中乱成一团。恐慌。呻吟。凄号响满了整个中华楼。三百人中已有五、六十人倒地不起，也不知是生还是死？

“怎会这样的？”元武向焦急不安的青儿问道。

“酒菜已检查过，没……没可能有问题的……”青儿道。

忽然罗汉感到全身一阵酸麻，四肢百骸仿佛脱了力一样。元武亦有同样的反应，二人互望，脱口齐道：“沈先生的那些酒？”沈天阳亲自携来的酒，谁又会想到有蹊跷！？

沈天阳全身震抖，似乎十分内疚，道：“对不起……两位英雄，我敬的酒中有……迷毒……”沈天阳德高望重，竟在自己寿宴中下毒害人，实在令人惊诧。

元武盘膝而坐，欲运功驱除迷药的毒力，口中仍不禁怒骂沈天阳：“沈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起……因为开席前，我……五岁大的独子被一个黑龙会名叫‘阴阳使’的连长掳去了……他们逼我向众人下毒，否则便把我的独子分尸……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对不起。”这个唐人街首宫从未想过情况竟会如此严重。此刻中华楼乱作一团，有一些无碍的客人欲致电报警！但电话线竟被截断。

盘膝驱毒的罗汉道：“大家已中了黑龙会的陷阱！千万小心！”几个慌张的华人欲逃高中华楼，但出口处却被五、六十个彪形巨汉阻拦着。他们全部也是洋人，凶神恶煞。

人众之中一把不男不女的阴邪声线道：

“各位是不是很辛苦呢？不要紧，我这里有一些解药……”

一个不男也不女的洋人步出，身上穿着少女穿上也刺眼的五颜六色衣装。嘴涂了紫色的唇膏，手指甲也涂上了鲜血红色。单看相貌，无论如何也

分辨不了此人是什么性别、年纪有多大。这个阴阳怪气，像妖魅般的人便是近日在黑龙会掘起极快的地区头目——连长“阴阳使”。

“这个妖人便是阴阳使？今晚一切也是他主使的？”元武义愤填膺，但迷药的药力极之厉害，元武就差点连开口说话的气力也没有。

“嘻，大家不用惊惶，只要心平气和，乖乖听从我阴阳使的吩咐，保证大家平安，而解药亦会很快给各位绅商服用。”阴阳使娇声道。

阴阳使的手下随即把华人用绳捆绑起来，难道他要把这里差不多三百人全部掳走？

唐人街一直是黑龙会的心腹大患，阴阳使早有吞并唐人街之野心，但是，他明知唐人街潜龙伏虎，欲入侵唐人街，必先铲除有实力的高手；例如日月门神。罗汉及元武，当然还有那传说中的中华楼掌柜。本来，阴阳使绝对难以实现他的目标。但三个月前，他结交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刀客，此人刀法之高，堪称天下无敌，刀客只欲找高手比武决斗，别元其他要求，阴阳使很容易找上对头人给这名刀客决斗，但从来没有人可以接他半招而不死，而刀客亦因“刀有用武之地”而留在阴阳使身边。二人互惠互利，阴阳使也因惜那日本刀客之手立下不少大功。竟在短短数个月间由一个地域小头目晋升为黑龙会的“连长”阶级，地位权势有了，阴阳使便决定策划入侵唐人街的大计。

而今夜的突袭就是阴阳使一手筹划，先利用奸细引诱日月门神与日本刀客相遇；再利用人质威胁沈天阳在酒中下迷药，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华人的领袖。阴阳使手上最强的筹码——日本刀——“无敌”——真正正的无敌。

他是一名瞎子。

“无敌……”日月门神二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你们这点道行根本不配用刀，走吧。”无敌的声音比他的刀更冷冽。

两门神毕生精研刀法，竟被一素昧平生的人批评不配用刀，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比死更大的耻辱。

日月门神以点穴止了断臂处的血，脸色深沉的拾起了掉在地上的刀。

“月弟，咱们毕生练刀，若死在一把无敌的刀底下，也无憾矣。”日门神道。

“不错，无憾矣。”月门神凄然一笑。

日月门神两刀一碰，爆出火花数点，之后二人背对背急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刀阵，疾向无敌背后卷去。这就是日月门神五十年来合创的最后一式：“日月合壁”！

无敌骤感一阵狂烈的刀气涌至，不禁说道：“好！利用他人的刀势增加一己之刀势，二刀合一！这是一个难得的刀阵！”

“你们已有资格再接我的刀了！”无敌再抽出他的刀。

回身！疾劈！

无敌的刀，正好劈在日月门神两把刀交锋的接点上！无敌虽然没有眼睛，但他的刀比谁都要快，都要准。

无敌劈下的那一点，正是“日月合壁”刀阵中最弱的一点。无敌单凭刀风竟立刻判断了对手招式破绽的所在。

这等修为不是无敌又是什么了？

日月门神的手同感震动，虎口也溅出了血来，但是他们仍奋力施展刀阵，因为他们明白，今夜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用刀。

再劈一刀！日月门神的刀阵退后了数步，本来主攻的“日月合璧”，此刻亦成为一招守招！

再一刀。“日月合璧”再退。

“你们这一招‘日月合璧’也是难得的绝技了……我想知道，除了我以外。可以击破你们此阵的高手要多少招？”无敌问。

在刀阵中的日门神答道：“普天之下，只曾有一人用剑破此阵，此人用了四招剑式破阵！”刀阵又再向无敌卷去，反守为攻。

“我已攻了三招……”无敌怒道。“好！我只有一刀破你们！我不可以输给任何人！

因为我是——无敌！”

无敌的刀狂震，空气亦被刀锋割得嗡嗡作响！

“看我的用心斩绝招——反璞归真！”

一招看似平庸的刀招劈出，却是无敌一生中所有用刀精华之汇聚。自从他自挖双目的那一天开始，他便对自己的生命看得更清楚。原来要看清楚一事物，必需把所有附于“物自身”之外的杂质清除、洗练，那事物的本来面目才会呈现眼前……。反璞归真的刀意便是由此领悟出来。一招刀招，不带任何花巧，只是“纯粹用作杀人”的刀招。

平凡得可笑的一招拙刀！

——斩入了日月门神的胸口之上……不！是劈断了二人的配刀，然后劈人了日门神的胸口，将之斩成两段，再劈人了月门神的左肩……直落而下，最后在月门神跨下劈出，刀尖才落在地上！一气呵成。

“日月合璧”破了，日月门神被斩成了四段。“嘿，第四招……。”无敌低首自语，此刻他的心只想着一件事……及一个人……

那个用四招剑招也可以破阵的人……

他是谁？

日月门神的尸首跌在地上，没法相信的是他们彼斩断了的肢体面上竟残存着一丝笑意，一丝温煦的惬意笑容，难道这是“能死在一把无敌的刀底下而无遗憾”的笑吗？

用刀的人死在刀下，也是从一而终……

但是，无敌却看不见……他始终也是一名瞎子。

一个无敌的瞎子！

“铃。”无敌的刀还鞘了。

### 第三章 鬼仆

纽约的郊区有一处地方，名叫鬼爪林，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进入了鬼爪林后，可以活着出来。

有人说那些人被野狼吃掉了，更多人说他们被鬼抓了。

以讹传讹，鬼爪林的传说愈来愈诡秘，仿佛“鬼”真的在鬼爪林存在似的。曾经有一个疯子说他在鬼爪林逃了出来，他曾当上了鬼的仆人，而主人真的是只鬼。

“他没有双手，可以在空中飘舞，头上有一条会咬人的毒蛇十分可怕！”那个吓得疯了的人还把鬼的样貌绘画下来在报章上刊登。

很多人笑了，认为那人真的疯透了，因为他所绘画的“鬼”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式面谱。

中国面谱？

那个人活不了多久，便在某个晚上被“绳索”之类的物体勒毙了，他的家人说是鬼来报复，警方列作一般谋杀案处理。

今天，却有一个人要进入鬼爪林。他是一个穿着唐装衫的中国男子，帽压得很低，完全看不见貌相，但他的身体强壮，步伐稳重，显然是一个壮年人。他到这里，原因便是看见了某天报章所刊登的“中国面谱”。

他要找寻的是“鬼”？还是“人”？

鬼爪林的树林十分高大茂密，阳光犹似没有本领透进这个森林似的，四周一片阴沉，宁治得接近死寂。

那中国人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昂步向前。他的胆子可真不小哩！

忽然，阴巫密布的森林中闪出了十多个彪形大汉，他们面上全戴着白色的面具，就是在白天，此情况也相当吓人。

“谁人敢闯鬼爪林？”众大汉向那中国人扑去。

中国人没有动作，做然而立，那些大汉却似撞在一个包围在中国人身边的一个透明大汽球的表面上，“哦”的一声就被弹开了。

这神奇的力量就是“内功”或称“气功”的修为了……。

但要达到如这个中国人的境界，简直是万中无一。那是中国武术四千年历史的极峰，将无质无形之气化成有形有质的劲。这骇人的内功，竟然是纽约异邦内一个中国人所拥有。

他；绝对不会是普通人。

那些蒙面的大汉还未跌倒在地上，一股气流竟把他们的身体托起，而且森林中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令人心寒的怪声。

那些大汉不禁失声道：“不得了，鬼王发怒了。”

方圆三丈，人与物都被一股急剧的气流掀起，而那中国人则被气流围绕在中心，但他仍神态自若，步履坚稳地原地站着！

环绕在他身边的气流却没有一丝杀意，还予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一种故友重逢的感觉……

气流慢慢停了，一个没有双手，头戴着中国面谱面具的人，仿如鬼那般飘下。而他，便是鬼爪林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鬼王，不过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仆人。他本来的名字早已忘了，就像他原来根本没有名字一样？他只有一个代号：

鬼仆。

“鬼仆，十五年不见了。”那中国人道。

鬼仆落了在地面，单膝跪下，道：“主人，十五年不见了。”声音虽然冷酷，但仍可听见那份故友重逢的激动情感。

毕竟，十五年了……十五年并不是一个弹指而过的日子，十五年对某些人来说，已等于一生，但对那中国人和鬼仆来说，十五年的孤寂，并不容易度过。

那些大汉见自己的主人竟称呼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为“主人”，不禁愕然。

那中国人道：“这些人都是你用武力留下来的吧？”

“不错，他们误闯我隐居之处，便一生为我做牛做马。”鬼仆一向也是个孤僻、偏激的人，他的行径亦非常理可以测度。

“放他们离去吧。”

“是。”鬼仆竟对这中国人的说话唯命是从，转身便向那十多个无辜被他用武力留下来数载的大汉说：“立刻给我滚，以后也不可向任何人泄露我的行踪。否则杀无赦！”

“是……是……”十多名大汉仿佛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早已立定心肠一生在鬼爪林侍奉这个人不似人，鬼不像鬼的鬼王终老，想不到这中国男人的出现上见然改变了他们痛苦的下半生。

他们恐怕“鬼王”会突然改变主意！所以立刻便鸡飞狗走，逃得无影无踪。

那中国男人搀扶了鬼仆起来，道：“自我归隐中华楼那天，你再不是我的仆人。”

“一日为奴，一生为仆。”鬼仆不禁想起多年之前，他与眼前的这个主人浪荡江湖的那些光辉岁月——

当年江湖，谁不识华英雄与鬼仆的名字。其后英雄丧妻，两名子女堕入大海，生死未卜，这才心灰意冷，隐退唐人街经营酒楼，时光荏苒，竟已是十五年前的光影。

还记起十五年前华英雄在中华楼跟鬼仆所说的一番话：“鬼仆，我已决定封剑返隐江湖，以后江湖的一切也与我华英雄无关。而你也不用再追随我为仆了。你自己去找寻新生活吧。”

“青山不改……主人，告辞了。”鬼仆就如烟一般消失在这世界，他明白主人决定了的东西是绝不会改变的。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永永远远都是华英雄的仆人……一日为奴，一生为仆。

十五年后的今天，两人处于鬼爪林中的一间木搭的房间之内，房间只有四面墙壁，一张桌子，两人坐着的椅子，除此以外，便什么也没有了。若说这里是一个人的居所，你又可会相信吗？

传说是千真万确的，中华楼的掌柜，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华英雄！

他就是华英雄。

“主人，你找我有何事呢？”鬼仆道。

“那是因为一个‘凶兆’……我感觉到他正在渐渐逼近。”华英雄道。

“那一股‘凶兆’会把一切东西也毁灭。”华英雄隐退中华楼十五年后，极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此刻的他也不禁不安起来。“那并不是一个敌人，而是命运使然的东西……那是凶兆。它会把我平静的生活及身边的朋友，逐一夺去。”华英雄的手也抖震起来。

“就像当年一样，洁瑜，剑雄，文英在我生命中被递夺的悲痛。”洁瑜是华英雄的妻子，而剑雄与文英则是他的一对双生子女……十五年前，在一艘船上，他们全部消失了。

他们的消失，连同华英雄的青春岁月也一并消失了。

“主人，只要你再要求，鬼仆必会再守候在你身旁的。”鬼仆诚恳地道。十五年来，他也只等待今天的降临……人对很多东西都有索求，但鬼仆的人生却只有一种追求，他追求的只是为自己尊敬的主人效命，那是卑贱？还是崇高？这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样做，起码，他自己感到值得，对于“自我”都比一切来得重要的人来说，那便是活着的真理。

“鬼仆，随我回唐人街，保护我重视的人吧。”华英雄的话不是主人对仆人的命令，也不是一种请求，而是一种朋友间肝胆相照的“信任”，那种言喻不了的信任，超越了十五年分别的陌生，也超越了他们自己。

鬼仆倏然在暗黑的房中消失，俨如鬼魅一样，他不是逃走了，他只是隐藏了在华英雄的影子之中，成为他的守护神。

英雄道：“多谢你，朋友。”

然而，英雄的面容却仍残存半点忧虑，因为索饶在他心中多时的那股凶兆，正不断在心中蔓延，扩散……

华英雄当然不知道他离开了的两天之中，中华楼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在沈天阳寿宴：“夜的次晨清早，中华楼仿如一座死城，内里空元一人，只有一地碎碟。破碗及一些送菜残渣。数百名唐人街坊已在楼前聚集，咒骂声，埋怨声。控诉声，甚至哭泣声此起彼落。

他们的亲朋戚友，昨夜都来了中华楼参“。沈天阳五十大寿的寿宴，但是，却一个人也没有回到家里去。

接近三百华人，连同罗汉、元武及青儿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但街坊却不敢踏进中华楼一步，因为他们害怕当然，他们不是害怕乱成一团的大堂，他们害怕的是刀。四截被人搁在地板上的断尸！？

谁都认识尸体是中华楼的两名老者，他们的名字是日月门神。

人群指点的吵杂声混杂了阵阵的尸臭……十五年来，这个清晨中的中华楼首次出现此等诡异的现象。

人群忽然在中华楼门前向两边分开，他们是被一个人所散发的气逼开的，那人就是华英雄！

泪；也是华英雄所流下的。

## 第四章 地狱密使

“华掌柜回来了。”“他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呀！”“找他负责吧！我的儿子今晨也没有回家！”“报了警没有？中华楼的掌柜回来了！”“我家夫人很焦急找儿子啊！”“我们的亲人昨晚都在中华楼失踪，你怎样交代？”“我的丈夫还没有回家呀！”

众人的叫嚣质问，一句也钻不入华英雄此刻的意识中，他只看着日月门神的尸体。

那令他不安的凶兆终于一步一步的靠近。

首先是中华楼三百人连同他的朋友一起失踪，接着是十五年来朝夕相处的前辈日月门神被分尸。

“两位门神在临死的一刻仍带着‘笑意’，难道他们死在一个天下无敌的刀客手下……？”华英雄沉默想道。

“只是一刀；便把两位前辈杀掉？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英雄察看了尸体的伤口之后不禁战抖起来。

英雄深深吸了一口气！想像着那个素未谋面的无敌刀手……

刀；是最快，最绝情的刀……。

人；是最冷，最无情的人才可以挥出那样的刀。

他是谁？

可以一刀杀掉日月门神的，到底是谁？

“华掌柜，这么多人在这里失踪，你打算如何处理？！”一个满带怒意的街坊忍不住向英雄责难。

华英雄不发一言站起，步出中华楼门外。他的沉默令所有人也骤然沉默起来。此刻英雄的脸上只有一股浓烈的杀气和愤怒。

他的手，按在中华楼门前的一头石狮子上。

石狮子迅即被掌劲震裂，裂缝中隐隐透现一阵耀目的光芒——赤红之光。

华英雄的剑：赤剑，终于重现世上。十五年前，华英雄隐居中华楼，不再过问江湖事，封剑戒杀，把赤剑埋藏于中华楼门外的石狮子内，以期挡煞守护。十五年后的今日，英雄无奈地再握起赤剑，以行动告诉所有人，他决定以自己的力量去迎接可怕的凶兆……

鬼仆，赤剑重出江湖之日，英雄以暴制暴的心已决。

十五年了……华英雄才真正的再次出现。

赤剑一现，群众被震慑得鸦雀无声。英雄义正辞严地向所有人说：“各位亲友在本楼遇事失踪，我保护不力，深感歉意。三日内，我保证把失踪者找回！我以我华英雄的名字起誓！”

“他……他真是华英雄？”群众中有不少人也知道当年华英雄的事迹。

“华英雄……传闻并没有错啊！”

英雄简短有力的承诺带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群众稍作犹豫便渐渐散去。

距离中华楼不远处，一个身穿灰黑色唐装衫的老者也听见了华英雄的名字，这老人手执一个烟筒，皮肤上皱纹极多，少说也有六、七十岁的高龄，苍老的面容上带着一份邪阴之气。但蓬头垢面，只像一个老年的乞丐。

“嘿，他果然是华英雄……” 觑咪起的双眼突然闪出了一丝光芒。

忽然，一个黑影已出现在老者的背后，元声元息地……。

“嘿嘿……他是华英雄，你必定是那残废的鬼仆了。”老者用干枯的声音带着冷嘲他说。

鬼仆随华英雄返回了唐人街，便留意到这个一直在偷看中华楼的神秘老者，鬼仆并不清楚他的意图，但万料不到老者不但知悉自己的身分，还竟出口伤人。

老者说罢，便以极快的身法窜入后巷之中，鬼仆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古稀老人竟有如此身法，当下便施展轻功向老者追去。

鬼仆的轻功天下无双，竟未能追上，这老人必是绝世高手了。但是，二人的距离也愈拉愈近，差距不出一尺的同时，老者回身一掌悍然轰出，带着一股腥臭之掌风，掌上显然有剧毒！

鬼仆横身避过老者一掌，头一低，辫子已索着老者手腕。

“好武功。”老者不禁脱口赞道。随即手底加劲，右臂一扯，鬼仆竟被他凌空抽起，几个起落，落在地上。

“怎么竟有此等高手？莫非他便是杀掉日月门神的人？”鬼仆心道。

蓦然，后巷中狂风卷起，老者亦不禁一呆。

狂风来自一只击向老者后心的手掌！

一只属于华英雄的手掌！

“无量七煞掌？”老者口中说话，左手拿着的水烟筒已翻转，利用筒的前端迎上华英雄的掌招！

轰！

老者连退七步，右掌立刻拍打在水烟筒后端，那才稳住后退的身躯！

“华英雄不过四十，怎么有如此可怕的内力修为？怪不得江湖上对他的武功如此推崇备至，好！”老者稳住身形，与华英雄来个内力互拼之局。

二人比挤内力，老者的汗珠一颗一颗地掉下。明显地，他实力稍逊华英雄一筹。

“你究竟是谁？”华英雄道。

“天啊！内力拼斗中，他仍能开口说话？此等修为真是震古烁今。”老者心中不禁一惊。

华英雄渐把掌力内功减弱，老者才可以吐出说话：“华英雄，我并不是你的敌人，昨夜中华楼发生之事我也全部看见，那三百人是被一个叫‘阴阳使’的黑龙会头目用十多部货车运走的……”

“黑龙会？”英雄道。“那么你又是何方神圣？”

“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太阴毒宗’是也，我来到唐人街，只欲寻人，你中华楼之事我才没有闲情理会。”老者怒道。

“你我无仇元怨，亦无瓜葛，无谓再作多余的纠缠了！”毒宗趁华英雄掌力收弱，猛然发劲，震开了华英雄。

同一时间，鬼仆的辫子已缠在毒宗头颈，毒宗与英雄比拼内力，损耗极巨，心神一乱，才给鬼仆乘虚而入。

红光一闪，英雄的剑柄已抵住了毒宗的心脏前方，若赤剑出鞘，毒宗一条老命早已丧掉，英雄、鬼仆二人武功盖世，合攻一人，哪有不胜之道理？

“妈的，以人多取胜，有何用矣！”毒宗怒哮。

“前辈，我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事关重大。”英雄道。

“若我刚才有半句谎言，我地狱门太阴毒宗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毒宗咬牙切齿说道。

华英雄犹豫了半晌，放下赤剑。“让他走吧，看来中华楼之事真是黑龙会所干。”鬼仆也松开了辫子。

毒宗身法如一尾游鱼的滑出丈外，怒道：“华英雄，鬼仆，老夫今日不小心才栽在你们手上，他日再遇，我必会好好答谢你们呀。”毒宗纵横江湖多年，何曾受过如此侮辱？而且他的性格绝不眼输，好胜心极强。在这个名字叫毒宗的男人心中，已把英雄及鬼仆放进了仇恨的范畴去。而且一生一世不会改变。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毒宗如一缕烟般消失了，空中只残存着一阵阵腥臭的气味。

“此人究竟是谁了？而他口中所说的地狱门又是什么门派呢？还有，他要在唐人街找的人又是什么人呢？”此际华英雄心中不禁疑惑非常。

华英雄当然不会知道，太阴毒宗要找的人也姓华，但名字却是一一一剑雄。

华剑雄？那不是华英雄十五年前失踪的儿子吗？如果华英雄知道太阴毒宗要找的人是谁，他决不会贸然放了他走。

“去找黑龙会的阴阳使吧。”华英雄带着坚决的眼神道。

毒宗并没有气愤得远走，他仍在远处盯着华英雄的动向。因为毒宗明

白他要找的人必会找上华英雄，只要在华英雄身边，他的儿子华剑雄迟早也会出现。至于毒宗为什么要找寻华剑雄？这个失踪了十五年的华英雄的儿子华剑雄又与毒宗口中的“地狱门”有何关联呢？那似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与纽约的贫民区相比，这座庄园犹如天国存在的建筑物。

前院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中间一条白云石砌成的小径把绿茵的草地分成两半，小径伸延的尽处是一座三层高的石砌楼房，充满了欧洲贵族的哥德式建筑风格。楼房的窗框都雕刻着花纹，大门前矗立了两个古希腊艺术的裸体男性铜像。拥有这座建筑物的人是一个“黑龙会”的连长，这地方也足证了一句中国人的谚语：

杀人放火金腰带。

很多人就是抵受不了金钱以及荣华富贵的生活诱惑，而加入了黑龙会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在黑道上活着打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东西吗？

他们会这样回答你：“没有。而你也不要欺骗自己？”

## 第五章 无敌

今天在阴阳使的庄园草地上，横卧了数十个汉子，他们全都是阴阳使雇用的护卫，他们有些晕了，有些则仍在地上呻吟。有一些则抱着折了骨的手臂在似猪般嚎叫。

“那个男人用的是妖术……我明明看见他连动也没动过，我的手枪已被一道力轰了上天，接着我便被另一股怪力打断了手臂……！”“那中国男人步过我的身旁，我的莱福枪便折断了！他是一头‘怪物’。”

“他一定有一只鬼跟着他，我好像看见一只没有手臂的影子飘过他身边。”

不错，他就是华英雄，他来到了阴阳使所拥有的庄园，目的自然是追究逾三百人在沈天阳寿宴中失踪的事。

而华英雄亦明白，要对付黑龙会，“暴力”是绝不能避免的。

阴阳使自大屋的大门步出，仍然穿着那些令人欲呕的冶艳服饰，这些眼饰就算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女穿上也会令人感到生厌，更何况套在阴阳使这个不男不女的男人身上。

华英雄与阴阳使素未谋面，但此刻一见，心头立刻涌起了一份难以言喻的厌恶感觉。

“嘻嘻，你就是中华楼的英俊掌柜了吗，干么如此凶恶？”充满妖惑的嗓子带着诡异的语气说道。

阴阳使似乎对华英雄的到访没有一点的惊奇。难道这也是他预料之内的事情吗？

“你是不是捉去了三百个华人？”华英雄正气他说道。

“嘻……嘻……。”阴阳使发出了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笑声。“什么捉了？……我只是邀请了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喝酒啊！唐人街污烟瘴气，我是为了华人健康着想才去邀请他们啊！”

阴阳使竟敢在华英雄面前承认了掳人之事？英雄也不禁光火了，喝道：“快把他们放出来！”

“你有本事令我照你的话去干吗？嘻！”忽然左手向前一递，手中一把三寸长的飞刀已向华英雄掷去，去势之快，疾若奔雷。

“此人掷刀之手法是东流忍术的用劲法门，怎么会在一个黑龙会洋人头目手中出现呢？”华英雄镇定非常，侧头避过飞刀。

阴阳使冷笑，再掏出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飞刀掷出，一把比一把快，三把飞刀直向英雄上、中、下三路刺去。

英雄不加思索，赤剑连柄横放在面前，挡下了上路的一把飞刀；左手手指一弹，刚好弹在飞向中路那柄飞刀的刀身之上，飞刀破空向横飞出；同时下盘右腿一移，第三把攻下路的飞刀便刺了个空，直向华英雄身后飞了数丈才乏力地堕在绿草之上。

“好功夫……”阴阳使口中称赞，双手却没有停止，交叉一挥，总数八柄飞刀已向华英雄掷去，此招手法，例不虚发，能同时夺去八个敌人的性命。阴阳使的武功习自那名东流刀客，所学的日子虽短，但那刀客所传的每一招，每一式均是惊世绝学，难怪阴阳使可以在短时间之中在黑道崛起，成为了黑龙会中的连长头目。

英雄面对八柄分袭他身体不同要害的飞刀，仍是一般的镇定自如。

就算飞刀的速度比手枪子弹的速度还要快……

英雄右掌前击，一股掌风便把八柄飞刀的来势一击而散，八把力注千钧的刀仿佛变了几只喝醉了酒的盲蛾，在半空打了个转后便撞跌在草地之上。这一掌正是十五年前名震江湖的——

无量七煞掌第二式——“无量直捣”！

久违了的掌法，威力反而比十五年前更强更劲。轻易击溃了八柄飞刀的掌风，去势仍未停止，直向阴阳使身前击去。

阴阳使又怎会料到掌风竟如此厉害，胸口一阵如遭铁锤敲打中的巨痛出现。他已整个人被掌风扫得向后飞迟。

阴阳使仍未稳住身形，华英雄已蓦然在他背后出现，挥掌拍向他的右肩之上。

“喀拍！”右肩脱落，阴阳使未及惨号又向前飞。

他的身体仍未着地，头颈又似被一条毒蛇所缠绕，一道巨力把他整个身躯扯起，然后再重重摔在草地之上。出手的人正是鬼仆！他的一条辫子比一般武术高手的手还要灵活有劲，还要有杀伤力！摔下阴阳使后，鬼仆又如魅影般消失。

阴阳使也看不见被谁人所袭，只见英雄站在丈外，刚才摔倒他的人不会就是华英雄吧？

“此人的武功当真惊天地，位鬼神……”受了重伤的阴阳使此刻才惊觉中国武术的恐怖之处。

“把他们交出来。”英雄仍重复着他今日而来的唯一目的。

“你虽然可以伤到我，但是你休想我会轻易放人。”阴阳使吃了大亏仍不肯就范，究竟他还有什么所恃呢？

英雄很快便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

就是阴阳使有恃无恐的是一柄刀！

就是杀了日月门神的那柄“刀”！

——一把无敌的刀。

“铃……铃……”那扣人心弦的铃声再次响起。一个灰影已无声无息的落下在阴阳使背后……正是他！

用了四刀就杀了日月门神的日本刀客：无敌。

震慑大地的气势来自他手中的刀。

华英雄一生之中经历过不少风和浪，也遇过不少武功高绝的高手，但是无论是谁，也没有人可以像眼前的这个男人一样！可以令他产生一种感觉：恐惧。

近月一直困扰着华英雄的那股凶兆，难道就是他？当然亦只有他才可以令英雄有这个感觉……！

赤剑不停地抖震，那不是害怕对手，而是找到了真正对手而雀跃兴奋……毕竟赤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出鞘了。

“无敌先生，我早说过唐人街的绝世高手会自动找上门的。”阴阳使高兴他说，因为在他心中，华英雄已经是一个死人。

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在无敌的刀下活下来，只要元敌将他当作对手的话；而华英雄必会成为无敌的对手，所以华英雄是死定了——这个逻辑底下。

“就是你这个瞎子杀了日月门神？”英雄说。

从来没有人称呼无敌为“瞎子”而他会不狂怒的，但今天英雄却是例外，原因是元敌感觉到对手的武功高绝。无敌的心只对华英雄的武功有无比的好奇……其他的一切，他也可以置诸不理。

“是！是我无敌用四刀斩杀了那两名刀者。”无敌直认道。

“无敌……”华英雄口中还哼着名字，赤剑拔出鞘了。十五年未用过的配剑。竟仿如一把废铁，失却了昔日的赤红光芒，但一股森严杀气，却更胜当年。

无敌也似感觉到英雄那股无形的霸气，当下不敢轻敌，缓缓抽出自己的刀。

“你用剑？是你用四剑破了日月门神的‘日月合璧’？”

“是。”

“报上名来？”无敌的刀未动，却已引发四周气流激荡澎湃，阴阳使也差点透不过气来。

“华英雄。”英雄把出了鞘的赤剑伸向了无敌的方向。“你杀了日月门神。今日我绝不会饶你。”剑锋在嗡嗡作响。

“日月门神的死，是他们用刀不精，用刀者，死于更强的刀下，又有何憾矣？”

英雄终于明白日月门神尸体面容上的“笑意”了！那是一生无憾的笑容。无敌刀法之高，已在日月门神临终的“笑意”中显露了出来。然而今天，十五年没有用剑对敌的华英雄却要面对他。

——一柄无敌的刀。

二人仍未发招，双方的气势已把空气压逼得接近爆破的边缘。阴阳使从没有想过两人的剑气竟会如此相近。此刻他的心在想“世上竟有人可以与无敌匹敌，刚才我向华英雄出手，真是死里逃生。”

忽然阴阳使背门一痛，他的穴道竟被强手用腿踢封了！接着颈上一痛，刚才缠着他的辫子又箍在他颈上。前后不足一秒，阴阳使已被鬼仆迅速制服了，阴阳使根本无法抵抗！

“不要作声，否则杀无赦。”鬼仆的声线不带半分感情。他知道英雄要全神应付无敌，所以对付阴阳使的任务就落在他身上。不过鬼仆此刻也为英雄担心，因为他明白“无敌”绝对是一个可怕的人。

“中国的武术是东瀛武学的源头，华英雄，你千万不要令我失望。”

说罢，刀已像流星般划破大地挥出。

英雄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快的刀，也没有感觉到如此实在的刀；无敌出刀，就完完全全是一柄刀的轰出，再分辨不出谁是刀谁是用刀者。

英雄的赤剑直刺，分毫不差，把剑尖刺在几乎没有着力点的无敌刀锋之上！发出极度刺耳的巨响。

“好！”无敌大喝，把遭英雄剑劲震得向上弹的刀锋再向下砍去，刀锋落下之处上见又是赤剑的剑尖！

英雄剑势立刻被荡开，刀光一横。

无敌的刀已在华英雄左臂上割下一道长长的伤痕……

鲜血，也溅出来了，洒落在绿色的草上。

## 第六章 约誓一战

无敌的刀；还有英雄的血。

一个在远处山头丛林目睹此战的人，不禁热血沸腾。这个人正是自称地狱门大阴毒宗的老者。

“好厉害的刀……世上竟有如此的高手？真不枉老夫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毒宗眼中暴射出只有少年人才会爆发的好胜神采。

“好厉害的刀……想不到我十五年后重出江湖上见遇上此等强手！”中刀的华英雄心道。“在我心中萦绕的那份凶兆，难道就是无敌所带来的吗？”他的脑中沉思，赤剑却没有停止刺出，连环刺了三剑，无敌挡了三剑，双方的距离才告拉开。

但无敌却没有留手，刀似风雷疾电，再向英雄砍去。

英雄挥剑挡刀，每挡一刀，英雄便对无敌的刀多一分敬意，也多了一分恐惧。因为——

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刀？

用刀的人可以斩出这样的刀势，刀意……除非他是为了刀而活。人为了不同的原因而活在世上，有为了名利，有为了爱情，也有为了理想，尊严，使命，责任，仇恨……种种而活着。

不过，无敌一定只为了“刀”而活着。

刀比生命更重要。

这便是他的刀可以迫得华英雄退了十步的理由。无敌攻了十刀。

“华英雄，自从我自挖双目练成‘用心斩’的那一天开始，从没有人可以接下我十刀以上。”无敌道。“你是第一个。”

英雄仍在沉思眼前此人和刀的破绽。

“……没有。”

“无敌”为名，难道就是要说明他是一柄没有破绽的刀！

英雄的汗水流下来了……他从来没有想过黑帮有此等厉害的角色。狂啸一声，赤剑如狂风暴雨般疾刺向无敌，这一招正是四季剑法中的“夏雨点点”。剑劲如雨水密集地洒在无敌身上，令他不禁狂喜而啸。

“你的剑如此快，如此绝，分攻我身上三十五处要穴，你的确是我无敌的好对手！”

华英雄广无敌遇强愈强，愈战愈勇，再提升内力，刀劲骤增，分劈出数刀，刀劲所到之处密不透风，显然已砍出一个护身刀罩！此招无敌练成以来从未使用过，因为此乃一招护身刀法，寻常对手哪能使无敌只守不攻？

护身刀罩毫无破绽，英雄立刻变招，剑势由刚转柔，以“戮守诀”剑势纠缠无敌的刀，无敌的刀被缠得呆滞无劲，逼于要节节后退。英雄将内力一层又一层的加强，无敌退得更快，但始终无论英雄如何进攻，仍刺不破无敌的护身刀罩。

“华英雄，你出招仍留在守势，莫非你心底始终有所牵挂，不敢豁尽出剑？”正在后退的无敌忽然吐出了奇怪的话。

“他竟在剑招中看穿了我的内心？”英雄沉思，此刻在中华楼失踪的三百同胞仍然下落不明，哪能叫英雄安心呢？

英雄剑势稍一迟缓，无敌一稳身形，提刀由上而下怒劈，立刻逼退了英雄！

“你是否与阴阳使有未解决的恩怨？”无敌带着怒意道。“好！我就替你杀掉阴阳使，好让你专心与我交手！”

阴阳使大呼：“无敌先生，你说什么了！”说时迟：那时快，无敌的刀已砍向阴阳使面门。

三百华人性命全紧在阴阳使身上，他绝对死不得，鬼仆立刻用辫子抽起阴阳使，令他避过了无敌必杀的一刀！

“好身法！”无敌此刻才知道现场除华英雄之外，尚有另一个绝世高手鬼仆。“我一直也没有发觉此人的存在上这个人真的如鬼魅一样啊……”无敌心中不禁一寒。

英雄眼见无敌向阴阳使出刀，明白无敌绝非黑帮中人。但英雄绝不可让阴阳使丧命，当下使出十成功力，一剑划破长空，灌劲向无敌后心刺去。此一剑是华英雄封剑十五年来最凌厉的一剑，但是，此刻却只换来了无敌的一声冷笑……

他身子急转，回刀一砍，已砍在英雄剑背之上，这一刀，无论刀度以及刀意都是无敌毕生功力之所聚。

英雄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无敌这一刀砍在赤剑之上，英雄握剑的虎口竟被震得爆血！

平平无奇的一刀，竟蕴含如此巨大的杀伤力？

没错，这一刀就是当日斩下日月门神的那一招“反璞归真。”

平凡的一刀，包含了刀中的至高境界，那便是真正的无敌。

英雄退了……心中仍在盘算着刚才那一刀，为何竟有如此威力？

“嘿……太没趣了！”无敌道。“你是我所遇上最好的对手，但是再斗下去。一千招之内我必能将你斩杀。”无敌竟在此刻吐出了如此狂傲的说话！

英雄没有怒，因为无敌所说的都是事实。以他今天的修为，无敌千招之内必能将他斩杀。

“但我却不想杀掉你这个难得的对对手，因为我感到你是世上唯一可以与

我无敌匹敌的人。所以我给你一年时间……”无敌道。

无敌的心，以武为尚，虽占尽上风，却因华英雄未能豁尽全力而罢战。“你一年后再与我一决生死。记着……回去苦练武功，一年的时间并不长，若到时我找不着你，老子便把唐人街杀个片甲不留！”

无敌傲气凌人，华英雄心中盘算：“此际情况未明：失踪者毫无头绪，三百条人命全在我华英雄手上，我实不宜再战。”

——更何况再战下去，死的只会是自己……？

“好！我答应你！一年之后的今天，我俩再一较高下，我在唐人街等你！”英雄权衡轻重，傲然答应了无敌的要求。

“好！”无敌霸意完全收敛，转身便去。

这情况吓得阴阳使惊讶莫明，因为在他的如意算盘中，今日是引华英雄来给无敌斩杀的。因为只要华英雄一死，唐人街各高手便悉数死去。怎料无敌竟与英雄另定战约而罢战，这真的令他的全盘计划告吹。

阴阳使大叫：“无敌先生，你……你不要就此就走……”

“阴阳使，我已找到了我心中的真正对手，此后你我再无瓜葛。”斩钉截铁的说话，阴阳使如直堕深渊之中……。

无敌与华英雄，订立了约誓的一战。一年之后，英雄会否与这个匹配以“无敌”为名的刀客一决生死呢？还有一年……。

无敌已经在英雄的视线之中慢慢变小，孤独的背影，独自步远这个用刀的人，似乎除了武学和刀之外，那便什么感觉也没有……。

不过，他快乐吗，他所寻求的东西是真实存在吗？抑或，他的身心根本已经被那“无敌”的名字所侵蚀，只剩下一柄求道的“刀”？

英雄心中不禁对这个可怕的陌生刀客同情起来。

身上的刀伤仍隐隐作痛，右手虎口破裂之处的仍流着血，十五年来苦练，竟败在一柄无敌的刀下。华英雄面露无奈之色。

空荡的庄园草坪之上，只剩下阴阳使失控的凄号“元敌先生，求你回来呀！无敌先生，求你回来呀！”

当赤剑剑锋抵在阴阳使颈上大动脉之时，阴阳使停住了叫喊。

“我只再问多一遍，你掳去的三百个华人藏在哪里？”华英雄冷冷的向阴阳使说。

阴阳使也明白如果他说谎的话，华英雄的这一个问题便会成为他在世界上所听见的最后一句话。“钢……牛……谷。”他吐出了一个地点。

一个地处偏僻的峡谷，四周均被参天的高大乔木所遮掩，通往谷中只有一条两边皆被千尺悬崖所封的峡道，地势十分险恶。所以这个峡谷绝对是一个收藏人质的好地方。

那一夜，阴阳使利用迷药迷倒众人后，便把他们用货车一车一车的押送到这个山谷中，囚禁在几所石砌的建筑物内。三百名华人惨被扣押在几个狭小密封的牢房中，情况苦不堪言。

负责看守众华人的，是阴阳使的一名心腹手下，名字叫做“钢牛”，此人身高七尺，全身长着如钢铁一般的肌肉，性格十分暴戾，是一个典型的黑龙会中层干部。

本来所有华人也被囚禁在石室之中，但有两个人却是例外，他们就是罗汉及元武，钢牛知道二人身负上乘武功，故此利用牛筋捆着他们手脚，将二人倒吊在空地中的一条横梁之上。

此刻，钢牛在三，四十名手下呐喊助威下，正要对付元武和罗汉施行他所设计的酷刑。

“把牛放出来！”钢牛大喊，几个手下打开了空地旁的一个门栏，一头重达千磅的蛮牛已汹涌扑出，一名手下在牛背上重重刺了一刀。

牛狂一响，向着被倒吊着的元武及罗汉疾冲过去。

## 第七章 浴血钢牛谷

“哈哈哈哈……”面对血腥即将出现，钢牛亢奋得狂笑。世界上就是存在着这些扭曲人性的变态家伙，黑暗势力才会永远存在。

狂牛疾冲过来，罗汉使劲撞开在旁的元武：而自己的胸膛则被狂牛的牛角轰中，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巨大声响！罗汉并没有惨叫，狂牛亦没有停下冲势，牛角在罗汉胸口拉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罗汉兄！”元武对罗汉舍身相救的举动，不禁十分感动。罗汉是一个把“情义”看得比任何东西还要重要的人，元武既然是他的朋友，他便会竭力保护他免受伤害。

钢牛看见了血，笑得更加疯狂！“再撞呀！再给我撞呀！”

狂牛也嗅到了浓烈的血腥味，回身又狂撞在罗汉背门。吊着罗汉的绳索也抵受不了这一撞的拉力而折断了。罗汉的身体便如断线风筝般向前飞，重重的撺在钢牛身前的土地上。

鲜血已不能自制地染红了本来黄色的土壤。

钢牛一脚踏在罗汉头颅之上。若非罗汉有深厚武功底子，这一脚也足以把他的头盖骨踏裂了。

“他妈的中国人，你知道老子的威武了没有？”钢牛狂哮道。

罗汉纵使受了重伤，但他却没有失去人性的尊严。“你……要杀便给我一个痛快，不要再……做无聊的事了……黑龙会的洋狗！”

“妈的！死到临头还在逞强！？”一边骂，一边狂踏罗汉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罗汉仍是哼也没哼一声。他真是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子。元武倒吊的身体在震抖，他不是惶恐，而是愤怒。眼看见与自己肝胆相照的挚友被钢牛肆虐，他的怒已到达了沸腾……到达了顶点。

只要他此刻可以解除束缚，他一定会把这个钢牛活生生踢毙。

所有钢牛的手下也呆了，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有一个人被钢牛如此毒打而不死，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中国人。钢牛用尽了饮奶之力一脚踢向罗汉腹上，罗汉已滚出了数丈以外，但罗汉仍能说话：

“你……一是干……脆宰了……我……呜……喔……”罗汉吐出了一滩鲜血。“否则……你……一定……后……悔……！”

“嘎……嘎……妈的！”钢牛也打得喘气如牛，刚才任他如何使劲，他仍不能击毙这个中国人，他在众手下面前的威风全没有了，这怎叫他不狂怒：

“拿刀来，让我斩开这支那人一百块！”阴阳使早向钢牛叮嘱，必先要解决罗汉及元武二人。杀；亦只是迟与早的问题而已。

钢牛手下奉上了一把长三尺半的锋利开山刀。

“我命休矣，想不到我罗汉纵横江湖，此时竟栽在一个无耻的洋人手上……”重伤的罗汉已对活着不抱任何期望。

钢牛舔着刀锋的边缘，狞狰地笑道：“支那人，求饶吧……你向本大爷求饶的话，我也许会考虑给你一个比较痛快的死法呀！”

生亦何哀？死亦何惧？

“你要杀便杀！中国人绝不会向恶势力屈服的！”重伤的罗汉宁死不屈慷慨激昂。

“说得好！罗汉兄！”元武也不禁高声附和。元武到了唐人街，投靠罗汉。二人亦师亦友，早已心灵互通。此刻二人同遭阴险小人所害，敌汽同仇，感同身受，自然更加肝胆相照。“钢牛，你有种的便先把我斩开一百件吧！”

钢牛道：“你二人真是讨厌，不要争了！你们二人皆要死呀！”说毕随即提刀向躺在地面上的罗汉砍去。

“住手！”一声如天雷般的暴哮响起！带着森严的霸气和神威……令钢牛的刀也在半空之中凝住了。

钢牛谷的入口处，阴阳使正被华英雄胁持着进来……华英雄得知了失踪的三百华人被囚于此，故亲自押送阴阳使引路来迎救。

“英雄兄……”重创的罗汉仿佛看见了救星降临一样！因为他明白，英雄出现，众人必可脱险，这是他对这位挚友“能力”的信任。

“华掌柜……元武亦向英雄投以信任的目光。他与华英雄虽然不是深交，但他早知道这个中华楼的掌柜是个探不可测的高手，而在罗汉对他的称呼之中，元武也肯定了他便是十五年前叱咤江湖，后来却消声匿迹的少年英雄，外号掌剑双绝的——华英雄。

钢牛谷众喽罗已手持弓弯，将华英雄团团包围。

钢牛说：“阴阳使大人，你不要怕，我立刻会救你！”钢牛是阴阳使手下。目睹主子被一个中国人所胁，不禁大为紧张。

“阴阳使，快下令释放所有华人。”英雄冷冷的道。

阴阳使仿佛接到军令似的大叫：“钢牛！立刻把所有华人放出来让华先生带走！快！”阴阳使见识过英雄与无敌交手，知道对方武功高绝，此刻他自己命悬一线，所以只有对华英雄的说话唯命是从。

钢牛对阴阳使的说话大惑不解了，此谷中少说也有百多名黑龙会帮众，又怎会惧怕一个只身闯来的中国人呢？“这……有点不妥吧……？”他心里不禁这样想。

“快呀！妈的！”阴阳使见钢牛没有反应，不禁大声喝道。

钢牛亦不敢违抗主人意思，命手下打开谷中几幢石房的门锁，将一个个被捉来此处囚禁的华人释放出来。只见他们仍面带惊怕神色，不少人中了迷毒，药力未退，仍在昏迷阶段，需要别人搀扶。青儿一看见华英雄，喜不自胜，因为在她被掳至这里囚禁的期间，一直抱有信念，就是看着她长大成人的“华叔叔”必定会来这里拯救她，果然此刻，梦想成真了。

“青儿，你没事便好了。”英雄看见了青儿，铁一般的冷傲面孔也不免露出一丝温暖。“青儿，你先去照顾罗汉兄的伤势。”说到罗汉，华英雄也露出了忧色，因为他知道这挚友已受了极重的伤。

英雄如剑的目光怒视钢牛，钢牛不禁被瞧得心中发毛，退后了几步。“这家伙是什么人？竟……如此可怕？”钢牛心道。

“罗汉叔叔……”青儿带着泪水，扶起了罗汉，但鲜血仍不断地渗出衣

衫之外，滴嗒滴哒的流在土地上。罗汉的身体已极度虚弱。

钢牛仍在打量形势，但是眼前忽然一黑，原来已被解下来的元武的怒腿轰中！远飞重推在地上。元武解除了束缚，再也压抑不了心中的怒火，向把罗汉折磨得半死的钢牛出手。

钢牛受袭，现场的帮众不禁紧张起来，不少人欲以弓弯向元武攻击。

“不准乱动！”阴阳使喝道。

“元武兄，不要冲动，大局为重，还是尽快把所有人带出钢牛谷吧。”这是英雄第一次对元武说话，语气之中，带有一股不可违抗的魅力。

“是……”元武答道。

兵凶战危，以目前情况上三百华人的安全仍未定论，因为钢牛谷中有百多名手持武器的帮众。而不少华人中亦大多数欠缺体力，倘若敌人发难起来，不免会有华人死伤。

英雄必需十分小心处理每一步。

刚才的一脚，钢牛的鼻骨被踢爆了，鲜血狂流，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

阴阳使十分惧怕华英雄，他正找寻一个脱身的机会。

青儿正撕了自己的衣服替受了重伤的罗汉包扎伤口。

元武负责领导三百华人步向峡道，离开钢牛谷。英雄挟持着阴阳使押尾，慢慢离开了峡谷的中央地带。

峡亡两旁的悬崖上也有不少钢牛的手下，手持强力弓膏，瞄准了一众华人……。但没有钢牛的命令，谁也没有放出第一箭。

一切也十分寂静地进行。

谁也明白只要有某一个人按捺不住，情况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由元武率领的三百个华人，连同青儿、罗漠及华英雄，阴阳使已步入了山谷出路的峡道之中……。

这也是最凶险的一刻。

阴阳使手下的钢牛本来就是一个极级凶暴的人，加上被元武重踢的一脚，已令他几近丧失了理智，冲动的怒火已接近沸腾……就连主人的性命也不顾了，大喝：“谁也不可离开钢牛谷！”

这句大喝触动了不少人已绷得极紧的神经！

峡道两旁悬崖上的弓箭手已纷纷扳动机掣，利箭如暴雨般洒向众人！

所有人立刻乱成了一团，大声惊呼！

英雄快指点了阴阳使的穴道，赤剑也随之出鞘，一阵红光划出。英雄已跃在众人头顶，狂挥赤剑，剑气把洒下来的箭也轰得向横飞去，钉在悬崖之上。

“好厉害的剑气！”元武初见华英雄展露武功，不禁脱口叫好，皆因这一份似剑物攻物的内力修为，当今世上，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尽管英雄打下了大部分的利箭，但也有几个华人中箭受伤，众人更加慌张。你推我撞，乱成一团。

“大家保持镇定呀！”英雄利用内功暴吼，但无论他怎样暴吼，仍然平复不了众人混乱的情绪。

三百名华人的性命，危在旦夕……

## 第八章 惊天一式

三百多名华人挤于钢牛谷峡道之中，被利箭所围攻，情况想像不到的恶劣。不少华人为了逃生，不断向出口涌去，前仆后继，数名老弱的老人甚至被同胞推在地上践踏！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峡道出口竟被一巨石从天而降的封川原来这是钢牛预先的安排，万一有突发事件发生，便利用预先放置在悬崖顶上的巨岩“封谷”，使钢牛谷成为一个密封的空间。巨岩的大小刚好是峡道的阔度。钢牛手下听见钢牛大喝发难，故此立刻推下巨石。出口被封，华英雄等人情况更加危急。

利箭仍不断向人群射下，华英雄利用众人肩膊借力，不断挥动赤剑，击飞利箭。

忽然，埋伏在峡道两旁悬崖顶上的弓箭手一个一个的被轰出崖上，堕地而死，原来鬼仆展开了攻击，一脚一个，把这些杀手踢下悬崖。

“鬼仆果然是我华英雄最信任的朋友。”英雄心道。

丧心病狂的钢牛见形势有变，害怕英雄和元武折返峡谷报复，立即命令手下打开峡谷空地的牛栏，为数七、八十只的狂牛立刻狂涌冲向峡道。

峡道出口已被巨石所封，而另一面又有狂牛冲来，众人性命可说悬于一线。

元武在众人之后，清啸一声，扑向汹涌而来的狂牛群，怒腿一蹬，为首的一头巨牛已被他蹬飞。

元武翻身落地施展他的家传腿法“乾龙坤凤腿”，左右拉弓，又扫倒了两只狂牛。

但仍有一只突破了元武的防线，向受伤的罗汉和清儿方向冲去。

青儿不知所措大声惊呼，但危急之时，红光一闪，冲向她的那只牛已一分为二，爆成两半，出手抢救的自然是华英雄。

“元武兄，我们合力击杀牛群吧！”英雄虽面对如此危急的困局，但他仍保持镇定的心。“现在已到了生死立判的地步，我们必需同心协力，拯救这里的三百条性命。”

“知道了！英雄兄！”元武的士气被激励，雄浑的一记重腿，便把撞来的一只牛踢得飞了上天，倒地颈骨折断而亡。

英雄也挥剑狂斩，立刻把两只巨牛的首级砍下。

两个高手，面对着三、四十只狂牛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的冲来。

血已洒得峡道两旁的石壁一片鲜红。

面对着牛群没意识的疯狂冲来，一人也杀得有点倦了，防线正一步一步的向后退。

尤其是元武，他没有利刃在手，只靠双腿轰杀牛群，身上已被牛只撞伤了多处血口，但他仍竭力坚持下去。

但人的力量毕竟也有力竭之时，元武杀了十多头牛之后，已是力不从心，一下分神，竟被一头狂牛撞在胸口上，带血飞撞在受伤的罗汉身旁。

牛仍冲至，突然，一阵劲风在元武身后刮来，重轰在巨牛之头颅之上，巨牛的头骨应声爆破。

出招者竟是受了极重伤的罗汉！

罗汉现次站在元武面前，身上带着浓烈的血腥味……鲜血已染红了他

的背部，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图案。刚才的出招，已令他身上不少血液本已凝固的血口再次爆裂，不住淌血。

“元武，由我来代替你吧。”罗汉忍着痛楚说。

“不……罗汉兄，你受了如此重的伤……怎可……哇……！”忍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吐出，元武刚才已被牛只撞得五脏六腑也在翻腾了。

“罗汉兄……”在拼命杀牛的华英雄也看见罗汉再站起来，他十分担心，因为罗汉已失血大多，若强行催谷运用内功，只怕就连性命也难保。

英雄担忧罗汉出手，当下催劲十成内力，剑若长虹，一招“秋风卷叶”，剑如狂风疾扫，森严剑气，立即把四头巨牛分尸！

不过，牛只数目实在大多，又有数头冲过了英雄的剑光，向人群疾扑而去。几个走避不及的华人即被撞毙。

罗汉没有表情，他只在凝累他剩下的一一点一滴内力。

干他生命的最后一件事情……

极短的一刹那，罗汉想起了许多事情。

十五年前，他是无影门的二弟子，南腿王最出色的徒弟。在江湖上干了一番惊动大地的光辉事业，锄强扶弱，除好减妖。结识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少年英雄华英雄。

两人合作对付了金太保，以及杀手组织的撒旦将军。

其后遇上了退隐江湖多年的剑圣，剑圣洞察二人杀戮太深，故此劝说二人隐退唐人街，过回一些平淡的日子。

罗汉与华英雄也答应了剑圣的要求，毕竟一刹那的光辉并不可永恒延续，人始终也会有回归平淡的一刻。

华英雄专注打理中华楼的业务，而罗汉则在唐人街开设了一所普通武馆，教授华人子弟一些强身健体的武术。

远离了血腥和杀戮足足有十五年了。

不过现在，他再嗅到了血腥，再次看到了赤剑的红光在跃动。罗汉的心仿佛回到了十五年前那快意江湖的年轻岁月之中。

说真的，以前那一切他是缅怀的，沉醉的。

元武也察觉到罗汉的决心，急得大叫：“不要，罗汉兄，你流血大多，不可以……再动真气呀！不！”元武受的伤也不轻，否则他必爬起身来，阻止罗汉。

英雄也杀得气喘了，身上被牛群撞出了几道血口。

但牛只仍然绵绵不绝的冲来。鬼仆仍在崖顶上对付着弓箭手……。只凭华英雄一个人如何可以再应付数之不尽的牛群了？

三百个华人愈挤愈紧，发出了令人心寒的惨号，令人颤栗的惊呼，萦绕在峡道的回声之中，犹似饿鬼的哭号。

罗汉睁开了双眼。

“元武，你记得我曾对你说过，这十五年来，我也在专心钻研一招腿法的事情吗？”罗汉道。

“是‘惊天一式’？”元武道。

“不错，以极霸的腿意所推动的强大杀招……但十五年来，我始终也未能练成，你明白是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元武也不明白罗汉为什么会在这时说出这样的话来。

“因为我的生命失去了一些东西，那便是一份‘杀意’，一份非把敌人置

诸死地的‘杀意’……因此我由始至终也没法完成‘惊天一式’那招杀腿。”  
罗汉竟平和地向元武解释。

“难道……！”元武顷刻明白了罗漠心中之所想。

“无武，你总算是我知己，明白我今天终于可以……”罗汉道。“一偿夙愿。”

“元武，请你答应我，协助英雄兄把所有人安全拯救出去，三百人的性命总比我一个人重要。”站在由自己鲜血形成的血泊中的罗汉道。

“我罗汉纵有一口气在，也要拼命极救于水深火热的同胞！”

“是……。”元武感动得热泪纵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罗汉身上的血已流得七七八八，再强行催谷杀招，体力必然不能负荷，若勉强轰出“惊天一式”，那不是等同自杀么？

“英雄兄！请你让开！”罗汉暴哮，挺腿扑出。

“不——！”英雄大叫。

顷刻，罗汉已把身体急旋，化为一股疾风。

英雄也被罗汉腿劲所荡开，退至崖壁之上。

“这是‘惊天一式’？但以罗汉兄此刻的伤势出招，那岂不是……”英雄面露出了无限的悲枪。

罗汉人如飞钻疾冲，牛只挡者披靡。

刹那间，天昏地暗，腥风血雨充斥了峡道……

“惊天一式”一经施展，一场惊心动魄的屠杀展现眼前，罗汉的一条铁腿就如刽子手的屠刀一样，将汹涌而来的牛群钻碎，剁块，轰爆！

无数的狂牛断肢，皮肉。内脏。碎骨不断地涂在峡道两旁的石壁之上，变成一幅心胆俱裂的地狱修罗图。

“好可怖的腿招！”元武看得呆了，他也是练腿的武者，但是却从没有想像过一双腿可以产生如此可怕的杀伤力……。

“惊大一式”是超越一切腿法范畴的腿招，也是一种不能回头的杀着。元武牢牢地记着罗汉出招的方位和角度。

因为他明白这是罗汉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使出惊天一式。

峡道已化作一个血泉，罗汉不断地向前狂钻，转眼间已把五、六十头牛击杀。

“哈哈哈哈……”一阵喜极的笑声，发自仍在用招的罗汉口中。

那是因为罗汉终于完成“惊天一式”的大成而大笑？抑或是嘲弄生命走到了尽处的悲凉？

英雄的泪也忍不住流下……

十五载的友谊，也将告终……

难道这便是英雄一直害怕的凶兆……？他的亲人、朋友……陆续会离他而去！

## 第九章 罗修门

一轮扣人心弦的厮杀之后，罗汉“惊天一式”气劲已老……。

空中飘着一蓬蓬的鲜血，蓦然落下地面，爆溅出凄美的血花。

罗汉停下来了，笑声却仍未停止！所有为数六十多只的蛮牛竟在他一招之下全部被杀死！……

世界上竟有如此狂，如此具杀性的腿招。

罗汉全身被染成了朱红，提步向峡谷中钢牛所在之处昂步前去。

在谷内的所有人，包括钢牛也被刚才罗汉屠牛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试问谁还敢上前阻挡，不少喽罗更跪下膜拜这个仿如地狱恶鬼般的“中国人”。

钢牛全身的肌肉已被吓得完全麻木，只懂呆立原地。

转瞬间罗汉已在他跟前……

“噗！”一阵恶臭冒出，钢牛竟被吓得当场失禁。

“我早说过你杀不了我，你一定会后悔！”罗汉吐出了字字坚强的话。“哈哈哈哈哈……”大笑声再次响起，声传万里。

但谁也听得出来人这是人在死前了无牵挂的——回光反照。

持续的笑声，包含了不寻常的慷慨激昂，更夹杂着无限的悲枪。

罗汉使出了惊天一式，杀掉所有牛只，三百华人的性命得以保存，对此，他已满足。

但是他却不想就此离开这个世界。

笑声；只是悲枪背后的掩藏。

忽然，笑声戛然而止。

“罗汉兄！”英雄和鬼仆立即扑到罗汉身边，但是他们什么也不可以做……

因为罗汉已经油尽灯枯。死了。

元武，青儿也呼天抢地狂哭，众华人也知道罗汉是为了拯救他们性命而壮烈牺牲，所以都不禁热泪盈眶。

英雄悲痛莫明，两行眼泪流了下来……他的手，替罗汉合上了眼。一代武林高手，就此告别了滚滚红尘。

“他……死了？”钢牛好不容易才吐出了几个字，他颈上突然一阵剧痛，人已被鬼仆辫子抽上半天。头下脚上，向地面猛撞而去。

一阵沉响。钢牛脑浆涂地当场惨死。鬼仆与罗汉也是深交，此刻挚友身亡，他便把害死自己朋友的人杀掉，以慰罗汉在天之灵。

“罗汉，你安息吧。”鬼仆道。

华英雄心中痛极。一幕又一幕与罗汉出生人死的景像仿如昨日发生一样。这十五年平静的退隐岁月，罗汉更是他唯一的良朋知己。

今天，罗汉死了，单是“伤心”，根本不能形容英雄此刻的悲怆。

“阴阳使……”华英雄咬牙切齿的道。身形翻飞已扑向人群之中，刚才剧变发生，英雄把已点了穴的阴阳使放在人群中，但此时阴阳使竟失踪了？

经过一轮搜索，阴阳使真的人间蒸发了？

“我的独门点穴手法天下元人可解，到底是谁把阴阳使救走了？”英雄心想。阴阳使是今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他逃走了，英雄更加自责。

“可以逃过我双眼带走阴阳使的人，除了元敌之外，还有谁有此能耐？但元敌没有理由救他，难道还有强手协助阴阳使？”

虎口余生，除了罗汉之外，还有数人被箭所射杀，三十多人重伤，超过百人轻伤，元武照料众人离去，找寻警方协助。

而所有钢牛谷的黑龙会帮众已被囚在几幢石屋内，听候发落。

青儿，鬼仆也随众华人离去，确保他们安全。

月明星稀，剩下的只有英雄和罗汉的尸身。

英雄将罗汉安葬在钢牛谷不远处的一个山岗之上。他明白罗汉的心，会喜欢在宁静的荒野中长眠……。

没有墓碑，也没有伤心的哭号……只有一份默默的友情长存。

英雄缓缓抽出赤剑，在罗汉的墓前开始舞动。

剑愈舞愈快，仿似一种告别的形式，也似一杯祭酒，悲枪地洒在孤墓之前。

当然也是一种发泄，对生命无常的控诉。

剑在月下化作了一条赤色的毒蛇，噬咬着宿命中的无常……。

“吼——！”英雄仰天长啸，同时，将赤剑插在地上，大地龟裂。

英雄再在罗汉坟前叩了三个响头，发了一个誓：

“罗汉，我华英雄以我的名字起誓，我必为你报仇雪恨，将黑龙会连根拔起！”

说回阴阳使的遭遇，他在混乱中被点穴之后，全身不能弹动，忽然脚底下的泥土一松，一双手伸出抓住了他的双脚一扯，便将他拉入地心之中。待他再次醒来之时，他已发现自己身处这里。

四周也是绿色的火，似明却暗的绿光映得四周阴森可怖，影子四曳，周围密密麻麻的也不知站了多少人。这里是一个森林的中央；圆月高高挂在繁星的包围之中上这是深夜的时分。

阴阳使全身仍不能弹动，华英雄说得没错，这是他独门的点穴手法，任何人也不可以破解。

一个身穿黑衫黑裤的东流人跪在一个巨汉的身前，说道：“门主，下属用尽方法，始终解不了此人的穴道。”

“原来他们曾想替我解穴，但不成功。门主？救了我的人又是谁呢？这群人一身日本人打扮，莫非与元敌有关？”阴阳使心道。

绿火晃动，那被称为“门主”的七尺巨汉步近阴阳使，只见此人年约三十七、八岁蓝眼金发，皮肤苍白，赫然是一个洋汉。如火焰般的双目中透射出侵略的野性，全身长着比钢铁还要坚硬的肌肉，身体散发着一股黑暗及邪恶。

洋汉左手一翻，阴阳使整个身体已被一股气劲扯起。此刻他心中不禁大惊。“天啊！”

好霸道的力量，足以媲美无敌啊！”

“华英雄封了你‘华盖’‘中庭’‘关元’三穴，哼！”当下右手运指如飞，已点在华英雄所封的三个穴位之上。

阴阳使全身一阵剧烈痛楚，直教他大声呻吟。

那洋人的内力正在三个穴道之上与华英雄的力量互相较量。“华英雄的内力比十五年前精进不止十倍。”洋汉心道。一个封穴，一个解穴，竟便确定对方武功的进展，此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啪！啪！啪上二声微响，华英雄自信无人可解的穴道竟被洋人以更强的内力所解封了，但阴阳使已痛得死来活去。

“呜……多谢阁下救我……。”阴阳使如狗般趴在地上说。

“不要多谢我，我救你只因你有利用的价值，我不会干任何有‘善良’

因素包含在内的事情。”一股冷酷、凶残的语气，出自这七尺洋汉的口中，倍感恐怖诡异。

“利用价值？”阴阳使暗道。

“阴阳使，你这条命已是我金大保的，从今天起，你便是东流罗修门门主金太保的仆人。你要用你的生命，完成我的欲望。”四周的黑影也为金太保说出的话而欢声雷动。

“啊……？金大保……这个名字？那不是黑龙会的前首领吗？他不是十五年前被华英雄打败然后失了踪的吗……？此人又怎会当上了什么罗修门的门主来了？”阴阳使想。

“奉上‘死咒符水’。”金太保道。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少年双手捧着一碗清澈的水来到金太保的身前，此少年一脸好险狡猾的神色，犹似一头择人而咬的狡狐，他便是现今金太保最宠信的人室弟子：“邪童”。

金太保口中念了一些旁人没法听得明白的咒语，那碗“死咒符水”立刻冒出黑烟，清澈的水也转眼变成了墨汁一般的黑色。

“东流妖道果然邪门！”阴阳使心中不禁大诧。

邪童把那“死咒符水”灌了人阴阳使肚内，阴阳使只感吞下了一把火焰，五脏六腑被的得剧痛，不住在地上打滚惨号。

金太保道：“你喝的是罗修门人人门必喝的‘死咒符水’，无药可治，若忠于罗修门，符咒无效；要是有叛逆之意，死咒便会令你肠穿肚烂，剧痛十日十夜才置你于死地。”

“阴阳使愿效忠罗修门厂阴阳使大叫完这句话之后，身体那股焦热的痛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分邪门的“死咒”。

“请问金太保门主有什么吩咐尸阴阳使今天也不知交了什么恶运，竟连番受制在强手之下，最后还成了这至阴极邪的罗修门傀儡。”

“我从日本来到了纽约，只为了干两件事。”金太保转身，巨大的背肌仿佛可以承受天下似的。

“第一，杀华英雄报仇！”

“第二；取代黑龙司令，夺回本来属于我的黑龙会江山。”

阴阳使呆了，完全没有反应。因为金太保口中所说的事情说说还可以，干起上来可比登天更难。

但是，阴阳使明白，以金太保今时今日的力量，绝对可以完成这两件事情。

如果他幸运的话……。

## 第十章 华剑雄

唐人街经过了沈天阳寿宴的惨剧，所有侨胞都人心惶惶，加上有人命丧钢牛谷，唐人街更是冷清清，往常星期天在中华楼的热闹场面，今天已不再复现。

不知不觉，罗汉死了也已经有四天。

中华楼后座二楼之处，设置了一座小灵堂，供奉着日月门神二老及罗

汉的灵位。华英雄盘坐在灵堂之前，沉默不语。

他在回想他心中存在了有一段日子的凶兆。那个凶兆，果然出现了，至今已三条人命无辜受害。而且无敌的出现，令一切变得更可怕……。

英雄对自己的能力和武功有绝对的自信。

但他仍惧怕无敌的刀；约誓一战还有一年时间。那仿佛表示英雄的寿命还有一年的时间。

他仍沉默，堕进了冥想之中……。

罗汉的故居在他开设的武馆楼上，元武曾多次来访，但却从没有一次像今天一般的伤感。

——因为故居仍在，但人却永远不会再存在。

身为罗汉在唐人街最信赖的朋友，元武决心接办罗汉的武馆。此时他正在收拾罗汉的故居。

他忽然看见一封信，一封写有“元武启”的信。放在桌子的不起眼处。

元武打开书信，显然是罗汉的字迹。

细阅内文，元武不禁心惊胆跳……。

“元武，大概你读这封书笺之时，我已不在人世。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二日。距离那个人说我死亡的日子只剩下三天。

我是一个不相信命运的人，三天之后我也不知道会否如那人所预测一样的丧命，但是我却有一个预感，我必需交托一些事情，请你为我代劳，倘若我有什么不测，那便是我生命中最后的遗愿。

第一件事是我自创的一式‘惊天一式’秘籍放于书柜旁霸腿秘籍之旁，希望你可练成此一旷世招式，以慰我的夙愿。

第二件事是我有一妹在‘沙非镇’，请代为照顾。

第三件事是挚友华英雄的事，若然我真的有什么不测，请代转告华英雄去第五十三街一百七十二号楼房找一个叫‘命煞’的人，那人将会有重要的事情向英雄兄交代。

希望你没有机会读得此信。

罗汉亲笔

农历七月十二日”

元武的双手忍不住震抖，七月十五日，岂不是就是四天之前……

罗汉命丧钢牛谷的那一天……。

如果信上所写的一切全是属实，那人岂不是未卜先知，预知道罗汉的命运！

世上竟有如此神通的事情？怎可以叫人相信。

预知未来是每一个人渴望的事，但当你知道了未来一切之后，那是喜？还是忧呢？当日，罗汉的心情又会是怎样呢？

“这里有没有人在呀？”一阵响亮的少年人叫声惊醒了无五，原来武馆门外有人呼叫。

无武步下武馆大堂，看见一个朗目星眉，俏皮活泼的少年人站在堂前，约十四、五岁年纪，身穿一袭中国服饰，手中除个破烂包袱之外，还有一把旧得可怜的油纸伞。

但无武一看见这少年的相貌，心中不禁泛起了一份亲切感。他的长相是与华英雄有七、八分相似。

多少年人，你想找谁？”元武友善地问。

“哥哥，我是从远方中国来的，我是来美国找寻在我年幼时已失踪的父亲。但我找了几个城市的唐人街，也没有找到爹爹的踪影，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碰碰运气……。”少年人带着失望的语气道。

“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元武道。

“华英雄。”少年答道。

中华楼的门店，元武把那少年带了过来。

“无武哥哥，你没骗我吧？我爹爹真的住在这里？”少年人满面喜色，因为一直追寻不获的父亲下落竟在此时有了头绪。

元武也十分兴奋，大叫：“青儿！快出来呀！”

那打理中华楼业务的清丽少女急步而出，道：“元师傅，发生了什么事了？”

“这少年来找爹爹，他说他的爹爹名字叫作‘华英雄’。”元武道。

“什么？”青儿也吃了大惊，华英雄带着她长大，她也略有听闻英雄在十五年前的遭遇，他的妻子与一子一女同告堕入大海，生死不详。此时一个自称是华英雄儿子的少年出现，莫非是真正的华剑雄。英雄曾向青儿透露过他子女的名字，男的叫“剑雄”；女的叫“文英”。

青儿立刻回身入内欲通知英雄，但突然一只满布皱纹的枯瘦手掌已封着了她的嘴巴，原来一个老叟已在青儿背后如鬼魅般出现。

这老人正是一直跟踪华英雄的高手：太阴毒宗！

青儿来不及惊叫，鼻孔吸入了一股极腥臭难闻的气味上且告晕厥。

“此人出现竟全无动静？好厉害的武功！？”元武心道，随即右腿施展一招“坤凤腿”，然后再一招“单凤闯洞”向毒宗扫去。

毒宗举臂挡架，元武的脚犹如打在一条铁柱之上。

一招失利，元武再攻，“乾龙腿”左脚出招，带着劲风，直捣毒宗心胸。

“小子，我不想伤人，但你也太狠了！”毒宗挺胸硬接元武一腿，左手拿着的水烟筒便猛向元武面上击去！竟也带着一股腥风。

“筒上有剧毒！”元武也是武功高手，一翻身已避过毒宗这一记，退了三步。

顷刻毒宗右手已抓着少年人右肩。“少主人，老夫找得你好苦矣，跟我返回地狱门吧！”

少年人惶恐大叫：“你是地狱门的人？”右肩已被抓得剧痛。

毒宗来美国要我的人正是华英雄的儿子华剑雄，但遍寻不获，某日他到了纽约唐人街，道听途说一名中华楼的掌柜传说就是华英雄，证实华英雄身之后。他便一直跟踪英雄，因为他知道华剑雄一定会找上英雄相认，今天，果然一切如他所料，华剑雄出现了！

元武欲拯救剑雄，但忽感四肢乏力，天转地旋。“是了……！他的毒？我吸入了一口……？”

毒宗抓起剑雄，正欲施展轻功而去，但是一条人影已挡在他身前。

华英雄？

素未谋面的父子在顷刻目光交接，一份血缘的奇异感应便在二人心灵中产生了震动。

“爹！”剑雄不能自制的叫出了这个字，激动的泪水也忍不住奔流而出。

“他是我的儿子？”华英雄几乎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

但却没有其他的東西比这一份血缘的感觉更加真实！

再见英雄，毒宗也慌了，左手推着水烟筒，如雷般向英雄轰去，英雄若是不挡，此一招足以取他性命。

英雄后退一步，坐马，单掌迎上，掌力千钧，正是无量七煞掌的“无量直捣”！

之前曾经交手，但并没有用上全力，但此电光火石一刹，二人竟以全力对轰，立即爆出一声巨响，四周玻璃均被震爆。

毒宗左手一阵酸麻，带着剑雄狂退了三丈之外。心中更是大惊。“刚才我用上九成功力，仍被他迫退，华英雄当真无敌！”

英雄退了两丈，右掌已呈深紫之色。“此人名为毒宗，果然恐怖。”翻动右掌，内力到处，剧毒化作一团紫雾散却。散毒的一刹，毒宗已带着华剑雄以极速身法窜入一条后巷之中。

空气中只残留着一句话说：“爹！救我呀！”

这句话令华英雄无比震撼，因为他的一生中最重视的人便是在十五年前失踪的妻儿子女。本来英雄的心已死了，但是此刻父子却久别重逢上这命运的巧妙安排又怎叫他不激动。

无论发生什么事，今天他也不可再次失去儿子！绝不！

英雄使劲奔向那后巷，忽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

是毒宗向剑雄下毒手吗？不！因为惨号是发自毒宗的口口中

一团毒雾从后巷急涌而出，夹杂着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之后，一只断掌飞出，血淋淋的跌在地上。

那是一只布满皱纹，流着黑色血液的断掌，赫然是毒宗的左手手掌！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剧变，当真谁也不能猜得到。

英雄奔入后巷，翻掌扫开紫黑色的毒雾。看见太阴毒宗气喘如牛挨在墙上。左手断掌之处狂喷时黑血。

然而；华剑雄却不知所终！？

“毒宗的功力高绝，谁又可以在短短的一刹中将他重创？除非……是他！此际英雄心中浮现起一个人。

一个无敌的人！

毒宗重伤，双目仿佛喷出了火焰一般的狂怒……。

他看见了华剑雄的影子，便以为他就是刚才斩下他左掌的“他”！

太阴毒宗的右掌尾指指甲暴长了三寸，一阵狂烈的黑气涌出！

受伤的野兽是最可怕的，太阴毒宗怒指刺出，竟比他平时出招的速度快了一倍！

英雄失去了华剑雄的踪影，心神大乱，集中力亦退减了一倍！

这个微妙的转折，令太阴毒宗的毒指刺入了英雄的心脏位置之上。

命运到底在作弄着谁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 第十一章 地狱门主

太阴毒宗守候了多时的华剑雄终于出现了！

但是事情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逆转。

被太阴毒宗掳走了的华剑雄竟被另一个人抢去，而且此人的功力高得

出奇。就连毒宗如此厉害的修为也被他用刀在一瞬间斩下了左手手掌。

世间上谁可以有如斯能耐，莫非是“他”？那个用刀无敌的他？

英雄重见自己失散了十五年的儿子，既惊且喜。

不过，毒宗却在此刻掳走了华剑雄，英雄追上毒宗，怎料却被重创了的毒宗误以为是那个斩去他左掌的人。毒宗把全身毒力聚在右手尾指之上，刺入了华英雄的心脏位置！

毒宗这一指的毒力足可毒死一头巨象，但是，却绝不足够毒死一个华英雄……

若华英雄的内力不是如此深厚，他也绝不可能抵挡这一指。

由毒宗尾指渗入的毒已被华英雄的护身气劲所截住了。英雄翻掌个推，轰出了“无量七煞掌”最霸道的一式：

大海无量！重击在太阴毒宗的胸口上！

这一招足以取了这个老人的性命。

但，华英雄并没有这样做。

一股令人身心舒泰的柔劲源源不绝输入毒宗的身体之内。他从昏迷中悠悠转醒……

“啊 我还没有死？”毒宗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房间之内，而用内力把他救醒的人正是华英雄。英雄双掌按着太阴毒宗的背门，用强大的内力治疗毒宗身上的伤势。

“华英雄，你为什么要救我？”毒宗道。

“毒宗，我救你的目的是我要知道我儿子华剑雄的一切及下落。”英雄道。

“还有……你的左掌是被谁斩下来？”

“华英雄，老夫是一个从来不欠人人情的人，你救了我一命，我便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毒宗道。“你的儿子华剑雄是中土地狱门主的继承人。”

“什么？我的儿子是地狱门主的继承人？”华英雄不禁愕然。

“地狱门乃是中土阴邪妖道之士聚结而成的门派，立派已超过百载，一直以来，地狱门主必须由八字纯阳命格的人来担任，否则便承受不了阴气，压制不了群邪……所以当每一任掌门知道自己天年将至之时，便会开始找寻继承人的工作，情况一如西藏喇嘛黄教找寻灵童转生继承活佛之位一样。”

“而上一任掌门在十五年前，一次机缘巧合下，在沿海区域找上了一个被渔民从海中救上来的弃婴，此婴孩八字纯阳，命格纯刚，正是继承地狱门主之位的最理想人选。”毒宗道。

“他便是我华英雄的儿子……”英雄对自己儿子的离奇遭遇也感到无限好奇。当然也有无限的伤感。

当日，英雄与妻子洁瑜带同两名儿女，华剑雄与华文瑛，乘邮轮离开中土，远渡重洋找寻安逸的新生活。

怎料在邮轮之上遭受仇家伏击，英雄妻子洁瑜不幸惨死，而两个孩提的子女则堕入大海之中，从此生死未明……

就是这一段悲惨的往事令英雄对生命失去了动力，来到纽约之后，接受了武林名宿“剑圣”的劝戒，退隐江湖，在中华楼打理业务，静恬地安度余生。

转眼间，便过了十五个寒暑……

英雄从没有对两个子女存有任何希望，因为怒海茫茫，他的一对子女生还的机会率根本微乎其微，怎料今天……他的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仍然

生存，而且还是群邪之首，中土地狱门的掌门人？

“那婴孩的颈上有一个吊坠，上面刻有他的名字，还有他亲生父母的名字。”这吊坠便是华英雄在剑雄周岁之时挂在他颈上的。

“于是，门主把那婴孩带回了地狱门，抚养成人。剑雄命格精奇，而且聪明伶俐，十岁那年，已把前任门主的武功学上了三成，地狱门上下无一不期待这个未来继承人会带领地狱门走向更加兴旺的道路。”毒宗道。

“不过，门主却在华剑雄十三岁那年仙游了。于是华剑雄便接任了地狱门主之位，但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当上地狱门主，自然引起一部分的门人不满，因为他们都在觊觎掌门之位。所以之后，地狱门中发生了不少派系斗争。”

“而少门主也年少气盛，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而且据我所知，少门主自懂性之后，便一直有一个心愿。”

“那便是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

听到这里，英雄不禁炫然。心中对这个十多年前“死去”的儿子怀着哀愁及悲情的感觉。

命运，似乎真的在作弄着他们父子两人……

“少门主从吊坠上的名字知道了自己父母是谁，后来他更在其他门人口中知道了华英雄便是当年叱咤江湖的少年英雄，之后退隐美国某处唐人街。于是少门主抛开一切，离开了地狱门的总坛，千里迢迢到这里寻根。”

“蛇无头不行，少门主失踪之后，地狱门内的派系斗争更加激烈，所以元老会便差遣我来到美国找寻少门主的下落着想……为了大局，必要对我更可以强行把少门主带回中土复命。”

“我在美国找寻一个多月，一直未有少门主的下落，于是我便先找寻你华英雄的所在，因为我相信少门主总有一日会找上你，果然，一切也如我所料。”毒宗说。

“刚才在后巷中，是谁把你所伤？是一个用刀的瞎子吗？”英雄说。

“瞎子？不。刚才我把少门主拉入后巷，忽然一个手持东洋刀的高手向我攻击，那人身形巨大，束一把金色头发，是一个洋鬼子。他的武功十分厉害……我提着少门主，心神一分，竟被他先下手为强，一刀斩下了我的左掌……”说到此处，毒宗不禁咬牙切齿。

“之后，那洋人便把少门主带走了。”毒宗十分愤怒和不忿他说出了这句话，他纵横江湖数十载，又哪曾试过吃如此的败仗呢？

“洋人……！？”英雄不禁思索着那人的身份，世上除了无敌之外，竟也有人有如此的修为，一刀斩下毒宗的左掌。英雄心头一震，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与自己有仇恨的人。

“金太保。”英雄终于吐出了这个名字。

太阴毒宗牢记着这个名字。然后他站起来，带着不屈的语气道：“华英雄，你想知的东西我已全部告诉你，你我各不相欠。他日再见，如果你想阻止我干的事情的话，我绝不会对你留情。”

华英雄没有阻止毒宗离去，因为此刻，剑雄不知身在何方？如果把他抓去的人真的是金太保，那么剑雄现在便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但是英雄却什么也不能做！

十五年前如是……今天也如是！

英雄在沉思着，他的命途，至此出现了一线的光辉，起码，他的儿子仍然在世上生存……

“英雄兄，令郎的事情我也十分抱歉。”元武见毒宗离开后，步进了英雄独处的房间中。

“这并不是你的过失，元武兄，你不必内疚。”英雄道。

“英雄兄，本来你重遇自己的儿子，我是不应该让你分神的，但是罗汉兄却有遗言吩咐我转告你。”元武道。

“什么？罗汉兄的遗言！？”这也难怪叫英雄惊异，因为罗汉死于非命，并非自杀，他又怎会有遗言留下呢？

“英雄兄，这也难怪让你吃惊，因为在我看到罗汉兄放于武馆的遗书时，我也是十分震惊，但一切也是千真万确的。”元武拿出了罗汉留下给他的信笺。

英雄确认了那是罗汉的字迹，在阅读了那封遗书的内容之后，冷汗也不禁洋蝉而下，罗汉竟预早知道了自己的死忌。

而信中所提及那个叫“命煞”的，究竟又是什么人呢？那人竟有如此神通。可以把一切的未来洞察？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罗汉希望华英雄见此入又有什么目的呢？

洞悉天机，谁人不想？但知道了未来的吉凶之后，那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元武兄，拜托你到‘沙非镇’找寻罗汉的胞妹。”英雄恢复了镇定，向元武道。

“知道了，英雄兄，你会去找寻那名为‘命煞’的人吗？”元武道。

“既然那人可预知罗汉兄的死期，那绝对非同小可，罗汉兄说那人会有重要事情向我交代，我也必须履行罗汉的遗愿……”说到与自己有十多年交情的挚友罗汉，英雄也不禁哽咽了。他本来就是一个重情的人，以前是，今天亦没有改变过。

一下子发生了如此多的变故，华英雄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元武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他……

还有一大堆疑难及谜团……

## 第十二章 命煞

在后巷中掳去了华剑雄，斩下毒宗左掌的人，正是罗修门主金太保。

此刻华剑雄已被他带到罗修门在某处隐蔽树林的大本营中囚禁起来。金太保一早已派人跟踪华英雄，所以华剑雄在罗汉生前开设的武馆中现身时，金太保已获知英雄之子出现，故此立即赶赴唐人街，把华剑雄掳了回来。

“哈哈哈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给我生擒了华英雄之子。”金太保坐在罗修门山洞内的虎皮椅上笑说。

“喜师父，生擒了华英雄之子，华英雄今次插翼难飞了。”侍奉在金太保身边的邪童道。

“邪童！阴阳使那边的进展如何？”金太保道。

“禀告门主，阴阳使已回去黑龙会总部报告钢牛谷之事，黑龙司令已知道了华英雄的所在，此刻黑龙司令已派出杀手对付华英雄。而且黑龙司令已决定大举入侵唐人街，好戏也快要上演了。”邪童说。

金太保笑得更开心了，他的阴谋进行得十分顺利，加上华剑雄又落人自己手中，他十五年来耿耿于怀的仇恨，终于也有渲泄的一日了。

但是，邪童忽然神色一紧，说：“师父，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此时禀告，恐怕会大败师父的雅兴啊。”

“唔？你是说‘天音三老’的事吗？”金太保说。今次金太保回来美国的目的是对付华英雄及夺取黑龙会的江山，所以率领了数十个罗修门的“上忍”、“五术人”，及“天音三老”。“天音三老”是东瀛罗修门元老级长老，辈分与武功都极高，金太保为了具备雄厚实力对付华英雄及黑龙会众多高手，故利用掌门权力威压三老随他赴美，倚为完成霸业的中枢人物。

不过“天音三老”一直不服金太保，当年金太保以一个洋人身份拜入罗修门，其后得传罗修门神功“四象诛仙邪功”而技压同门，荣登掌门之位。天音三老民族意识极重，他们不欲金太保掌管罗修门，故此一直死心不息，用尽一切方法逼金太保这个洋人下台。

今番金太保力邀三老与他赴美，“天音三老”竟一口答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对付金太保的绝佳机会。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正是金太保铲除教内对他不忠的“天音三老”的绝佳机会。

“小邪，你察看到‘天音三老’他们有什么异动了？”金太保道。

“师父，三老近日加紧练功，而且更加不时与‘五术人’中的火四郎接触。恐怕他们会勾结人四郎随时发动叛变。”邪童道。

一提到火四郎这名字，金太保不禁眉头一皱。金太保今次赴美带同了五个罗修门的年轻高手。分别是金三绝、木子、水千面。火四郎及上原权五人，合称“五术人”，其中火四郎天赋异禀，武功出众，一手“神火掌”十分厉害，也是“五术人”中武功最高强的一个。而且火四郎乃是“天音三老”的人室弟子，他若伙同三老发难叛变，也不是令人出乎意料之事。

“小邪，你认为如何了？”金太保说。

“天音三老和人四郎都是我们前来美国的中坚分子，贸然处置会削减我方实力，而且也没有证据指证三老他们会叛变。”小邪说。

“小邪，你的意见只适用于正常情况。‘天音三老’不服我，已是众人皆知的事，今趟前来美国，我邀三老同行，一来是为了避免他们乘我远离，煽动教内叛变，令我掌门之位不保；二来三老只身来到美国，没有同门呼应，也是我铲除他们的最好机会。”

“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三老一直想反我，对我来说已是附骨之蛆。不除不快，我绝不容许门内有对我不绝对忠心的人存在，宁枉无纵。我一定要瓦解这颗强横的心腹之患才能安寝。”

“但……师父，他们若没有行动的话，我们如何出师有名呢？”小邪道。

他们不反，我就逼他们反！”金太保说。他抽出了刚斩下了毒宗左掌的那把罗修门掌门配刀“降妖刀”。

“天琴、雷鼓、金钹——‘天音三老’的三个老鬼及火四郎，你们也会死在我的刀下，没有人可以逆我的意旨。谁也不可以！”

纽约市内，第五十三街。

华英雄得知了罗汉的遗言，知道了罗汉希望他去会见一个名为“命煞”的人，为了履行亡友的遗言，英雄来到这里。

鬼仆并不在他身边，因为英雄吩咐了鬼仆帮他追查华剑雄的下落。

英雄带了赤剑而来，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大概有一种感觉告诉他，一种说不出的“危险”正在逼近……

英雄要找的地方是一幢七层高的荒废建筑物，骤眼看上去没有人居住，渗着一股诡异的气氛。

天色也开始阴暗了，乌云密布。

英雄步入了建筑物，那是一幢完全废置的破烂民房，根本没有任何人居住。只有流浪猫到处乱跑。身经百战的英雄竟冒出了冷汗，究竟这个命煞是一个怎样可怕的人物呢？他能知道罗汉的命运，洞悉天机，他又会知道自己多少东西呢？

近日来，不断萦绕他内心的那股“凶兆”，又是否与这个人有关呢？

英雄步上了建筑物的天台，他看见令他极度不安的人了……一个年约七十多岁的老妇人，青绿色的破烂斗篷包着她的整个上半身，一头银白色的头发，一张衰老不堪。皱纹密布的老妇面容……无论如何看、她也绝不像一个令华英雄这个绝世高手冒汗的人。

老妇盘膝坐在地上，她跟前放了一个水晶球，水晶球的四周燃点了十三支蜡烛。奇怪的是，在风起云涌的天际之中，烛火竟没有被疾风吹灭。

“邪门。”英雄不禁心道。

老妇抬起了头，诡异的绿色瞳孔中细心打量着英雄，然后说道：“阁下一定是华英雄了，老身正是命煞。”

“你就是曾替罗汉占卜的那个人？”英雄说。

“不错，老身以占卜为业，为人排难消灾。一个月前，老身遇上罗汉先生，替他占了一卦，可惜……唉……”命煞叹气道。

“婆婆，你既能洞察天机，知道过去未来，你欲跟我会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英雄说。

“老身从罗汉先生口中得知他有一个挚友，命格非凡，故此触动了老身的好奇心，欲替阁下算命一课，看看老身有没有估计错误。”命煞十分平静他说。

命煞每说一句话，英雄便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而且那种感觉愈见强烈。英雄自恃身怀旷世奇才，竟被眼前一个来历不明的老妇人压逼得如此不安，他感到莫名其妙。他握紧赤剑，盘膝坐在地上答道：

“好。”

“华先生请报上你的年岁及八字。”命煞瞪着华英雄说。

“我今年三十五岁，一月一日，亥时出生。”英雄道。

命煞口中念念有辞，正在推算英雄的命格。此刻她心中不禁如此想：“三十出头仍脸如冠玉，奇相也……怪不得！怪不得！”

之后，命煞手按水晶球，全神问卦，而水晶球围绕的那十三支蜡烛烛火倏高倏低，起落不定，似是在显示出卦象。

英雄戒备之心一点也没有松懈下来，他的双眼紧盯着“命煞”的每一个动作，只见她手部动作极灵活，显然是一个身负上乘武功的高手。

这个老妇，决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占卜者……

命煞愈算愈是惶恐，口中更不时吐出叹气或惊呼之声。她的双手离开了水晶球，说道：“华先生，你出生时‘阴煞’之气极重，亦即中国算命所谓‘癸亥’极寒之时，你命格纯阴，命犯‘天煞孤星’！”

“天煞孤星！？”

“华先生，一般人在十岁前便有一个‘起运点’，但你命相特殊，到十八岁才是你人生的起运点，即是说，你十八岁前生活平淡，人生也十分平凡。”

“不过，你十八岁起运之后，‘天煞孤星’人运，若父母在堂，必遭刑克，死于非命。”命煞续道。

十八岁那年，英雄双亲惨遭不幸；自己带罪逃亡，那年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英雄闻言后，不禁惊然色变。

“照你命途推算，你十八岁之后的半年左右，会结识很多大大影响你生命里程的良师益友，亦同时令你交恶惹仇。”

“之后的日子，你厄运重重，亦屡逢奇缘，就算普通人的毕生际遇，也不会比你的精彩。命运主宰着你的成长，造就生命出现灿烂的时刻。”命煞道。

命煞侃侃道来！令英雄想起少年时巧获不少盖世异人垂青，分别收为弟子或传授功夫，确是他毕生罕逢的奇遇。而且那段日子中，更结识了一班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又与妻子洁瑜堕入爱河，及后与黑龙会、金太保等结怨……等等。那年头委实变幻无常。

这个命煞果然洞悉天机，每句说话所言非虚。

### 第十三章 天煞孤星

“这便是你华英雄的宿命所在！”命煞的语气愈来愈强烈了，而且双眼中更爆射了凶杀的光芒！

华英雄也抑压不了心中的狂跳。

“在你二十岁那年，‘天煞孤星’转入大运，主宰你全部命格，你已成为‘克煞魔体’，所以我可以肯定你二十岁前，你所有的亲朋戚友甚至敌人都舍你而去！否则不得善终！”命煞大声道。

命煞叙述的都是千真万确，英雄反复思索自己的种种际遇，他与妻子女生离死别的一段悲惨往事也剧烈地浮上了他的心头。还有他的朋友，甚至仇敌，只要与他有关联的人，哪个不是彼厄运所缠，不少更加死于非命！

他心中所感到的那份凶兆，便是这个意思！！

“嘿！”命煞发出一声冷笑。“华英雄，这便是你‘天煞孤星’的宿命，你的挚友罗汉就是被你所克杀的！当日我遇上罗汉先生，为他占了一卦象。卦象显示他身边有一克星存在，所以他过不了今年的七月十五日。老身细心推敲，占算出那害人性命的‘天煞孤星’便是你华英雄！所以老身叮嘱罗汉先生，若他身受什么不测，便要你立刻来见我！我要把你的宿命全部告诉你，我要你知道你就是一个不祥的人！”命煞斩钉截铁地道，双目吐出迷幻人心神的绿光。

英雄心头大震，沉思：“十五年前，我与罗汉一同隐居唐人街，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及至最近我重涉江湖，他便在钢牛谷冤枉惨死……莫非，他的死是因为我的命格所克？”

“还有剑圣前辈、金做师父。洁瑜……很多很多人，他们也是与我有所接触之后辞世的，难道这便是我的宿命？”英雄想到全身抖颤，汗水洋样而

下。“那股会把一切东西也毁灭的‘凶兆’原来便是自己？”

“你便是‘天煞孤星’，一切也因你而起……你便是‘天煞孤星’，一切也因你而起……”命煞犹似念咒地催眠华英雄。

天上的黑云不断聚厚，瞬间已是灰天黑地……

英雄的神志已渐变模糊，命煞喃喃的咒语在他双耳中徘徊不散。他已陷入了自己的内疚和迷失中……

“你的妻儿子女也是因你的命格遇害，你的朋友罗汉也是因你的命数而克亡，你是个累人害物的煞星，你继续活下去，只会令更多人为你无辜而死……”命煞一边说，那些烛光便忽明忽暗，映照得命煞那苍老的面容倍感阴森可怖。“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便是你自己必须要——”

“死。”这个字一说，十三支蜡烛的火舌便如毒蛇般疯狂蠕动。

“呛。”被命煞催眠的华英雄竟抽出了手中的赤剑。

“你注定终生孤独，为了朋友，为了关心你的所有人而轻生，也就是大意所在……”命煞继续催眠华英雄放弃生存的意欲。

“不错，我就是害人的‘天煞孤星’，残留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了？”英雄已把剑锋抵在自己颈项大动脉位置之上。

只要他使劲一拖，那么一切便会完结了。

“割下去，割下去吧……一切的罪咎也会因此而消解了。”命煞面露出狂喜之色，因为她的目的快要达到了。

剑锋已深入了皮肉中，一丝血水渗了出来。

“嘿……嘿……”命煞笑了，她的笑容令她原本衰老不堪的面容增加千百倍的丑陋。

命煞，她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占卦师，她的真正目的似乎是要取华英雄的性命？究竟，她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远离纽约市中心数十公里内的大森林区。一条巨大瀑布之前，一个年约三十岁的俊美男子正在展示他的武功。

只见他从瀑布顶上跃下，双掌一收一放，拉出了一道赤红色的火焰。火焰在那男子双掌的推动下焚烧得愈来愈巨大。男子双掌下压，火焰便轰在瀑布下的水潭中，激起水花万丈，而且一大团的水蒸气犹似一条白色气龙，直卷上半空。缭绕未散。

男子翻身，几个起落！便轻巧地落在水潭旁的三个白发老者身前，三个老者面露赞许之色。这三个老人便是罗修门中的“天音三老”：天琴长老，雷鼓长老及金钱长老。

而那个男子便是他们的弟子，“五术人”中的火四郎。

“四郎，你的‘烈火四象诛仙邪功’已经大成了，好！”金钱长老开心他说。

“多得三位长老悉心教导，四郎才有今大的修为。”火四郎恭敬他说。

“四象诛仙邪功”乃是东流罗修门的镇派绝枝，从来只有罗修门的掌门才有资格修练。“四象诛仙邪功”共分四象，分别为“暴风”、“奔雷”、“烈火”及“疾电”。

“天音三老”自金太保上台后，极之不服，碍于门规森严，不敢造次。所以决定暗中训练一个出色的人材，以便发动政变时利用武力对付金太保。经过秘密的挑选后，一致同意最理想的人选便是“五术人”中的火四郎。

火四郎生性淡泊名利，但对武功却克勤用功。三老主动收他为徒，火

四郎更加喜出望外。“天音三老”乃前任罗修门主的忠心手下，由于屡建奇功，所以前任门主分别传授三老小部分“四象诛仙邪功”中“疾电”及“烈火”的口令作为奖励。三老为了令火四郎武功速成，故把自己所识的四象功口令也传授给他。两年后，火四郎已尽得“烈火”、“疾电”四象邪功的精髓，成为罗修门中的超级高手。

而此时“天音三老”亦将欲推翻金太保之事向火四郎道出，火四郎本身却无此欲望，奈何他已尽得“天音三老”真传，又对三老敬爱尊重，所以己是骑虎难下。此番来到美国，“天音三老”便如金太保所料一样，随时预备发动政变。

“四郎，你的四象功已臻化境，看来我们一直等待的时间也来临了。”雷鼓说。他说的“时间”自然就是发难的时间了。

火四郎低首，面露忧色，其实他一向不赞同发动政变，推翻金太保。

“四郎，打垮金太保之后，你便是新一代的罗修门主，怎么你好像不开心似的？”金钱长老问道。

“请恕徒儿无礼，金师兄掌教后，教务蒸蒸日上，我觉得他比谁都胜任做门主。我们何必节外生枝，增加杀戮呢？”火四郎道。“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不是大和民族的人！”金钱长老义正辞严地说。“罗修门是大日本帝国源远流长的武术流派，若是给一个金发蓝眼的洋人发号施令，那是本门与日本国民的耻辱！”

“金师兄乃本门嫡传，何必因种族之见而内哄起干戈，自相残杀呢？”火四郎说。

“四郎，金太保虽然是本门弟子，但他始终不是日本人。加上他野心巨大。今翻率众前来美国，也只是为了自己的仇恨、私欲而做事，他有顾及罗修门的利益吗？若给此洋人掌教下去，罗修门必败在他手上。况且今次来到此地，正是我们师徒四人发难的最好时机，这个机会一失，回到日本，金太保亲信众多，我们更难发动政变。”一直沉默，性格比较冷静的天琴长老说道。

“四郎，看你优柔寡断，一脸狐疑，你真是令为师好失望呀！”暴躁的雷鼓长老说。

“对不起。三位师父……徒儿只是不想同门厮杀而已……”火四郎低首道。

“四郎，罗修门百年来的荣辱，全紧于咱们师徒之手，你是绝不可以循私畏缩的！”金钱怒道。

金太保武功空前厉害，这是“天音三老”最担心的事情。三老年纪老迈，所以若要政变成功，火四郎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如今火四郎战意并不鲜明，那对整个行动影响其大。

“天音三老”当然并不知道金太保已先发制人了。

远方传来一个罗修门忍者的叫喊：“门主拜访三位元老！”

“金太保突然找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三老不禁满腔疑团。

“四郎，你先回避一下。”天琴向火四郎道。

“是！”四郎身如疾电，已穿入了大瀑布之内。

过了片刻，金太保与十多名忍者，还有：‘五术人’的其余四人出现在瀑布水潭之前。其中‘五术人’的木子与水千面搀扶着一个似因重伤而昏迷了的人，他便是金太保的人室弟子：邪童。

“五术人”的其余四人，金三绝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壮汉，擅长暗器与腿法；土原权是一个七尺高的巨汉，手持一支重逾百斤的铜杖；木子则是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美貌小姑娘，精通忍术及用毒；水千面则是一个相貌十分丑陋的男子，面上纵横交错着数之不尽的疤痕，他擅于易容和暗杀。四人也是金太保的忠心得力手下。当然，四人的武功相比“五术人”中剩下的一个火四郎，也是远远不及。

“天音三老”看见金太保率众而来，已知来者不善。

## 第十四章 四象诛仙邪功

“掌门大驾光临，老朽有失远迎，请问门主有什么要事吗？”金钱长老充当三老的发言人向金太保说道。

“昨晚小邪修炼本门护体神功‘金甲元功’时，不慎真气误人岔道，故我特来请三位长老替他诊断。”金太保说。

天琴长老环视四周，观察到各忍者所站之处皆是封杀了所有去路，金太保此次来到，必定有诡计，故他口中说道“好吧！”心中却在沉思“难道我们欲叛变之事已给他知道了，今番借故来先发制人？”天琴侧看雷鼓及金钹长老，他们目光一接触，便立刻明白了彼此也有相同的想法。

三老精通脉理，一替邪童把脉便知邪童并非走火入魔，而是给强横内力封塞经脉而昏迷。这一切显然都是金太保所下的手脚。

“禀门主，小邪身上有三处血脉不畅，性命却是无碍。”天琴说。

“天琴，若以内力打通小邪闭塞的经脉，他便可彻底痊愈了，是不是？”金太保道。

“不错。”天琴说。

“我们之中，论内力深湛，舍三老莫属！相烦三老高抬贵手，替小邪打通比塞的经脉吧！”金太保说。

“邪童明显是给金太保内力所封，他此举是借题耗损我们内力。”金钹长老轻声向天琴耳语。“不如现在就反了吧！”

“四郎战意狐疑，我们难操胜算，不宜轻举妄动，何况替邪童打通经脉，最多耗损我们十分之一的内力吧！”天琴也轻声向雷鼓与金钹二老说。

“这三个老家伙暴躁了，倘若不替小邪行功，那便公然违令！”金太保心道，口中却说：“小邪乃是我入室弟子，行功迟了则恐有变，请三位长老尽速替小邪输入内力吧。”金太保心狠手辣，步步进逼。

三老迫于无奈，替邪童疗伤通脉，雷鼓、金钹二老分别握着邪童左右手腕，而天琴则单掌按在邪童的心坎穴上。三老的内力慢慢输入邪童身体之内，冲击他体内三股金太保事先注入阻塞经脉的真气。

行动过了一刻，金太保缓缓步近小邪，说：“三位长老，待我来助你们一膏之力吧！”金太保说罢，续劲右掌，按在邪童百汇穴之上。

金太保输出强横的内力，却不是协助卫穴通脉，而是把三老输入小邪体内的真气钳制。

“不妙。”三老立刻感到他们的内力已受制于金太保。

金太保钳制了三老内力，当下急剧收劲，三老的内力便如江河决堤般被金太保的内力牵引着，涌入邪童体内，再注入金太保右掌之中！三长老雄浑无伦的真气流经邪童身体，令他一震而醒，更感四肢真力充盈。金太保利用邪童身体作饵，正在狂吸三老的百年修为，倘若三老这制吸下去，内力将会涸尽而亡！

“金太保，你欺人太甚了！”天琴生性冷静，此时也是狂怒不已！

“反了”雷鼓长老暴哮。

三老同心，雷鼓长老厉吼一声，三老同时撤离小邪身体，运劲向金太保轰去！金太保早知有此一着，运起罗修门护体神功“金甲元功”挡架三老来势，纵身上跃。

“天音三老，你们是作反了！？”金太保怒道。至此，他果然利用毒计逼得“天音三老”提早发难。

“少说废话，纳命来吧！”三老一出手，已是犯上造反重罪，他们再不犹豫，发动石破天惊的攻势，攻向金太保！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老一时间已攻出过百招杀手，把金太保的身形逼得飞上了十丈半空。但是金太保有神功护体，中招只痛不伤！

“三位圣老若不停手，休怪得罪！”降妖刀出鞘，挥刀就砍！

刀气森寒，逼飞了三老，刀气过处，地上残留了一道刀痕，罗修门众亦被强大刀气逼得四散。

“门主的力量果然霸道无比，‘天音三老’造反，无疑自掘坟墓！”邪童心道。

三老落回地面，已被罗修门众所包围，但是他们却一点惧色也没有，因为在三人眼中，敌人便只有一个金太保而已。

“金太保的功力比我们想像中更强横。”金钛长老道。

“势成骑虎，今日就与他拼过死活！”雷鼓长老怒说。

只有天琴长老斜视瀑布，因为他明白，所有胜负的关键便在于瀑布后山洞内的火四郎一人身上。

金太保也还刀回鞘，说道：“‘天音三老’叛逆犯上，罪大滔天，念在你们是元老身份，我赐你们切腹谢罪！”金太保目的已经达到，故作宽容。

“我等亦知罪无可恕，若你肯辞去掌门之位，我们一定切腹抵罪！”天琴长老说。

“胡说，罗修门成为日本第一门派，霸业如日方中，都是我金太保领导后的成果。

我对罗修门只有功而无过，你凭什么要我辞去掌门一职！”金太保怒道。

其他旁观的罗修门人也有同感，他们只认为这次造反全是‘天音三老’不是。

雷鼓心下大怒，大声说：“罗修门是大日本国武术支柱，绝不能让这个洋鬼子做掌门，掌握罗修门命运！凡我罗修门弟子，都应国家荣辱，本门兴衰为重，合力驱除金太保，还我大日本人为罗修门主之位！”他说得振振有词，其他人也无不愕然，不知所措。

“哈，原来是种族歧视？他妈的我金太保乃上一代罗修门主嫡系，我虽是洋人，但我的心却是大和民族的心，日月可昭！今日你三个老匹夫借故造反，死罪难饶。现在我便以罗修门主的身份，清理门户！”

降妖刀再次出鞘，一股森寒的气劲直袭众人面上。此刀乃罗修门内法

器、传闻死在此刀锋下不下一千人，所以刀带着寒极阴气，锋利无比。难怪强如地狱门太阴毒宗，当日亦被金太保一刀断掌。

“全太保，你无非也是想逼我们造反，然后清除异己！哼！来吧！”金钹圣老一掌向瀑布水潭拍去，掌风到处，水潭中飞出几件物体，那些正是“天音三老”的兵器。

“取兵器！战吧！”

天琴长老取了一个三弦琴；金钹长老则取下一对纯金铸造的金钱；而雷鼓长老的兵器则是一个大鼓。

邪童为讨金太保欢心，喝令所有人：“快把这三个犯上作乱的老匹夫宰了！”众人不敢违令，掷出各种暗器和毒性药弹。

“雕虫小技。”天琴长老拨动手中的三弦琴，琴音以强横内力弹奏，透视出尖锐刺耳。夺人心魄的音波，音波有形有质，犹似一个指法高手指用指劲将袭来的暗器震飞。

接着，雷鼓长老使劲拍打在雷鼓之上，声如霹雳，直撼所有人心房。严如一个用拳高手，用拳轰击听者心胸，罗修门众顿感五脏绞痛，心如刀割般撕裂。

“老二，姑念他们是罗修门后辈，也是身不由己，放他们一条生路吧！”无琴长老道。

“死罪可免，恬罪难饶，惩戒他们，也削减金太保的实力。”金钹长老说罢，金钹互击，发出刺耳的坚强声，仿入一个用掌的强手在所有人脑门拍了一掌，大部分罗修门众也受了内伤，吐血当场！众人被震得人仰马翻，只有一个金太保不为所动。

“犯上作乱，此时还伤及同门，‘天音三老’，你们是死罪难饶！”金太保提刀疾劈，已向三老雷霆万钧的攻去。

“金太保修炼‘金甲元功’已臻化境，全身刀枪不入，但元功到了极限，仍剩下半寸‘罩门’只要找出‘罩门’所在！我们必可杀掉此人！天琴长老一翻身，避过金太保刀气，右手运指如飞，弹出如凌厉指劲的琴声，直刺在金太保胸口的各大要穴之上。

“想找我‘罩门’所在？发梦！金太保横刀就向天琴削去。但刀招至中途，竟被金钹长老的金钹挟着！

雷鼓猛拍鼓声，密集的拳劲便疯狂轰打在金太保背门穴位之上。

金钹长老运劲腿上，已扫中金太保咽喉。

金太保对于“金甲元功”极为自负，因此练功时忽略身法及招式，此刻与经验丰富的“天音三老”埋身肉搏，高下立判。

瞬间，金太保身上一百零八个穴位已有半数被攻击过。这令自负的金太保狂怒攻心。

暴哮一声，全身已运聚“四象诛仙邪功”气劲。

“是‘四象诛仙邪功’！？”三老不禁一惊。邪功乃惊动大地的武学，一经施展，威力无可估计。金太保注劲降妖刀上，“挣”的一声巨响，已震开金钹！金钹长老虎口更被震爆溅血。

接着金太保人刀急旋，强大气流轰出，三老立刻被强风轰飞，这正是“四象诛仙邪功”的“暴风式”。

顷刻，风起云涌，金太保怒掷出降妖刀，刀如疾电，已刺入雷鼓长老手中的大鼓之上，战鼓立刻爆碎！

啪！金太保双掌合十，带动天雷怒哮！由上而下疾劈向雷鼓长老身上，这正是第二象神功“奔雷式”！

恐怖的“四象诛仙邪功”，引动大自然的可怕力量，“奔雷式”引发的大雷，除了震得在场所有人掩耳吐血之外；这记天雷，更惊醒了远在数十公里外的他！

## 第十五章 绝函

世事往往难料，世间上的一切便是如此巧合地发生。

金太保使出“奔雷式”引发的天雷怒哮，竟惊醒了在数十公里外一座建筑物天台上的他！

华英雄。

在他的剑正要割下颈上动脉的一刻，天雷的怒鸣令他在迷糊中醒觉过来了！“我在干什么了？”英雄不禁满腹疑团。

“妈的！功亏一篑，难道真的是天意？”命煞沉思。

英雄还剑入鞘，怒视命煞，说：“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杀我？”语气之中带着一股威严和巨大气势，命煞不禁心中一寒。

命煞也不作隐瞒，把自己真正的身份说出来：“老身乃是黑龙司令麾下‘Q’级杀手，特来取你狗命。华英雄，你敢与黑龙会为敌，杀黑龙会的人，今天你便要付出代价！”

黑龙司令麾下共有四级杀手，分别为“A”、“K”、“Q”、“J”四级：每级有四人，此十六人乃黑龙会内精英之精英，武功奇高，多年来辅助黑龙司令。今趟阴阳使受金太保唆使，向黑龙司令告状，司令早忌华人势力，现在竟给他知道唐人街内有一绝世高手华英雄存在，他更视为心腹大患，故特派‘Q’级杀手命煞前来对付华英雄。

但是，命煞在黑龙司令命令出动之前，已与罗汉算命，知道了英雄的存在。故此在罗汉的遗书之中，罗汉希望华英雄去找命煞……这到底又有什么玄机呢？

这个疑问，华英雄也想到了。故此他向命煞问：“你是如何遇上罗汉的？是黑龙会派你来对付我俩吗？”

“华英雄，我不怕将所有事情也告诉你。事实上，在司令未知你存在时，我已知道了你这个‘天煞孤星’的存在。因为我与黑龙会司令曾经占算过一课。”命煞道。

“你曾替黑龙司令占卜？”英雄一时间也未能完全了解命煞所指。

“司令乃旷世奇才，武功、才智、运势、命格也是人中之龙，世上根本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他为敌。但是司令命中所示，却有两粒星宿可坏他大事，碍其霸业，其中一颗，正是你华英雄的‘天煞孤星’！当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便明查暗访，终于给我算出‘天煞孤星’便在唐人街内。当时你隐姓埋名，我根本不知道‘天煞孤星’便是你华英雄！直至无意中遇上罗汉，老身替他占了一课，算出他将不久人世，而他死亡的原因便是由他身边的‘天煞孤星’所引发，所以我便从罗汉口中肯定了你便是那星宿之人！本来我欲

与你见面，是要从你的八字来证明我的揣测，但是凑巧昨天，司令忽然向我对你下格杀令！这真真正正是天意安排的巧合。”命煞道。

命煞再次道出罗汉是受英雄命格所克死，英雄不禁问：“命煞，你刚才替我算命的一切也是属实？”

“华英雄，今日我的任务虽然是取你性命，但你是‘天煞孤星’的命格却是千真万确！倘若你再留在世上，只有令更多人因你而死。”命煞狠狠地道。

“命煞，你既能未卜先知，今日一战你已心中有数了。”英雄道。

“荒谬，我接获任务后，从不自卜，以免行事受心理影响。”命煞反扑说。

“命煞，你既相信命运主宰人生，应该自行了断，我饶你一个全尸！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今日，你根本不能够杀我！”英雄厉声说。

“混帐，老身偏不信命！”命煞失控地大喝，她身前的烛光暴长，火舌如十三条火龙，直噬向华英雄。

英雄纹风未动，吐纳真元，气劲猛然急吐，十三道火舌已被英雄内力所操控，结集成一巨大火焰，反向命煞轰回去。命煞狼狈闪避，她的占卜水晶球已被火焰轰成碎片。

“恐怖！他的内力修为之深，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若单打独斗，十招之内，我必死在他手上……怪不得他有资格成为司令的命中克星了？”命煞心想。

“命煞，凭你这点道行，要杀我根本毫无可能，不过若然你肯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便让你一百招，既不动及挡架，你认为如何？”英雄倏然说出了这样的一个交换条件。

“哼！一百招内不挡架，岂不是自杀？”命煞狐疑地想。跟着说道：“好！老身接受你的条件，你要问什么？”

“你既说我对身边的人有刑克之命，那么，有什么方法趋吉避凶呢？”英雄问。

“嘿，你终于也信服老身的神机妙算了！不怕老实告诉你，若是朋友，你只要疏远他们便行。”命煞道。

“若是我的儿子，那又如何？”英雄沉默他说。英雄与华剑雄刚刚重聚，剑雄又被金太保掳去，不知生死，这怎叫英雄不担心了？一直以来，英雄所担忧的就是连累亲人的这回事，故此他不惜以性命相搏，求解决之法。

“你与儿子有血脉相连，命运中息息相关。如果你想你的儿子超过十八岁阳寿……你就要与他断绝父子之情，其次是……你先死！”

英雄听罢，心情十分激动，牙关也咬得啾啾作响。

天，是一直在作弄着他吗？

一腔悲愤无处渲泄，华英雄只有仰天长啸：“老天，你主宰我华英雄的命运，赐我身负旷世奇功，却又安排我与亲朋相离，孤独一生，这便是你的所谓‘天命’吗！？”

英雄怒哮，四周仿如卷起十级狂风，天台上的破旧水管也被怒鸣喝爆，命煞更被震得掩耳狂退。

“呜……他根本不是人！”命煞的血也从口中吐了出来。“你要知道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了，接招吧！”命煞扑上，一记牛刀已轰在英雄胸口上，英雄果然不挡不避。

命煞见英雄守信，拳、爪、指、掌如狂风暴雨洒在华英雄身上，转眼

间，命煞已攻了五十招，华英雄亦捱了五十招。

命煞只感双手麻痹，她的手竟被英雄的护身气劲震得酸麻，而英雄只是衣衫破损，身上却连伤也没有！

“好可怕的人，普天之下竟有内力如此深厚的人？天亡我也！命煞不禁垂头丧气。

因为她明白就算英雄再多让他百招，她仍没有资格杀他……因为命煞的修行根本连英雄的护身气劲也轰不破。

“还有五十招，再来吧！”英雄怒视命煞道。

命煞被英雄的目光逼得连退数步，心中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天……煞……孤……星！”一边吟一边退，命煞已退到天台的围栏前了。

“你现在才明白天年将至的那份惧怕吗？”英雄怒道。

命煞大啸一声，竟从天台跃下。英雄抽出赤剑，已跃出了围栏，“休想走！”红光一闪，命煞跌在一货车的顶部再重摔在地上，左臂已与身体分家，血如泉涌，命煞在街道上打滚惨号，她的一条膀臂被英雄斩去了！

华英雄出招狠了，他是在渲泄命运作弄他的那股怒火。

“命煞，认命吧。”英雄已落在街道上，提剑向垂死的命煞步去。

“华英雄……今日死在你剑下，我心服口服……但你可否替我完成一个遗愿……”命煞上气不接下气他说。

“你即管说吧。”英雄道。

命煞从怀中取出一个黑色信封。“这是……一封密函……请代我转交……黑龙司令……”

“黑龙司令！？”英雄也感一阵诧异。这个一直与自己素未谋面的黑龙会首领，似乎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华英雄……这函件内有重大天机……请妥为保密，而且你必需亲手交给司令……你会食言吗？啊……”命煞吐着血说。

“华某答应你便言出必行！”英雄接过密函。“现在，你可以上路了。”

“华英雄……你是天煞孤星……活在世上只会令更多人为……你而死，何必呢？”命煞临死前仍在告诫华英雄。

“命煞，命运虽由上天主宰，但我却更相信：人定胜天！”手持赤剑一挥。命煞的头颅便跌在地上，面容仍残存一丝诡异的神色。

赤剑回鞘。英雄慢慢步远命煞的尸身。

命煞的死，带给华英雄很多的启示……人真的要顺着命运的安排而前进吗？抑或……人根本有能力扭转一切，如果你从不受妥协的话？

不过，可以不受妥协吗？

可以把世上一切也轰破的双掌，正向雷鼓长老的身上轰去……

掌未到，掌风已扫得雷鼓长老七孔流血。

天琴。金钹已被金太保暴风式卷飞远处，眼看抢救无门，不禁同声惊呼！

不过，瀑布中却激射出一个火球，直向金大保与雷鼓长老方向扑去，火球中却听见一把声音大叫：“勿杀我师父！”这火球自然便是“天音三老”的徒儿火四郎。在瀑布之后，火四郎已知三位师父被逼造反，奈何他意向未决，一直忐忑不安，直至雷鼓长老命悬顷刻，他才决定出手！

“嘿。火四郎，你终于肯露面了！”金太保狂哮。

## 第十六章 同门生死决

火四郎已运聚“烈火式”的最高功力，挥掌拍向金太保。金太保脚踢开雷鼓长老，双掌与火四郎迎上！“拼吧！”

霹雳！……

一股震裂穹苍的巨爆声响起！

“火四郎的功力果然非同凡响，妈的三个老鬼竟将毕生所学也传授了给他来对付我！”金太保心中不禁一惊。

双方各被彼此内劲反震弹开。金太保退在水潭岸边，双手一分，“暴风式”四象功内劲卷出，卷起刚刚毁了雷鼓长老天鼓的降妖刀，激射向退到瀑布前的火四郎身上。

“四郎！小心！”金钹长老急道。

火四郎绝非弱者，空手入白刃，双掌合十便接着了降妖刀！但金太保这记攻击只是扰敌招数，他的真正目标是刚落在岸边的天琴长老。金太保“奔雷式”推动的一掌已向天琴长老扫去，天琴惊魂未定，来不及反应，手中三弦琴已被金太保击碎！

天琴已打算与金太保同归于尽，贯劲双指，便向他双眼插去。电光火石之间，天琴双指插在金太保眼皮之上，而金太保的掌亦印在天琴胸口之中！但金太保有“金甲元功”护体，只痛不伤。而天琴胸口爆出清脆的裂骨声，他的肋骨已尽碎！金太保并没有吐劲杀他，转掌为爪，抓住了天琴长老的胸口。

火四郎丢掉降妖刀，已救不了天琴，“师父！”他翻身落在金钹长老身前。

“火四郎，天琴这叛贼性命已落在我手上，你再动，我便吐劲毙了他！”想不到堂堂罗修门主，竟使出了挟持人质的卑劣手段。事实上，刚才金太保与火四郎交拼了掌，已知道火四郎功力非同小可，若单打独斗，自己也没有十成必胜的把握，况且加上“天音三老”合击，自己便必败无疑。

“掌门，求你放过天琴长老一命！”火四郎毅然下跪！火四郎是一个重情的人，内心比之更加炽热，大概这便是至今他仍然在罗修门担当卑微角色的原因吧！

“四郎，上前与金太保拼了吧！”金钹长老怒道。

在金太保爪下的天琴长老也耗尽最后一分气力说：“四郎……不要理我……快杀了这卑鄙小……人！”金太保见天琴仍在说话，爪下吐动，天琴又吐出一大口鲜血。

“火四郎，如果你想我放过天琴，你便自废右臂吧！”金太保狡猾地道。

火四郎犹豫了……他与金太保相处多年，早对他的性格一清二楚，如果自己废了一臂，他与“天音三老”的性命也会不保！

但是，他的个性会容许他看着自己的恩师断送性命吗？

“四郎，你在想什么了？上前拼出生天吧。”站在火四郎身边的金钹说。

这时，刚才被金太保一脚蹬进水里的雷鼓长老也跃回火四郎身边，说道：“四郎，我们三个人拼吧！天琴绝不会在死的！”

“火四郎，你给我决定吧！”金太保怒喝。

火四郎内心挣扎。同时，心乱如麻的还有她——五术人中的木子。木子原来一直暗恋着火四郎，只是一直也没有机会表白，此刻火四郎正处于如此的危局之中，这怎叫她心乱了。

“火师哥怎会参与今次叛变的？他一向也是不爱权势的人……还有，我怎会有一份不安的感觉了？难道……！？”

木子环顾四周，见不少罗修门人坐在地上运功疗伤，但独独不见了擅于易容的“五术人”之一：水千面门

就在火四郎作出决定拼命的同时！奇变骤生。雷鼓长老竟在怀中抽出一把三尺匕首，直插入火四郎小腹之上！

“怎会……！？”火四郎惊觉已经迟了。

距离瀑布不远处，有一个深入地底十尺的地穴，地穴深处，便藏着被金太保在唐人街掳了回来的华剑雄，他双手双脚被牛筋所缚，口也被布条封着。自从金太保捉了他回来之后，他一直假装不懂武功，任由摆布。不过，聪明绝顶的他只是一直等待着一个脱身的机会。

他的耳朵正细心聆听地穴顶上两个看守他的忍者的对话。

“瀑布那边好像发生了大件事？”其中一名忍者道。

“难道‘大音三老’存心叛变的事是真的吗？”另一个说道。

在两个忍者的对话以及刚才听见的碰打声之中，剑雄已知道他的机会来了。甫一使劲，手脚上的牛筋已被扯断。他自小在地狱门中被上一代门主培训，功力根本十分强横，只是他明白金太保比自己厉害得多，所以才苦心守候机会。剑雄背起背包及那柄油纸伞，跟着双手按着洞壁，施展壁虎功，人便如一条游鱼般跃出了地穴。

两名忍者见剑雄破穴而出，大声喝止，抽出兵刃便向他砍去。

“对不起，除了你们口中所说的掌门之外，这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华剑雄抽出油纸伞向二人刀上一格，两柄武士刀已被击得脱手飞出。原来剑雄手中的这一把油纸伞并不是一把普通的雨伞，而是地狱门掌门的信物：掌门天罗伞！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天罗伞分刺两名忍者心坎穴，二人便被点倒，晕在地上。华剑雄的武功果然十分高明。正当他预备转身便逃的时候，一名老者已挡在他身前，那老者不是别人，正是被金大保废了一掌的太阴毒宗！

“又是你？”华剑雄大惊。

“少主人，本座乃地狱门毒宗，奉了地狱门元老会的命令，特来美国把少主人带回地狱门复命。”毒宗的话用词虽恭敬，但语气却一点也不客气。

“毒宗，你既是地狱门的人，便该听从我命令，我来美国是要找我爹华英雄，待我与他见面后，我自然会回中土地狱门交代广剑雄说。

“少主人，老纳千里迢迢来到异乡，饱经风霜……而且为了找你，更损失了一只左掌，今日，我是决不会给你轻易离去的。”毒宗语气已变得极之深寒。“老夫一生纵横江湖，何曾受过如此委屈？你若不是上代掌门钦定的继承人，我早便将你化成一滩毒水……”

“毒宗，你说什么？”剑雄一边说，已运用轻劲向前窜。

但毒宗比他更快，一个起落已落在剑雄身前，右掌出手如风，已啪打了剑雄胸前要穴，剑雄顿感前胸一阵窒息，全身已酸软无力，倒在地上。

“少主人，劳烦你在此守候一会，我还要办一件私事才可带你离去。”毒

宗道。

剑雄全身脱力，但视觉还在，他看见毒宗步近刚才被地点了穴的一名忍者身边，聚劲右掌，整只右掌便插入那罗修门忍者的胸口之内。

“他在干什么？”剑雄不禁心生疑惑。

只见那忍者不断惨号，身躯已变成完全紫黑，而且身体不断肿胀，衣衫也被逼爆！

我的天，毒宗竟把他身体内的毒狂注入这名忍者身上！

“金太保，断掌之仇，今日我太阴毒宗便要和你好好清算。”毒宗一面失控狂笑，一面说道。

究竟毒宗在干什么呢？而他又怎会在此现身呢？

雷鼓长老突然发难，匕首已刺在火四郎左腹之上！

“你不是师父，你是水千面！”四郎怒道。

原来适才雷鼓长老被金太保一脚蹬落水潭之中，便已被早前潜伏在水潭中的水千面偷袭割断喉咙身亡。水千面在水中换上了雷鼓的衣服，割下了他脸上的皮替自己易容为雷鼓长老。然后跃回水面，向火四郎作出偷袭。

“火师哥！”木子见火四郎中刀，不禁惊呼出来了！

“水千面，干得好！”局势逆转，金太保立刻吐劲，天琴长老哼也没哼一声便立刻被震毙！眼看天琴惨死，火四郎也心中大骇，挥掌便向水千面击去。

掌力雷霆万钧，速度奇快，水千面眼看便要爆头惨死，但是火四郎的掌竟在半途顿了下来，他仍顾及同门之义，不忍下手杀水千面。水千面捏了一把冷汗，匕首抽出再刺，火四郎又中多一刀！

情义是可以向人说；但人并不一定会向你说的……

连中两刀，火四郎剧痛攻心，掩着伤口。易容成雷鼓的水千面已哈哈大笑跃出丈外。

“世上竟有如此的蠢材啊？还学人造反？”水千面椰榆地笑说。

火四郎脑内一片混乱，自疚、悲愤、耻辱充斥思维，加上刀伤，他的一身惊世力量竟无法施展出来。忽然一声惨号传来，刚杀掉了天琴的金太保已注劲十成功力扑向金钹，“奔雷式”一掌击在金钹长老面上，脑浆、鲜血夹着骨头的碎片便如烟火般爆开！

金钹死得突然，并没有机会开口说半句说话，但火四郎脑中却明确听见了金钱的一句话说：

“四郎，你令我们好失望呀！”

“天音三老”收火四郎为徒，目的便是培养一个高手对付金太保。但是火四郎却把持不定主意，连累“天音三老”全部阵亡。“天音二老”之死，四郎难辞其咎，此刻他义愤填膺，痛苦地疯狂嘶叫！身体内抑压的怒火和伤痛已不能自控，双掌带着“四象诛仙邪功”的“疾电指”与“烈火掌”两象的顶级功力，疯狂向金太保拍去！

但是，这不是太迟了吗？

## 第十七章 万毒战神

火四郎其实身负了绝强的力量，但他的性格令他一直也没有展示出来。

今天，他的三个恩师因他而死了……他再也不可以逃避！人；终归不可永远逃避自己的命运。

火四郎豁出了所有的力量，攻向金太保。金太保挥掌便挡，心中不禁吃惊：“他妈的火四郎，果然身负绝世修为！？若非我用计成功，今日也不知鹿死谁手？”

金太保被迫得节节后退，火四郎仍牢盯着他，口中暴哮，一招比一招猛，一招比一招快，“烈火掌”及“疾电指”两象旷世奇功便不断击打在金太保身上。金太保若非有“金甲元功”护体，他早已身亡在火四郎掌底之下。

但是，火四郎用劲太急，腹上两处刀伤的血也如泉涌喷出。

一股蛮劲使完，金太保身形已退到水潭彼岸，他右手握着火四郎左掌，挟着风雷之势的“奔雷式”扫拳已重轰在火四郎面颊之上，鲜血暴射，“火四郎，你完了！再加一记劈掌，重击在火四郎面上！火四郎的意识已模糊了，但是，他的怒火仍没有停止，全身的气力和功力集中在右掌之上，疾拍在金太保胸口之上，爆出震撼天地的巨响！

同时，四周火舌狂燃，火四郎的气劲已把四周树木燃烧起来，四郎猛扑向金太保，把他拉入火焰狂焚的树丛之中……

树丛中不断传来二人的叱喝声及击打声。在对岸的罗修门众只看得胆战心惊……到底，最后的胜利者又会属谁呢？

过了不久……击打声停止了……

邪童带领罗修门众跃过了对岸，只看见烈火焚烧的树丛之中，金太保正在盘膝而坐，显然他是受了伤。

火四郎呢？

“师父，火师兄那叛贼呢？他死了吗？”邪童问。

“他被木子救走了！”金太保怒道。众人无不愕然。

原来刚才火四郎在火焰中豁出了性命，欲与金太保同归于尽，金太保万料不到火四郎使用如此凶险战略，一时间也手忙脚乱，连中多招。不过他知道火四郎已是强弩之末，加上失血过多，胜利最后也是属于自己的。但在此时，火四郎脚下泥土中忽然伸出一对手，将火四郎拉入地底中。利用这种“遁地术”忍法拯救火四郎的人正是“五术人”中的本子，她见暗恋的情人命在顷刻，当下不顾一切，使出她最擅长的东流忍术救出火四郎！

金太保眼见火四郎逃脱，本来打算穷追，但忽感胸口一阵闷痛，显然已被刚才火四郎一轮狂攻而打至受伤，所以被迫眼白白看着两人逃去！

“还不快追！”金太保怒喝，邪童立刻带了十个罗修门忍者向丛林中追捕而去！

“天音三老”造反之后，罗修门共失去五个绝世高手，这对罗修门的实力已造成严重影响。不过，去除了附骨之蛆，金太保是极满意的，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大概就是火四郎仍然生存！

然而，罗修门之灾劫，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天色已开始昏暗，黄昏已降临在这片大森林之上。

金太保身内真气运行了七大周天，内伤已完全痊愈。他吐纳了一口长长的气，站了起来，接过忍者递上的降妖刀，当下说道：“立刻跟我去找火四郎，格杀勿论！”

忽然，他感到一阵刺骨的深寒在四周出现了。

一阵极尖锐刺耳的声音就在空气之中蔓延过来，“哈哈，好一场自己人

打自己人的内扛啊，若不是你已损兵折将，老夫也不敢贸然冒犯啊。”

这一把声音金太保只听过一次，那就是属于日前在唐人街一条后巷中曾与自己交手的老者的。

“怎会是他了？他怎可能会找到这儿？”金太保心道。

毒宗已步向水潭，十多个忍者包围在他四周。忍者配刀的刀锋已准备随时一声令下把这个不速之客砍成碎块。

“老鬼，你来干什么？找死吗？”金太保道。

“你便是金太保了？差点忘了自我介绍，本座乃中土地狱门的太阴毒宗，今日我来是要报断掌之仇。”毒宗平静他说。

“你，”毒宗怒视金太保，“与你所有的手下今日全部都要死！”

“大胆老头，竟口出狂言！”包围着毒宗的“五术人”金三绝怒道。

金太保举手，示意门人不要轻举妄动，接着说：“毒宗，你怎会找到此处？”

“金太保你在唐人街砍下老夫左掌，你的东洋刀上已沾上了老夫的毒血……老夫一生对自己血上剧毒的气味特别灵敏，所以老夫的鼻子便把我带到这森林中。”毒宗一面揉着自己的鼻子一面说。

金太保笑了，他也万料不到毒宗有此一着。“毒宗，你今日来此，只是送羊入虎口而已。”

“谁是羔羊了？‘万毒战神’！给我出来杀！”毒宗突然大喝一声。

从林之中。奔出了一个全身紫黑色的人，体形足足比普通人胀大了三、四倍，身体上肿浮不堪，丑陋无比。这个人就是刚才被毒宗不断注入巨毒的那名罗修门忍者，也就是毒宗口中所说的“万毒战神”！

数名忍者见此怪物出现，举刀就劈，但刀锋斩人怪物皮肤之上，怪物皮肤便如气球爆裂般轰出一团毒雾，毒雾激射在罗修门忍者身上，忍者立刻化为白骨。好不恐怖！

金三绝腿法厉害，双腿贯注十成功力，直踢在战神肚皮之上，战神中招，口中吐出一团毒气，就连“五术人”中的金三绝也被腐蚀成一团毒水，散爆在地。

“哈哈哈哈哈，好好享受这份大礼吧！”毒宗大笑。“万毒战神”是太阴毒宗的恐怖构思，利用大量毒力注入一个活人身体之内，令那人成为了一个剧毒的储藏库。加上毒宗输入内力护着战神心脉，战神仍可活着一段短时间，这个活着的毒人，触者立刻死亡，威力十分骇人。

太阴毒宗想出此方法后，却一直没有运用过，直至今日欲对付武力高绝的金太保才出此着，战神的威力如想像般恐怖，毒宗不禁狂喜。

“好恐怖的怪物！”金太保也震惊了！

万毒战神横冲直撞，瞬间又有数名罗修门忍者化为白骨惨死，而且毒雾不断从战神伤口喷出，方圆数丈内已成为人间炼狱，罗修门众无法抵挡，走避不及者皆吸人毒雾，暴毙当场。

“五术人”中的水千面轻功较佳，窜出了毒雾的扩散范围。但千万不要忘记除了“万毒战神”之外，还有一个毒宗！毒宗扑在他背后，右掌一拍水千面背门，水千面立刻中掌身亡！

金太保见同门愈死愈多，心中愤怒已到了极点，提刀注劲“四象诛仙邪功”十成功力，便向疯狂冲撞过来的“万毒战神”斩去！

喀啷——“万毒战神”的左臂已遭斩断！

战神剧痛，发狂惨号，全身的毒更加汹涌澎湃激射喷出，毒力扩散得更急，不少本来已逃出毒力范围的罗修门忍者立刻中毒身亡。

金太保这一刀只令情况变得更糟。

另一面，毒宗身法如游鱼般四窜，如斩瓜切菜般一掌一个已杀掉了十多个罗修门忍者，至此金太保带来美国的人马已差不多死光。

金太保刚收复了“天音三老”及火四郎的叛变，取得空前的胜利。但他万万料不到前后不到一会，他竟陷入了如此的田地之中。

就是一世果雄的他，此刻也不禁呆住了。他到唐人街捉了华剑雄，伤了一名老者，但是万料不到因果的报应会如此地发生。

金太保失控地怒哮：“毒宗！今日不把你碎尸万段，我金太保决不为人！”回身怒斩在他身旁的“万毒战神”，战神肚皮顿被割开。无数剧毒的内脏肠胃便溅在金太保身上，极其恐怖震撼。

“此人定身负上乘护体神功，怎么他到此刻还未被毒力入侵？”毒宗心想，手底下却不慢，又毙了“五术人”的土原权！

“金太保，接我一招！”毒宗见金太保的手下已被自己杀得干干净净，所以便注劲右掌之上，拍向金太保。

毒宗向金太保作出攻击，金太保狂怒攻心，举刀就砍，但毒宗此招乃是虚招，他绕到了“万毒战神”身后，双脚便蹬在战神背门。

毒宗腿劲何等猛烈，战神被巨力蹬得向金太保方向扑去。毒宗此举是利用快要气绝的战神攻击金太保。

“妈的！”金太保狂哮。

降妖刀上已注满了四象诛仙邪功的最大力量“风”，“雷”，“火”，“电”气劲在刀身上狂窜！

举刀，注劲，怒砍……“万毒战神”一分为二！

血肉、毒雾、骨骼、内脏便如炸弹般爆开了！

如果再给金太保一个机会选择，他一定不会选择毒宗成为他的敌人！

一定不会！……

## 第十八章 歼毒

木子救了火四郎，把他背在身上，便在森林中狂奔。但木子也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奔走了数里，也不得不放下火四郎喘息一会。

火四郎耗力过度，而且身负重伤。早在木子拉下地底时已陷入昏迷状态，此刻安顿下来，他才悠悠转醒。

火四郎说道：“木子……是你救了我？你为什么要救……我……？”火四郎总觉得与自己“天音三老”一起死掉比较恰当。

木子温柔地掩着四郎的口，在他耳边细声道：“火师哥，不要作声；追兵已来了……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自从三年前，我便每晚做梦也会看见你，所以你不能死，无论如何我也会令你活下去。”女孩子对“爱情”有时候十分简单直接，火四郎被木子的“坦白”而感动了。

“你的伤势十分重，一定要快点治理……”木子急得眼角湿润了。“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很快便会到达森林旁的公路上，那时候我们便可截一辆路过

的车子逃走。”

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丛林中传来了追兵的寨寇声。

木子大惊，立再背着火四郎向前狂奔。显然他们的行踪已暴露了。再走多半里。从后而来的声音愈来愈近，邪童与众忍者已追得相当接近。

几阵惨叫声响起，与邪童一起追捕木子与火四郎的数名忍者，已踩在木子撒在地上的毒钉上。

“木子，你放下我……你自己先走吧。”火四郎说道，语气十分虚弱无力。

“火师哥，不要这样说，今天逃不掉便一起死好了。”木子断然说。

银光一闪，一枚忍者镖破空飞至，劲力无待，便钉在木子腿弯之上，木子一下踉跄，便与火四郎滚下一个山坡之下。发镖之人，正是邪童，他是金太保入室弟子，手底下的功夫自然不俗。

木子与火四郎滚下山坡，木子的腿不停淌血，但是此时他们原来已在一条公路的围栏旁边。这时公路前方有一阵耀眼光芒射来，一辆大货车正向他们高速驶至。

“火师哥，你快跃上货车逃生，不要理我！”木子急道。情势已是十分危急，山坡上邪童与众罗修门忍者已经追下来了。

火四郎看见木子腿上血流如注，他不忍心独自离去，他在犹豫不决，那货车已愈驶愈近……

“火师哥，去吧！一切也不重要了，只要你知道我木子是爱着你的，那便足够了！”

你还要留下性命替‘天音三老’复仇呀！”木子一边急着说，一边流下泪水。“去吧！”木子双手击在火四郎身上，把他推出了公路。同时，邪童已到了木子身后。

“吃里扒外的叛徒！”邪童一刀便插在木子背部！木子惨叫一声，仍竭力对火四郎说：“火师哥……快……逃！”血如泉涌般在她背上溅出。

“木子！”火四郎大叫，那货车已驶过他的身边。

火四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不想死在这里的话“如果他还想替“天音三老”和木子报仇的话。

火四郎捉着驶过他身边的货车车尾货架的木栏杆上，跃上了货车的货架之中！

“不要给他逃呀！”邪童怒喝，手中挥出钢镖。奈何夜晚在公路上的货车速度十分快，转眼间货车已绝尘而去！公路上只剩下钢镖脱力坠在柏油路上的碰击声。

木子眼见火四郎安全脱险，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便气绝身亡了。至此“五术人”只死剩一个火四郎。邪童看着火四郎逃脱，心中大怒，他当然不知道现在金太保那边业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

所有罗修门人也差不多死光了！

太阴毒宗是一个性格十分好胜的人，年轻时在江湖打滚，结下了不少仇家。不过他的仇家却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大多中毒惨死，诛连全家……太阴毒宗从不欠人，有债他必定还，有仇他一定会报！

金太保的超群绝掌“四象诛仙邪功”终于斩杀了毒宗的“万毒战神”，不过此际他也被毒力入侵，面泛紫金之色。他虽有强横的“金甲元功”护体，但是“万毒战神”所流出的毒力是世上最剧烈的毒，堪称无孔不入。金太保现在已感到全身一阵麻痹……。

“我千里迢迢来到了美国，什么也没有完成……难道今日便要栽在这个老头的手上吗？”金太保已暮然看见了毒宗紫黑色的掌心拍至面门。

金太保愤怒地把所有力量贯注在刀刃之上，自下而上划出一个弯弧，刀锋便向毒宗右腕上割去。

毒宗左掌已被斩去，他绝对珍惜他余下的这只右掌。右掌一缩一伸，化掌为指，直刺向金太保下路的气海丹田穴。

指未到，金大保降妖刀已由上而下疾砍毒宗背门。

毒宗翻身闪避：地上又被金大保砍出一条深坑！

“疾！”毒宗身体一旋，右掌尾指如流星疾刺，已重刺在金太保左边的太阳穴之上！

以招式身法而论，大阴毒宗比金太保不知强上多倍！

这一招“蝎尾指”是没有后着的招数，因为带着天下第一剧毒的尾指若成功刺在对方太阳穴之上，对手必死无疑。但金太保的“金甲元功”乃是东流第一的护体神功，毒力竟未能直穿透他的脑部，他只感头痛若裂，天旋地转。

金太保的反射神经仍抽刀水平削向毒宗。“嚎！”

双方惨号一声……

毒宗的腹上被降妖刀拖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狂流。

金太保太阳穴上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凹陷。

这两个半生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在命运的神秘安排下在这里进行着生死酷杀，他们甚至在连对方的性格，历史、样貌也不完全认识清楚的同时，已经把“生”“死”押在对方手上……

他们之间，唯一共通的——大概只有他们都是华英雄的“敌人”。

“天煞孤星”的“敌人”。

金大保中了这一指后，只感头脑像要爆炸似的，他的皮肤也由紫色渐变为紫黑色。

他已中毒极深了。

金太保嘶叫，运聚他毕生的内力逼毒，他明白他不可以死在这里，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杀掉仇人宿敌华英雄；还有夺回本来属于他的黑龙会江山……起码，还有这两件事情。

夜空中风起云涌。“风”、“雷”、“火”、“电”的气劲已从天空中铺天卷在金太保身上！世上竟有如此可怕武功，毒宗不禁看得呆了。

一丝丝紫黑色的毒血在金太保运劲下从他身上的毛孔飞溅出来。

毒宗竭力站起来，运聚身上最后的一点一滴功力，“金太保竟可将我的致命剧毒逼出来……我要尽快了结他……”本来，金太保全心全意在逼毒，受了重伤的毒宗大有逃生的机会，可是他却放弃了。

仇恨、执着已充斥了他的内心深处……

今天已是——不死，不休。

金太保挺胸一喝，横蛮的肌肉就似钢铁般拉紧，胸前两块精钢般的胸肌暴射出一团毒血，他已经成功把身体所有的毒逼出了！不过他的一生中从没有产生过如今天的感受：

他心生畏惧，真正惧怕死亡会随时降临在自己身上的那股“畏惧”。

这种畏惧并不是因为“天音三老”与火四郎的叛变，也不是因为他的手下全部被万毒战神及毒宗杀光。

甚至不是来自将要对他作垂死一击的毒宗。

那种骤然而来的畏惧告诉了他：

“真正的敌人还未出现哩！”

毒宗右掌一翻，全身内力集中在自己尾指之上，尾指指甲暴长了三寸！他七十多年的人生之中，最强的一次攻势来了！飘浮在四周空气中的毒雾好像被毒宗尾指全部吸扯过来，集中在一只手指之上！

金太保傲然而立，怒目瞪着毒宗。他手中的“降妖刀”亦已被他的澎湃内力注满，发出嗡嗡的怒鸣。

“不是你！我心底产生的那份畏惧并不是因为这个垂死的老毒物，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金太保沉思着。传说中，当一个武功高手修炼到惊世层次的时候，他便会具有如秃鹰一般的敏锐无比的洞察能力。

洞察“死亡”会在什么时间发生！

“你害怕了吗？……金大保，我看出你的惧意……你是死定了。”毒宗阴森地道。

可是毒宗错了，错得彻底！金太保根本不是在畏惧他！

黑气一划，太阴毒宗右掌的尾指，猛然戳去。

四·象·交·融！一·击·必·杀！

金太保向前疾劈！集合了“四象邪功”的刀气破空击出！

“啊”毒宗错愕无比的同时，刀气已隔空穿透了他全力扑向金太保的身体！

毒宗脑内已变成一片空白……

世界混沌初开的那种空白。

## 第十九章 决战

尸横遍野……当中包括了大阴毒宗已被由头到脚差不多完全断开的尸体。

只有金太保一个人仍然活着。但他的戒备之心并没有松懈下来。

他的心跳得很快，从来也没有跳得这么快，心脏的跳动声严如死神的步履声，正急速向他接近。

汗水不自觉地流下。“这一天，实在太漫长了……”

接着，凭超凡的听觉他听到远方森林某处有两个人在对话。

“爹，你真的要杀‘他’吗？”其中一把少年嗓子声音说。

“此人与我有深仇大恨，今日不趁机杀了他，将来必定后患无穷。”另一把带着风霜及威严的声音说道。

“但是，爹，‘他’的力量非同小可，你有必胜的把握吗？”少年道。

“就算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也要向他一战，因为此人心胸狭窄，心狠手辣。他可以劫走你一趟，难保以后不会加害你。儿子，我们失散了十五年，今日久别重逢，本来我也不应多加杀戮，不过为了你及我所有朋友的性命安全，我必定要手诛此人。那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另一人说。“况且，我已经不能再被命运牵着走了，我要凭天赐予我的力量去把一切厄困都扭转过

来。儿子，你在这里守候我吧。”

“爹，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还有许多事情未告诉你……”少年的声音中已有一些哽咽。

“儿子，你放心吧，我们父子相聚的日子还来日方长……”另一人说。

之后，一切声音也消失了

金太保愈听愈怒，愈听愈心惊。

对话的两父子，岂不就是华英雄与华剑雄！？

而他们口中的“他”莫非就是自己！？

原来令他产生畏惧的人，便是他的宿敌：华英雄！十五年前，惨败在英雄手上的景象仍是历历在目！

华英雄在他视线中出现了！！

华英雄的模样与十五年前相比，没有大大的转变，只是面容上多了一点风霜和成熟。

还有身上散发出的气势，已经不再是一份纯粹的正义感觉……而是一份经历了时光荏苒而产生的内敛杀意，既不是正；也不是邪。

金太保看见了仇敌，目光直线如猎豹般盯着华英雄的全身。就似他要重新去认识和了解眼前这个人似的。

英雄环视四周，他正在想像之前在这里发生过的凶险杀戮。当他看见了毒宗的尸首，眼中不禁流露一丝诧异和一丝伤感。

英雄的出现，与毒宗并没有关系。原来英雄杀掉黑龙会刺客命煞之后，折返唐人街，却遇上一名通风报信的人，这人把华剑雄与罗修门所在之地告诉了华英雄，于是英雄便披星戴月地赶来大森林区。

至于那受托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由“天音三老”所派往的。“天音三老”早预谋造反，所以得悉金大保把对头人的儿子掳回来后，便派人通知华英雄前来挑战金太保，希望互斗个两败俱伤，然后才发动政变杀掉金大保。怎料这个如意算盘却敲不响，金太保早逼他们发难，最后更杀了三人；但当华英雄来到大森林后，冥冥中的主宰，鹬蚌之争，渔人得利的人竟逆转为华英雄！

个中的奥妙玄机也是当事人永远也不会了解清楚的。

正当华英雄到达大森林之后，他便发现了被毒宗点倒的华剑雄，二人仿如隔世重逢，感慨万千，十五年的骨肉分离，化不淡，血浓于水的父子情。不过华英雄仍决定先把金太保解决。此外，华英雄知道太阴毒宗也曾经出现，但他当然万料不到毒宗竟助他把罗修门的门下统统解决了。

金太保亦没料到华英雄会找上门来，因为这个罗修门作为据点的森林十分偏僻，怎料先来了一个毒宗之后，又多来一个华英雄！在金大保心中，他只知知道毒宗与华英雄消息互通，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那只是宿命的安排。

华英雄与金太保对峙，双方也没开口说半句说话……他们从彼此的眼神中已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反正一切也不用多说，剩下的便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把对方杀死！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夜已深，星罗棋布。宁静却带着浓烈杀意的夜晚。

华英雄与金太保的恶战，已告爆发！

华英雄的四季剑法“夏雨点点”如水银泻地般向金太保刺去。

“不见十五年，华英雄的功力竟精进到这个境界 K”金太保心中大骇。金

太保舞刀挡剑，但却只挡下了八成剑势，他身上仍被赤剑刺中了多处。

金太保虽然中剑，但他有“金甲元功”护体，只痛不伤。

华英雄亦大感诧异。“是‘金甲元功’的护身罡气！十五年不见，金大保已修炼至火水不侵，金刚不坏的强绝境界！今日要杀他，绝不是轻易的事……”不过他的信心却丝毫没有动摇，“夏雨点点”剑招一老，四季剑法的“秋风卷叶”转刺为削，剑锋如流星四溅，已在金太保身上环回削割。

尽管金太保“金甲元功”神功盖世，但赤剑的锋利非比寻常，每中一剑也为他带来撕心裂肺的剧痛，他狂舞降妖刀，刀气四溢，逼开赤剑。

英雄剑招乃是扰敌，金太保中门大开，英雄左掌累劲，“无量神掌”的“直捣无量”已重印在金太保胸口之上。

金太保被重掌击得擦地狂退，胸口一阵窒息。

英雄把握机会，挺剑疾刺，剑尖奇准地刺在金太保握刀的右手手腕！金大保的降妖刀再也握拿不隐，脱手飞开了。

但金太保的重拳也同时怒击在英雄面额之上。

这一拳贯注了“四象诛仙邪功”“奔雷式”的十成功力，华英雄被击得连退数十步，但这一击换来金太保宝刀脱手，绝对值得。

华英雄抹去口中吐出的鲜血……刚才金太保这一击绝对非同小可。

第一回合过去了，占上风的人绝对是华英雄。

金太保既惊且怒，审视身上瘀痕累累，加上胸口中掌处疼痛不堪，降妖刀又脱手，此刻形势实在对自己大大不利。

“我本以为练就‘四象诛仙邪功’便天下无敌，谁知华英雄的修为也到达惊世境界！”

本来，无论他怎样强也难以与我匹敌，但是今日接二连三发生剧斗，我耗损了不少内力……难道我苦候了十五年，又要栽在他手上吗？”金太保心中暗忖。

华英雄抱剑胸前，面上仍是冷傲如霜，他的双眼牢牢瞪着金太保。现在，他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把眼前人送入地狱，绝不容许他有翻身之日。自从英雄与命煞见面之后，他便明白了有很多事情根本不可逃避，是宿命也好，命运也好，既然不可逃避，那便以人的力量去把一切厄困解决吧！

天空打起沉雷，金太保已运聚他毕生的最高功力，他明白今天的游戏规则：两个只能有一个活着！

红光一闪，英雄又以雷霆之势向金太保刺去。

金太保怒叱一声，左手两指竟挟着了赤剑剑尖上这一下突如其来，英雄意料不及，也惊叹金太保时刻、部位皆拿捏得不爽分毫！

事实上，此着乃金太保毕生功力之所聚，他知道兵刃上英雄占了上风，再斗于去委实对自己不利，所以破釜沉舟，以指锁剑。

金太保的双指如一个钢铁打造的锁，狠狠地把赤剑锁死！

英雄抖劲狂舞剑身，但仍没法将金太保双指震开。

短兵相接，凶险无比，金太保右掌带着烈火邪功轰出，英雄举掌硬接，发出巨响！

英雄心知对手刀枪不入，若贸然放弃赤剑，那必吃亏，所以右手握着剑柄不放，左掌便挡架金大保疯猿般的进袭。

由于两人只余下一只左掌出招，所以势均力敌，爆出连珠的密集碰击

声，余劲四射，震得飞沙走石，树叶四落。

但每一下交拼，英雄便退了一步！明显在纯内力的交拼之上，稍占上风的是身负“四象诛仙邪功”的金太保。

二人的身体不断撞断森林中的树木，英雄仍是被攻得狂退。转眼间，二人已身处大森林的深处，四周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二人只是凭声辨影，拼个日月无光。

猛然二人脚下一空，身形竟急速下沉，二人猛然醒悟：“浮沙！”原来二人竟斗至森林沼泽中的浮沙地带。

瞬刻，二人的下半身已陷入了浮沙里面。

英雄临急不乱，右手控制赤剑方向，剑尖已对准了金太保的右眼位置！

“嗤”一声！一道无形剑气已从赤剑剑尖疾射而出。这便是习剑功的最高境界杀着，剑芒！

剑芒短距离发射，金太保避无可避，右眼立刻报销爆破！

## 第二十章 生·死

金太保惨叫一声，右眼已经瞎了！他做梦也估不到一直占了上风的他会弄至如斯田地，难道真是天亡我也？

英雄亦感惊讶，因为这贯注十成内家真气的剑芒竟无法贯脑诛杀金太保，他又暗叹“金甲元功”天下无双。“看来要破这‘金甲元功’，必须找出‘罩门’所在！”内家护体神功，就算修练至登峰造极，身上必剩下一处“罩门”作为真气吐纳之用。

右眼瞎了的金太保，神志已呈纷乱，狰狞可怖：原本锁着赤剑的右手已扣着华英雄右手手腕；而左手则握着英雄左臂。英雄豁尽全力也摆脱不开金太保的纠缠，心知不妙！

“天杀的华英雄！尝尝我的‘四象交融’吧！”金太保如恶鬼般嚎则，身体内的“四象邪功”内劲便如洪流般震入华英雄身体内。

夜空中的雷光、闪电配合着金太保的攻势，猛轰在英雄身上。

一般高手彼此交击，势必爆体而亡，血肉横飞暴毙，但英雄内力世间罕见。护身气劲立刻自保全身经脉，抗衡金太保源源震人的凶猛内劲。

“我要把你轰成肉酱，方泄我心头之恨。”金太保右目流着鲜血狰狞地暴哮。

英雄此时只感血脉贲张，从金太保身上传来的“电极”、“火焚”、“雷轰”的强大气劲，令他撕心剧痛，身上爆出数十处伤口，喷血如泉。

金太保也是豁尽一击，把生死置诸道外，到此地步，就得要看谁的功力强韧。

二人缠斗令身体加速下沉浮沙中……

此情此景，却被赶来的华剑雄目睹了，他心急如焚，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爹爹……他急得哭了，心中沉思：“爹爹此战对付金太保也是为了我，如果他有什么不测，我……怎对得住他了？”

蓦然，一把阴柔怪气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怎么？你想救华英雄

吗？”

剑雄大骇回头一望，只见一个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人无声无息地站在他身后，此人并非日本人，他正是被金太保用生死符控制着的黑龙会头目：阴阳使！

自从阴阳使被金太保操控之后！他便一直依从金太保的吩咐，煽动黑龙会与华人间的斗争，而且每天晚上，阴阳使也要返回大森林向金太保报告工作进展，今晚他也如常回来大森林，却见罗修门大本营中尸横遍野，金太保更失去了踪影。忽然他听见森林深处中天象异变，碰打声大作，于是循声而来，却被他碰见了华英雄与金大保在沉沙中互斗，而一个陌生少年却在旁偷偷观战。

剑雄眼见阴阳使现身，一时也不知是友是敌？但见对方非日本人，心中戒备少了几分，问道：“你是谁？”

阴阳使在江湖打滚多年，随即利用说话试探对方底细，说道：“金太保是我的敌人，你又是谁？”

剑雄稍微犹豫一下之后，便说：“在沉沙中拼斗的人，正是我爹。”

“怎么？你是华英雄的儿子？”阴阳使心中一震，表情却是变化不大，却道：“原……原来你便是华英雄的儿子……华先生是我的大恩人啊……”

“什么？我爹是你的恩人？”剑雄奇道。

阴阳使随即打蛇随棍上说道：“华先生忠肝义胆，干下不少锄强扶弱的事情，金太保曾多次加害于我，也是多得华先生相救了。”阴阳使口中如此说话。心中却是盘算着另一些事情：“这人是华英雄的儿子，今趟我真是走运了，就像是天掉下来的宝物一样啊！”

剑雄江湖经验较浅，哪能分辨阴阳使的真伪，当不便把阴阳使的说话信以为真，急说：“那么我们快想办法拯救我爹吧！”

“好，当然好！”阴阳使一声冷笑，悍然刺出一指，重重的刺在华剑雄心坎穴之上。

剑雄惊觉已迟！只感眼前一黑，便即不省人事！

“爹……”剑雄心里暗道，不过已经太迟了。

沉沙之中，却不见了金太保与华英雄身影，二人已被浮沙吞噬了。

大森林中回复了一片溢静，但是那不表示一切已经完结……仇恨并不会如此容易完结的。

“沉”声巨响，两条身影在沉沙中激射而出，他们便是仍在生死相斗的华英雄与金太保！

英雄摆脱了金太保的纠缠。剑、掌交击，华英雄已向金太保身上的一百零八个穴道攻去，他明白此战关键仍在于能否在力竭之前找出金太保金甲元功的“罩门”所在！

金太保挥拳一格，英雄的赤剑已被轰上半空！

忽然英雄双手搭着金太保左右臂，拗腰一航在金大保腹上，金大保在半空被踢得在英雄上方！

赤剑从高堕下，剑尖便猛向金太保背门直去！所刺之处“正是金太保“金甲元功”的“罩门”所在：脊骨第十节上！

“他怎会知道我的‘罩门’所在的呢？”金太保心中大惊！

华英雄乃内功高手，对人体经脉真气运行的路线与法门了如指掌，适才金太保以内力狂注入华英雄体内，英雄已洞察金大保体内真气的运行轨

迹，确定了“金甲元功”之“罩门”所在。这份武学智慧，当今世上便只有英雄能做到。

赤剑直刺向“罩门”所在，金太保全力向前一倾，剑尖便刺在尾龙骨之上，发出清脆“当”的一声微响。

不过，金大保这一个动作已经告诉了华英雄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估计并没有错误，脊骨第十节之处，便是金太保致命的“罩门”所在。

金太保更加慌乱，重掌压下，怒轰华英雄胸回之上！

英雄这一掌吃得甚重，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已涌上口腔。但是他立刻运动。乘金太保不备，贯劲喷出口中的血，血如利箭，疾射金太保的左眼。

金太保惨叫一声飞退，英雄反应之敏锐和武学智慧之高超，令他就算遇上比自己强的对手，仍能占尽上风。

金太保落地后，掩着左眼狂嚎，他生怕英雄乘胜追击，左掌护着身后之“罩门”，右掌胡乱四处狂轰。此刻的地犹如一只垂死挣扎的野兽。

英雄也被刚才一掌击得内息紊乱，口中瘀血狂吐。

金太保听见英雄咳嗽之声，“疾电指”立刻刺出，气劲分金断石，却在英雄脸颊擦过。

“他果然连左眼也失去了视力。”英雄心道。当下紧闭呼吸，施展轻功，慢慢步向金太保。

金太保明白自己处境非常不利，所以也收起狂态，静听华英雄所在，严阵戒备。

同时，金太保也将毕生最后一点一滴力量集中在右掌之上。

英雄绕到金太保背后，与他的距离只有五、六尺之遥。

“华英雄，本座卷土重来，目的就是找你报仇，今日冤家路窄，在此决一死战！那是天意安排，我无话可说！但是我告诉你，若非我之前剧战连场，内力损耗不少的话，你早便死在我‘四象诛仙邪功’的手下！”金太保道。

英雄又步近了一尺，同时灌劲指上。

“但是，老天却偏袒了你，十五年前一样，今天也是一样！今日我若死在你手下，那是天意，并非我没本事败你！”金太保愈说愈怒，把心中的最后怨愤都渲泄出来。

“天亡我也！”金太保仰天狂啸，四周树木也被激荡得树叶四散，英雄冷不防金太保有此一着，给震得头昏脑胀，脚下一步踏重，发出了丝微的声响。

就是这一下微细声响，金太保已知英雄的位置所在，毫不考虑地右掌猛然轰出！

几乎是发生在相同时间点上的事：华英雄左手剑指也倏然向金太保脊骨第十节上刺去！

谁生？谁死？便会在这一瞬间决定！

## 第二十一章 弑师

两个在命运线上相遇的人，只能有一个可以活着。  
他们是华英雄与金大保。

如果说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生死相搏，不死不休，那么答案只会是两个字：“宿命”。

在宿命的巨轮碾磨底下，人性已经被彻底扭曲。

杀掉敌对的对方，令自己可以“安心”地活下去……便是一切斗争、战争、杀戮的源头所在，当然，也是唯一的游戏规则。

几乎是相同时间发招，金太保与华英雄的重招也向对方身上轰去。

但华英雄的速度始终快了千份之一秒，弹指而逝的刹那——胜。负，生，死已经就此判定！

一声划破穹苍的惨号……华英雄左手的剑指已经刺进了金太保第十节的脊骨之上，也是他金甲元功的罩门所在！

金太保罩门被戳破，全身的功力四散，铁铸般的肌肉立刻浮松，一身金刚不坏的护身气劲化为乌有，痛苦地在嚎叫。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华英雄……我的四象诛仙邪功在你之上，若非我受伤在先……呜……这一仗败的绝不是我……呜……！”金太保一面在地上痛苦地打滚。一面狂嚎。

死里逃生的华英雄也不禁想：“金太保的邪功确是举世无双：若不是他之前耗损了部分功力，死的人必然是我。他此败是天意？还是因为我的命格？天煞孤星……”

金太保使尽最后一分气力，扑向华英雄。

“彻底废掉你吧。”英雄提起赤剑，剑锋如电光疾刺，已把金太保四肢手筋。脚筋全部挑断。英雄面对敌人，也是狠辣无比。

金太保颓然倒在地上，他已经彻底惨败。所有的野心、欲望也在顷刻之间付诸东流。

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任凭衰败的身躯躺在地面上。

“华英雄……干脆地杀了我吧。”金太保平和他说。

“金太保，你已得到应得的报应，你我一战，就此了断吧。你的武功已废。下半生好好反省你前半生的罪孽吧。”华英雄将赤剑还鞘。

“嘿嘿，华英雄，你果然够绝，到头来，你仍想我活着受罪。我天生下来便是一个霸者，要我像狗般活下去，就是比死更难受百倍。快来……杀了我！”金太保竭力向华英雄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不会杀你……。”华英雄转身步入丛林。但是，一股不安的感觉却蓦然涌现心中。

“剑雄？”华英雄心中有比刚才生死相搏更大的震撼，因为他发现刚刚重聚的儿子华剑雄又失去了踪影！？

英雄洞察了地面上有一个人的足印，而那足印却不是华剑雄的。“莫非又有人把剑雄掳去了？是罗修门的人？还是地狱门？”英雄施展绝世轻功向着足印前进方向遁去。

“剑雄，你千万不要有事啊！”此刻，华英雄心急如焚。

难道他们父子注定波折重重……

华英雄遁着足印伸延的方向，追踪到了一条高速公路的旁边。他再次失去了剑雄的踪影。

他的身体在抖震，忿怒，不平，自咎……种种复杂的感觉索烧在英雄的心。

这时候，华英雄心中向自己起了一个誓。

“我——华英雄再也不会向自己的命运让步！”

金太保的身体已没有任何活动的的能力，这时候，他隐隐然感觉一条身影已站在他面前。

“小邪……！？”金太保虚弱他说。而站在他面前的人正是他最信任的入室弟子——邪童。

“小邪……快给我三颗返魂回春丹……快。”返魂回春丹乃是罗修门起死回生的大补丹，金太保看见邪童的出现，强烈的生存欲望又再燃起。只要可以活下去，总会有一日可以——卷土重来。

“哦……。”邪童在怀中掏出了丹药，却面露犹疑之色。心中暗忖：“师父手脚筋已断！已是废人一个……加上双目已瞎……他还有能力可以当上罗修门主之位吗？日本本土总坛，天音三老有不少拥护者，师父今趟美国之行杀了三老，回到罗修门岂还有活命之理？哼！他活不成不要紧，我身为他的徒儿，必定被株连啊！”

邪童手中的三颗返魂回春丹始终没有放入金太保的口中，金太保不禁有一些怒了，说道：“小邪……你干什么了？快给我……返魂回春丹……师父真气全散……很快便会给四象诛仙邪功内力反噬而亡……”

“没错！四象诛仙邪功！”邪童心道。“金太保身负四象诛仙邪功秘籍，以他狐疑的性格，岂会放心把邪功的秘籍乱放，那秘籍必定藏在他身上！”

“师父，你交出四象诛仙邪功秘籍，我便把药给你服下。”邪童知道金太保命在顷刻，竟流露了本来阴险的真面目。

一场师徒，到了最后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贪婪。

金太保听见了邪童的说话，竟竭力抑压心中爆发的情绪，平和地说：“小邪，秘鼓被我安放在一处秘密地方，并不在我身上，加上四象邪功深奥不堪，自行苦练，稍有不慎便走火入魔，还待我伤势复元，亲自传授给你吧！为师已弄至如此田地，回日本后我已准备把掌门之位传予你了！你又何苦心急于一时呢？”

邪童眼中闪出阴覆之色，心中盘算了千百个念头，“金太保为什么要向我说秘复收藏在另一处地方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四象诛仙邪功秘籍必定收藏在他身上。另外，他说给我掌门之位，传我邪功之秘，只是利诱。他岂不知我狼子野心，今日他可以活下去，他又岂容我活命了？”师徒二人相处日子极久，邪童又怎会不明白狡诈凶暴的金太保的个性？

邪童手中的灵丹妙药，依然没有喂入金太保口中。

“小邪……为师快不行了……快给我……药……”金太保喉头吐出了一如垂死般的凄鸣。

“杀了他！”邪童忽然出现了这个他从来没有去想过的事情。

他从前不去想，只是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而今天，这个“可能性”存在了！眼底下的金太保已是强弩之末，就连一只蝼蚁也不如……。

这个念头出现，邪童手掌一震，返魂回春丹自他掌中掉下，却没有准绳地掉入金太保的口中，只是跌掉在金太保头颅的边旁。

可怜的金太保就连动一动的能力也缺乏，他已知大事不妙。“邪童……你……你……。”金太保惊惶惊地呻吟。

邪童抽出武士刀，道：“杀了你，秘籍归我所有，他日练成一身神功，罗修门掌门之位便非我莫属。”

金太保听见了武士刀出鞘之声，已知道生命了尽头。“小邪……你竟然想弑师……？”

“师父，你还记得当日我拜在你门下成为你入室弟子，你教我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了？”刀尖已抵在金太保腹腔之上，没有了“金甲元功”气劲护体的颓破肌肉，已被一戳即破，血水自刀尖与肌肤交接之处如泉般喷射出来。

邪童神秘地狞笑：“为了自身利益，为了成其大事，非“狠辣”不可！那便是你教我的第一句说话。”

“无恶不丈夫！”邪童道，手下加劲一压。

刀尖穿过金太保身体，直插在地面上，跟着邪童使劲一拉。“嘎裂”一声微响，金太保的腹腔，以至胸膛已被水平削开。

金太保就连感觉他生命中最后不舍的那份感觉的机会也没有，便气绝身亡！

血；溅在邪童身上、脸上、唇上……。

他伸出尖尖的舌首舔了金太保鲜血的臭腥味，他感到一份奇异的味道。

那便是邪恶的味道吗？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华英雄折返到了金太保倒下之处，他却发现金太保已经胸腹破开，被人屠杀了。而且身上衣衫不整，显然有人在他死后彻底找寻一些东西。

金太保死了，剑雄失踪的唯一线索也断了。

整个大森林，只残存了一阵阵尸臭及血腥味。

华英雄点了一把火，把金大保的尸身就地火化了，燃烧尸体发出的肉香焦烟冉冉升上明月之天空，一条充满了欲望和仇恨的生命便从此化为乌有……完全消失在这个尘世之中。

华英雄之后找到了罗修门的大本营所在，只是尸横遍野，宛如地狱修罗场。没有半点人气……想不到金太保今次带同罗修门众多高手来到美国，预备大展拳脚，成就鸿图霸业，却在不足一日一夜之间，竟全数被歼灭殆尽。世间事情的玄妙变幻，的确令人不可测度……。

之后的数日，华英雄只身在大森林区四周打探剑雄的下落，但是他却什么也调查不到，华剑雄就似人间蒸发似的，音讯全无。

当英雄回到唐人街，已是五天后的中午时分……。

## 第二十二章 黑龙司令

华英雄回到了中华楼，青儿告诉了他一件事情。

原来三日前，青儿在唐人街某街角看见了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于是把那人搀扶了回中华楼疗理伤势，现在那个人的伤患已经大致上痊愈。

“那个人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火四郎。”青儿向眉头紧皱的华英雄道。

“火四郎？”英雄心中一震。十多年前，华英雄曾与火四郎有一面之缘，所以，英雄知道火四郎乃是罗修门门徒，此时火四郎出现，正好为华剑雄的失踪露出了一丝曙光。

当然，华英雄并未知道火四郎与天音三老叛变金太保的往事。

英雄带着怒意闯入火四郎休养的睡房，就连青儿也吓了一跳。“为什么华叔叔会如此激动了？”

躺在床上的人四郎看见华英雄突然出现，心中也是十分震惊。

赤光一闪，赤剑剑锋已抵在火四郎颈上大动脉位置。

“华叔叔！你在干什么了？”青儿被突如其来的巨变吓得大叫，自从把火四郎救了回中华楼之后，青儿日夜照顾火四郎，双方已建立了一份微妙的感情，就连青儿自己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紧张？

“青儿，你先给我出去。”华英雄冷冷的道。

“华叔叔！火先生不是坏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青儿急得扯住英雄衣角。

“出去！”英雄厉声喝叫。青儿吓得两行泪水不能自控地流下，华英雄是带着青儿长大的人，但过去的岁月中，华英雄从来没有用如此凌厉的语气骂过青儿一次。

青儿当然不了解英雄的心情，他正为生死未卜。音讯未明的儿子烦恼不已。

“青儿小姐，你先出去吧。”火四郎带着歉意他说。

青儿带着惊惶的步伐，退出了房间……一片寂静的房间内，只剩下带着杀气的华英雄及新伤初愈的罗修门人火四郎。

“你知否我的儿子华剑雄在哪里？”华英雄用森严的语气道。

“你的儿子的确曾落人金太保手上……”火四郎带着平和的语气把他与天音三老叛变之事，以及后来如何死里逃生，最后来到了唐人街的经过娓娓道来。

然而，华英雄的剑锋始终未有离开过人四郎的颈上……。

“此人的说话合情合理，看来他的说话没有虚假，剑雄失踪亦与他无关，可是除了罗修门之外，还有谁会向剑雄打主意呢？”英雄心中暗想，口中却说：“火四郎，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说话？”

“我的性命在你手上，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大可一剑把我宰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火四郎话中不卑不亢，带着坚定的眼神。

本来，英雄知道火四郎是罗修门人，心中并没有存在好感。但是他听见火四郎曾叛变金太保那即是与华英雄拥有共同敌人，心下的厌恶感也减轻了几分。

“你的伤好之后，你立刻离开这里！假若你有什么不轨企图，我保证你必成为我剑下亡魂！”英雄还剑入鞘。

这代表了他相信了火四郎的说话，华英雄与罗修门虽有宿怨，但此刻金太保已死，英雄更目睹罗修门在美国的势力崩分离析。所以他亦不愿多加杀戮，留下了火四郎一条性命。

不过，与其说上述是英雄不杀火四郎的理由，倒不如说英雄是因为看见了四郎的眼神而作出不杀他的决定。因为，英雄阅人无数，他在火四郎深篷的瞳孔之内看见了一丝正义的光芒。

任何东西也会说谎，只有灵魂之窗眼睛才不会说谎。

“多谢你，华先生。”火四郎恭敬地道。

英雄低头望着自己的影子说：“给我好好监视这个人，拜托！”华英雄是向他的挚友鬼仆说话，在英雄离开唐人街期间。鬼仆便一直担当守护中华楼的角色。这时候，鬼仆也在这房间之中，只是谁也没有看见过他。

“知道了。”简短的回应却带着令人信任的赤诚，发出声音的人，正是鬼仆。

火四郎并没有大大的惊讶，因为以他的武功修为，他便知道了房间中早隐藏了另一个绝世高手，只是他不知道是谁而已。

英雄带着失望的神色步出火四郎的房间，他看见了倚在墙上饮位的青儿，华英雄不禁流露了一点咎意。

“青儿……”英雄想说一些什么安慰这个自小由自己照顾长大的少女……。

“火先生……他没事吗？”青儿低头道。

便在这一句简单无比的说话之中，英雄已经感觉到一些事情将会在青儿与火四郎之间发生……虽然二人只相处了几天的光景。

可是，感情倒是世上最奇妙的东西之一，时间的长短并不重要。

“火四郎没有事，你好好照顾他吧。”英雄说。

青儿泪流得更多，但却掩饰不了唇角的一丝喜悦。

时光荏苒，转眼问过了七。八天……这段期间，英雄。元武。鬼仆不断四出打探华剑雄的下落，但是却没有任何进展。

究竟，被好险狡猾的阴阳使捉去了的剑雄，此时身在何方呢？

宁静的几天，亦只是另一场更大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而已。

一个更寂寥的夜晚，海浪拍打在纽约长岛市外一个岛屿之上，这个岛是位于长岛市旁，岛屿与岸边兴建了一条长五。六百米的石桥接连。岛屿的名字叫黑龙岛，是美国最大黑帮黑龙会的根据地。

黑龙岛上兴建了多幢模仿中世纪时代欧洲古堡的建筑物。黑色的砖瓦外墙配合着岛上怪石磷峒，更加突出了黑龙岛的森严和诡秘。这里便是无数罪恶的源头所在。

传说，美国近代史上最具有权势的黑帮头目；黑龙会的首领便是在此居住。那个黑龙会首领的真正名字没有人知道，就连不少黑龙会的高层干部也不知晓他的来历和出身，只知道这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力和惊人的财富，还有一身无敌的力量。

还有，过去几年间，所有自称与黑龙会首领为敌的人，无论他们如何富有，如何强大也好……到了最后便只有两个下场……

一；最终在某月某日投靠黑龙会，成为黑龙会的部下。

二；便是死。

死无全尸的那种惨烈的死……。

那便是那个黑龙会首领强大起来的原因。那人没有真实名字，但他却有一个外号：黑龙司令。

当然，黑龙司令也只是一个凡人。

凡人也会有看他的烦恼，以及忧虑。

黑龙岛的一座建筑物上，黑龙司令正站在建筑物的天台眺望满大繁星。

他是一个高大健硕的中年男人。身体上给予别人一种强大的感觉，笔挺的黑色军服配合了他的巨大身躯：散发了一份尊贵及皇者的气势。黑龙司令的面容威武，束了一道整齐的鬚须，高挺的鼻梁上架上了一副黑色墨镜，墨镜遮掩了他如猎鹰般锐利的双眼。

大抵，这便是古代封建时代所谓“皇者”的形象。

但是，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或者在他自己的理念之中，他根本就是皇

者。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黑白二道。那么，黑龙司令便是黑道中的皇者。

可以陪伴在黑龙司令身边的人绝对是不简单的人，此际站在司令访后的人是一个拥有四个博士学位，智商高达一百九十，精通十五种语言以上的智者，名字对这个人来说也不重要，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黑龙司令最宠信的人，他的绰号是“电脑”。一个可能比电脑更精密与更有策略的，‘脑袋’。

黑龙司令仰望天际，不发一言，至今已接近一个小时。

电脑终于忍耐不了这种沉闷，问道：“司令，你在担心什么呢？”

“电脑，我并不是担心什么？我只是在看我的‘未来’。”黑龙司令的声音带着皇者的气派，但却没有半点暴君的愚昧。

“未来？”电脑道。

“我一生霸业之中，有两个人我是最信任的。第一个是你电脑

电脑恭敬地低首，说道：“多谢司令赞赏。”

“而另一个，便是‘Q’级皇牌杀手——命煞。”司令续道。

“电脑，你拥有了世间上最高的智慧，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及运作规则你也可以洞察得一清二楚。但是你却没有了了解世界存在另一面的洞察力，那便是冥冥中主宰一切的宿命世界。”司令道。

电脑并不相信玄理之事，当然此刻他不敢说什么。不过，司令似乎已经看透了他的心。黑龙司令说道：“世情幻变，冥冥中自有主宰，那是看不见，控制不了的一种‘力量’，你纵使不相信也好，那种力量将会一生作用在你的身体之上。

司令的语调忽然急转直下，带着一份微淡的凄枪。

“但是，今天命煞却被那个中国人杀死了。”

## 第二十三章 一联四霸

人世间有很多的事情超越了咱们认知的范畴以外……大概这便是人类迷信神灵的原始动力。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向前迈进的同时，这种原始的宗教情绪始终没有随着我们知识范围的几何级数扩张而消失，反而在某程度上愈加强烈，大抵，文明进步始终也不能回答一个最亘古的问题？

“我们的‘存在’究竟是什么？”

那便是“玄理”，也是人类心灵中最深层次的疑问：哪管你是多么有智慧，多么有权势，只要你是人，你也逃避不了内心对“玄理”的诉求。

然而，他；黑龙司令也是一个人。

他忆记起多年前命煞向他所述的一段忠告：“司令大人，你是人中之龙，旷世奇材，天下本来迟早归你所有……不过，你命中注定，有两粒星宿可以坏你大事，破坏你的鸿图霸业。根据老身这几年来夜观星宿卜算所知，其中一颗正是‘天煞孤星’，此星命犯刑克，触之者皆不得好死，而另一颗星则是‘暗黑魔星’，此星更加阴邪，乃天上诸星中的大煞星。

“此二星象征的两个人将会在司令命中出现，妨碍司令霸绝天下……”

黑龙司令所担忧的，正是这两颗星宿的主人。加上命煞身亡，玄机尽断，以后的命途，便只有由黑龙司令自己一力承担。

黑龙司令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由他十八岁星宿人运起始，一切

的困厄皆由他自己迎刃而解。“失败”一词从来没有在他生命中出现过。黑龙会的江山，就是由他一身力量打回来。

若然问他有什么会产生惧怕，那只会是“命运”而已。

“司令，你真的担心唐人街那群中国人势力扩张吗？他们势孤力弱，绝对没有资格与本会抗衡。根据情报组回报，唐人街内只有数名武功高手，而其中罗汉已命丧钢牛谷……剩下的便只有两名叫华英雄与元武的中国人。”电脑说道。

“华英雄……命煞便是命丧此人之手。”黑龙司令轻言道。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对这个名字特别敏感。

“华英雄的儿子华剑雄已落人本会手中，他就是有通天遁地的本领，也是飞不出我们的掣肘。”电脑道。当日阴阳使在大森林捉去了华剑雄，将之带返黑龙岛领功，此时华剑雄已成为黑龙岛上的阶下囚，难怪英雄多日找寻剑雄的下落也没有消息。

“电脑，你千万不可以托大。这个名叫华英雄的中国人可以手刃命煞，他绝不是普通人。”

此际黑龙司令不禁浮现起一句说话在心坎中“难道，这个华英雄便是命中刑克我大业的两人之其中一个？”

想到此处，黑龙司令巨大的身体内部渗出了一股森严的杀意。

就是不懂武功的电脑也感觉到这股杀气。“司令……我……说错了什么吗？”电脑惶惊地道。

“电脑，你立刻带领‘一联四霸’前赴唐人街，把华英雄带回黑龙岛！”司令道。

“什么？出动一联四霸？”电脑也禁不了惊呼，因为一联四霸乃是黑龙会组织中“A”级皇牌杀手与“K”级皇牌杀手之代号。从来此八个人也没有试过共同出击，因为无论多么棘手的行动，八个高手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有足够力量去完成。现在只为了带一个“中国人”回来黑龙岛，黑龙司令竟下令出动一联四霸，是否太过小题大做呢？

更何况，华英雄只是一个——“中国人”而已？

究竟“一联四霸”又是什么利害的角色呢？

命运之线已渐渐把华英雄与黑龙司令联结起来了。

兵贵神速，尤其是像黑龙会这样结构严谨和势力庞大的组织。黑龙司令的一句口谕，很快变成了具体行动，次日中午时份，数十部汽车已经浩浩荡荡驶至纽约唐人街的街口前。

汽车上步下了不少穿着整齐黑色西服的高大男人，他们手臂上缠有一个白色臂章，臂章上绣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这些人面目凶神恶煞，木无表情，他们都是黑龙会的干部。

唐人街内的商铺主人看见了此等情况，也立刻关上店门，拉下铁闸。某些唐人甚至立刻躲到屋内的地下室中，紧抱财物。

因为他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黑龙会的恐怖魔爪终于延伸至唐人街这里来了。

为数差不多百人的干部肃立在唐人街的人口前。此时，三部名贵的汽车才缓缓驶来。

首先第一部汽车步下了两个人，他们便是电脑及阴阳使。这次行动是针对华英雄而来，而阴阳使曾与唐人交手，所以身为主帅的电脑便带同他同

行。

百人的黑龙会干部齐声大喝：“参见电脑大人！”纪律之齐整，气势之巨大，俨如一支曾接受特训的正规军队一模一样。

电脑带着不屑的神情，举目瞪着矗立在唐人街口的一个拱门上的巨大牌匾，牌匾上用苍劲的毛笔写着“唐人街”三个汉字。这个牌匾是数十年前首批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所留下，见证了中国人在异乡土地上仍团结一致，并共同找寻更好的生活。

“他妈的中国人，这里是美国人的土地啊。”电脑自言自语暗忖。

紧随电脑所乘坐的名贵房车之后，第二部汽车也步下了四个彪形巨汉，此四人少说也有七尺以上的身高，而且每个人也拥有一身充满破坏性的精钢肌肉，虽然四人皆穿着整齐的西服，但是仍然掩盖不了他们野兽般的凶暴神色。四人落车时踏在石板路上，隐约听见几下微微的震动。

这四个巨汉便是黑龙会“K”级皇牌的四大高手。

金狮，银牙，钢拳，铁臂——四霸！

“妈的！这里便是什么唐人街吗？”金狮一口浓痰便吐在地上。

“哼！今日来这些马骡居住的臭地方便是要捉一个人吗？司令大人也大小题大做了！”银牙含着俗气的古巴雪前不屑他说。

“这个简单的任务就是我一个人也足够完成，现在劳师动众，真是浪费资源呀！”铜拳大叫说。K级皇牌四霸每人均身负强横武功，可是有勇无谋，只凭一股勇悍和兽性所向披靡。

第三部汽车也停下来，四个衣着一模一样的男人步下车厢，此四人无论相貌和身高，也与同一个人无异。四人同戴着帽子，束了一把又黑又长的头发，身穿黑色西服，面上架了一个圆形的黑色墨镜，留了一小撮胡子，咬着相同形状牌子的长雪前。

一联兄弟，黑龙会“A”级皇牌四大高手便是他们！

一联兄弟十分沉默，他们只是直属黑龙司令，司令交托他们的任何任务，他们都会百分之一百完成，从来未试过失手。

无论任何任务。

所以一联兄弟四人被称为黑龙会最厉害的“兵器”。今日黑龙司令竟然出动“一联四霸”配合行动，充分反映出他本人对华英雄本身的重视程度。

四霸见一联兄弟下车，立刻面露难看之色。“妈的，竟要本大爷与这四个古灵精怪的家伙联手！”金狮怒道。

对于金狮的冷嘲，一联兄弟并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去冷静完成黑龙司令交托的任务“把一个名叫华英雄的中国人带回黑龙岛。”其余的事情，一联兄弟不会理会，也绝对没有兴趣理会。

四霸狂妄自大，一直对于屈居一联兄弟之下心心不忿，故此两组人经常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电脑见人马到齐，更加信心十足。现在采集在唐人街的人马，足以毁灭一支小型正规军队，“哼！更何况是区区一个‘中国人’？”电脑心道。

为了先立下马威，电脑伸手指着“唐人街”的牌匾，道“把这个讨厌的东西拆下来打碎！”

“是！是！”站在电脑身旁的阴阳使娇饶地答道。今趟阴阳使将华剑雄带回黑龙会已立下大功，在会内军阶更连升三级，成为一个之下，万人之上的黑龙会总参谋电脑的直系干部，此际他当然会把握任何一个献媚的机会。

阴阳使喝令几个黑龙会干部飞身跃上石拱门，向那古老的“唐人街”牌匾轰去！

暮然，一阵龙影破空而来。

几个干部身在半空已被“龙影”踢中面额，掩面重搓在地下惨叫。

“是谁？”电脑道。

“是他，元武。”阴阳使答道。

龙影落在地面，正是利用一双腿造成“龙影”残像的青年武术家元武。

“黑龙会的歹徒，竟敢来唐人街捣乱？”元武义正辞严吐出这句话。

“这个中国人的武功不错！”其中一个一联兄弟首次说话。

金狮看见元武现身，已按捺不了战欲，暴喝一声，严如一部巨型货车般扑向元武所在之处！“妈的中国猪！让我扭断你的腿！”

元武认真地道：“我要你们知道一件事：中国人并不好欺！”

## 第二十四章 复仇

金狮直向元武扑去，元武清啸一声，“乾龙腿”长驱直进，猛蹬在金狮腹上！“咦，这洋鬼子竟不闪不避？而且中腿处坚如铁石，好可怕的护身气硬功！”元武暗自心惊。

金狮中腿，就连半步也未退，大笑道：“中国猪，知道老子的厉……呜！”一句话还未说完，元武已变招，一记朝天脚直踢在金狮下额上。

“呵——打！”元武大喝一声，腿影连珠炮发，狂扫在金狮头颅之上，发出惊心动魄的，“膨……！”巨响。

“老大！我们来助你呀！”其余三霸立刻挟着澎湃劲力，疯狂地向元武进袭。

元武身形矫捷，一个翻身，已避开四霸的重击。他左腿刚落在地上，站稳重心，右腿已如狂风般踢出，腿风如电，把空气磨擦得霍霍作响。

四霸天生神力，兼修强横气硬功，但他们哪曾见识过如此变幻莫测的中国腿法？顷刻，四人只能想到以一个字去形容骤然轰来的密集腿影。那个字便是：“快”。

四霸立刻举臂护着身体上的要害部分，接着元武的“乾龙坤凤腿”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轰炸在四人身上。密集的剧痛传来，四霸不其然也想起了刚刚听过的一句话：

“中国人并不好欺！”

一轮肉眼难见的快腿闪电般轰退了四霸，元武站在原地，尽显中国人的威风。

不过，元武右腿也被四霸护身的内劲反震得经脉紊乱，酸麻不已。“此四人内力强横，再正面以硬碰硬交锋，我在三十招内必败无疑。”元武心道。

四霸何曾被中国人如此屈辱，齐声暴喝！

“他妈的黄皮猪，今日不将你碎尸喂狗，我金狮不是人！”金狮满脸污泥狂怒咆哮。

“不错！我们四霸乃是黑龙会最强的四人，怎会栽在这个中国人手中呀！”铁臂大叫。

四人分别咆哮乱吵，一面已向元武挥拳攻击。

元武深呼吸了一口气，正准备第二回合的恶战……但是四霸忽然硬生生顿下了脚步。

情况便如四人忽然目睹眼底出现了恶鬼一模一样……一股从内心最深处浮现出来的恐惧感令他们停了下来。

“就是他！”一联兄弟的其中一人道。

电脑与阴阳使也呆了，因为他们与四霸一样，看见了元武背后站在元武背后的他！

他！？

“嘎——嘎——嘎——”躁狂的金狮不由自主的喘气，这是极度紧张的神经反射反应，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肉体失控的情形……？

难道只是因为看见了元武身后的那个“他”？

还有在场所有黑龙会干部也发生了如金狮相同的反应。

只有一联兄弟四人仍然保持了镇静的从容。

“英雄兄，你来了。”元武没有回首，但见一联四霸不寻常的反应，呀也知道谁人出现在他身后。

傲立在元武身后的人，正是华英雄！

他并没有说话，英雄只以一双凌厉无匹的眼神扫望眼前的所有“敌人”，差不多所有与他目光曾有接触的人心中都会泛起这个感觉——

“世上竟有如此可怕的人……”

电脑流着汗细声问阴阳使：“此人就是华英雄？”

“不错……”阴阳使答得更加细声。

“司令果然预事如神……怪不得他要出动‘一联四霸’了，这个华英雄果然惊天可怖……。”电脑心道。

金狮再也抑压不了心中由恐惧而衍生的忿怒，暴吼大叫：“妈的！妈的！妈的！老子怎会怕你妈的呀！”

“呜……。”忽然，金狮的暴吼又戛然而止，原来，身法如电的华英雄无影无踪地移到他五步之内。

虽然华英雄连望也没有望他一眼，但金狮已难以自控的退后十步。

其余三霸也退后了。

“没用。”一联兄弟其中一个冷言说。

“阴阳使……。”华英雄终于吐出了三个字。

他的视线已怒目瞪着站在电脑身旁的阴阳使。当日英雄胁持阴阳使闯入钢牛谷，之后却失去了他的踪影。

而当日，英雄也失去了他的挚友罗汉。

还有，便是这个阴阳使带来无敌，令日月门神死无全尸！

当然，这刻的华英雄并不知道剑雄在大森林失踪也是阴阳使的杰作……

但是，罗汉、日月门神的三条人命已经足够要阴阳使赔命。

“晤！？”一联兄弟也嗅到了迅速蔓延空气四周的杀气！

阴阳使惊恐得呆在原地，他今天来到唐人街，并没有想过他的生命会在一刹那之间被夺。但当他感觉到华英雄正向他步来的同时，他仿佛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

距离阴阳使还有数十尺之遥，华英雄悍然隔空轰出一掌。

无量七煞掌的——大海无量！

没有人想到华英雄会在这个距离出招，也没有人想到华英雄会如此出招杀人！

在没有任何人预料之下，猛烈刚阳的掌风已扫在阴阳使胸上。

“什么！？”阴阳使只感到胸口被一把大刀贯穿一样的剧烈痛楚

他的胸口倏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凹陷。

一联四霸……电脑……甚至元武也是心中一寒。

阴阳使连一声惨叫也没有机会发出。身躯便向后飞退，撞在名贵房车的边旁，差点把房车撞断成两截。

阴阳使已经是一具死尸！电光火石之间，阴阳使竟被华英雄一掌击毙！

所有人也骇然惶惊，华英雄出招之狠、快、绝，令他们明白了一个事实。

这个名字叫华英雄的中国人，可怕程度就是比他们所能感觉得到的更可怕……

唐人街石拱门下，为数百多人鸦雀无声……在风声之外，便只有华英雄自言自语的一句说话：“罗汉兄，日月门神，你们安息吧。”

“他……他……便是华英雄吗？”电脑几秒前还与阴阳使对话过，但是顷刻他已被华英雄杀掉了……电脑的魂魄也吓得飞上了九重天上……”

一直保持镇定从容的四名一联兄弟也呆住了，他们口中所含的长雪茄末端的烟灰也因燃点得过长而掉在地上。

一联兄弟从来没有怀疑过由他们四兄弟一起接受的任何任务会不成功，不过，他们的信心却在这一片接近死寂的宁静中动摇。华英雄这个人，今天又会否被他们带返黑龙岛了？

打破沉默的，仍是华英雄。因为在场没有一个人敢出言操控整个场面。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英雄的目光望着“电脑”。

电脑全身冒汗。愣了好一会才道：“我……我……我是黑龙会的总参谋电脑。”

英雄步前半步，几条身法极快的身影已挡在电脑身前。四人正是黑龙会“A”级皇牌一联兄弟，四人默契惊人，挡在电脑身前，有如铜墙铁壁般坚固。

英雄望一望四人，心中已有了盘算。“这四人才是今日最难缠的对手。”

电脑得一联兄弟挡在身前，胆子才壮了一些，说道：“华英雄，本人乃奉黑龙会首领黑龙司令的命令，把你带口黑龙岛参见司令大人。”

英雄怒目一瞪，说道：“滚。”

“什么？”电脑对华英雄的回应也是一呆。

“我不理会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但是如果你们再逗留在唐人街的话，我会大开杀戒。”英雄说完了这句话，转身步向元武。

“华英雄，难道你不想知道你儿子华剑雄的下落？”电脑说。

背对着电脑的华英雄全身一震。身上已经涌出了巨大无比的杀气。

“小心！”一联兄弟四人齐声叱喝。

华英雄面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怒意，回头吐出了每个字也令人心寒的说话：“原来就是——黑龙会——把我的儿子——捉去了？”

## 第二十五章 闯岛

华英雄从未如此忿怒。这几天来，他为儿子的生死而担忧，这个不幸的儿子，自小与他聚少离多，此番剑雄来到美国寻父，却遇上波折重重。英雄孤独了十五年，也渴望感受父子亲情的温暖……。

但是，与他为敌的人偏偏要与他为难！

狂怒攻心的华英雄狠狠瞪着电脑，他的杀意已经升起。

“华英雄，你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你今天伤害我一根头发，我保证你的儿子华剑雄——死无葬身之地！”电脑大胆地说。

“而且，我在唐人街四周已埋伏了过千名持有重型武器的部下，只要你敢发难，我担保唐人街会被扫平，你纵使武功盖世，但你也不想看见同胞为你而伤亡吧！电脑天生智慧超卓，早已布下后着对付突发的事情，他这种万无一失的精密计算，正是他爬上黑龙会高峰的理由。

华英雄并不接受电脑的要挟，他的手已握着赤剑的剑柄。

他绝对有信心用剑取掉这个电脑的生命。

一联兄弟见华英雄握着剑柄，就更加紧张了，“此人武功如此可怕，倘若他用剑，威力只会更加骇人。”从来没有在四人身上出现过的东西也在此刻出现……那便是因紧张而流下的“汗水”……。

华英雄的右手手掌已紧握剑柄……。

“你不要冲动……”电脑也慌了。在场所有人也戒备……他们脑中只想着一件事情——“哪里可以逃命？”

“不！不！不要出手呀！否则你的儿子会死！唐人街也会被黑龙会杀个片甲不留呀！”电脑大叫道。

呛——赤剑出鞘了。

但一条手臂却按在英雄手腕之上，令赤剑只拔出了一半。接着华英雄的人是元武，元武瞧看英雄，微微点头说道“英雄兄，大局为重。倘若此人所说的全属万确的话，英雄兄此番出手，必令唐人街死伤沉重。英雄兄，请你忍耐。”

元武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保持了清醒。现场亦只有他才可以阻止英雄的杀戮。

“元武，不要阻我！”英雄的内力已震入元武体内，但元武仍紧紧按着英雄握剑的手。

“英雄兄，就当 I 恳求你吧，停手！”元武也是一个铁铮铮的硬汉，纵使 he 知道自己内力不及华英雄的十分一，但是他仍坚持他的意志！

电脑。一联。四霸和所有黑龙会干部也凝住了呼吸……。

因为众人也明白只要元武按不住英雄，那么，猛虎必会扑来夺去他们的生命。在场没有一个人有信心制服华英雄。

倏然，元武感到震入自己身体内的内力消失了……那表示英雄已抑压了他的杀意，软化了。

赤剑缓缓还鞘。

“多谢你，英雄兄。”元武释然道。

所有人也松了一口大气，捏了一把冷汗。

“电脑，你回去告诉黑龙司令，我华英雄三日内会亲自前赴黑龙岛，带走我的儿子华剑雄！假若我的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向上天起誓，我一定

会杀尽所有黑龙会的人。华英雄断然道。

这几句说话，华英雄说得斩钉截铁，绝不留半点余地。

黑龙会乃是美国最大的黑帮组织，假若帮会中人之前听见此番恐吓说话，必定捧腹大笑。可是，英雄现在所说的一番话，却令所有人：惶恐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华英雄绝对有这能力和决心！

“你……你……”电脑想再说一些什么保住威风日但口齿伶俐的他竟找不到什么好说。

别忘记，电脑刚才在生死玄关打了一个转，倘若元武压不下华英雄的怒意，他现在的处境已和同行而来的阴阳使一样——成为一具死尸！

“滚！”英雄大喝。

“撤……退……！”电脑大惊道。此话一出，百多干部犹如放下心头大石，鸡飞狗走地扑上汽车上，有几个人更因太急跳上车厢而摔了一跤，丑态百出。

而一联兄弟也护送了电脑登车。四人不同的而同时斜视做立在唐人街石拱门下的华英雄。

四人不禁心中同样地想：“倘若认真交锋，咱们真的会败给他吗？”

四霸口中轻声用粗言秽语咒骂，步入车厢。今天真是他们出道以来最耻辱，最倒霉的一天。

一阵废气冒起，数十部汽车已驶离唐人街。

今天曾出现过在唐人街的所有黑龙会干部似乎已深深体会到一个事实，那事实便是元武的那句说话：

中国人并不好欺。

这场风波过去了。华英雄知道了儿子华剑雄落入了黑龙会手中，应该没有性命之虞。

同时，英雄也想起了命煞曾向他所说的话……

“你儿子与你血脉相连，命运息息相关，欲令他免除厄运，除非断绝父子之情，或者，你先——死。”

“剑雄难道受我‘天煞孤星’所刑克？今次他虽然逃过大难，但是以后呢？”英雄心道。

“英雄兄，现在已知剑雄身处黑龙岛，我们立刻出发去拯救剑雄吧！”元武向正在堕入沉思中的英雄说道。

“元武兄，你忠肝义胆，大仁大义，的确令我敬佩。但你的心意我心领了，我儿子的事由我自己处理。我命犯凶煞，我只怕连累你丧命。”英雄说。

“英雄兄，你——”元武欲再说话，却被英雄截了。

“元武，如果你当我是你朋友，你便不要插手我与黑龙会的恩怨。你好好给我保护唐人街以及同胞的生命财产，那便足够了。”英雄认真的说。

“黑龙岛，我一定要独闯！”英雄说。

忽然，英雄感到了一阵杀意涌来，黑龙会大军已退？这股杀意又来自何方呢？

寂静的唐人街上传来了一阵铜铃的细响。那是死神的冥嚎。

“是他？”元武惊惶他说。

一条无比孤寂的身影步近元武和华英雄，就是那个瞎了的东流刀——-无敌。

他与华英雄订立了一年约誓一战，此刻他竟在唐人街现身，究竟又所为何事？

英雄紧握赤剑的剑柄……适才华英雄给予黑龙会帮众巨大无比的心理压力；现在，元敌竟给予了华英雄相同的感觉！

而世上，可以令华英雄产生这样感觉的人，大抵便只有眼前这个人……。

“无敌，你我约誓一战的时候未到，你来这里干什么。”英雄说。

“嘿。华英雄，我只是来探望我的对手而已。”无敌说。

“我没有大碍，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请你离开这里。”英雄冷冷他说。

“刚才我听到你的儿子被黑龙会捉去了？”无敌已步至英雄身前。

“那与你无关。”英雄说。

“不……那与我有关系。我知道你会独闯黑龙岛拯救你的儿子，若果你因为救你的儿子而有什么不测，我将会失去了一个好对手。”无敌说。

“拯救我亲生儿子是我自己的事情。无敌，你管不着我。”英雄说。

“但我不想你死！因为你是唯一有资格挑战我的刀的人。”无敌道。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死！誓约之战也会如期举行。”英雄道。

无敌在英雄与元武二人中间步过，口中说道：“好。”

元武只感到一股刺骨的刀气沁入自己心坎，令他不禁全身一震。

无敌再没有说多一句话，逞自步远。

对于无敌这次突如其来的现身，英雄感到十分奇怪。但英雄的感觉并没有错误，无敌的出现将会令以后的局势产生变化……

是谁人也没法预料的变化……。

四个小时之后，天色已入黑。

接连黑龙岛与纽约海岸线上的那条长五、六百米的石桥上，来了几阵令人心胆俱裂的惨叫声。

几个手持武器的黑龙会守桥侍卫已被人割破咽喉惨死——

他们死时也看不见杀掉他们的那柄刀……

那并不是刀本体不存在，而只是刀本身太快而已。

用刀的人正是无敌！？

